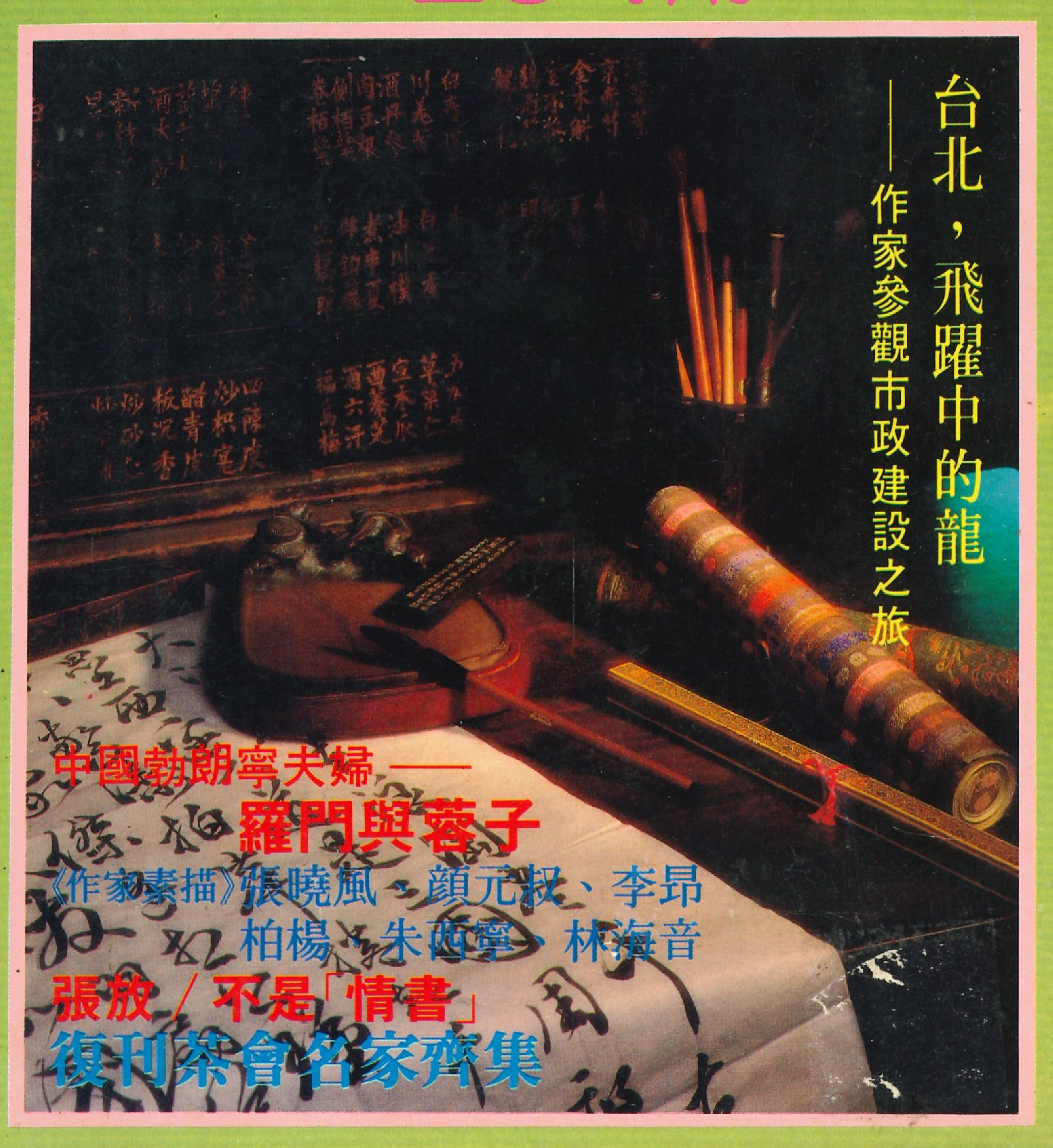
創作

254期

民國五十一年創刊
名家齊集・新秀倍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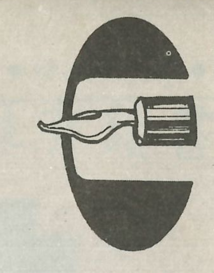
創作月刊
二五四期
羅門、蓉子、張放、姬小苔、李昂

創作

卷頭詩

懷著喜悅的心情，再向前跨出一步
雖然只是窄小的步履，卻洋溢著太多太多
有關你我相逢時的驚喜和分手後的
喟嘆、祝福和一長串的等待

出發了，重新出發的心情是亮麗的
寫在文學的殿堂，也寫在千千萬萬個
有你有我的日子裡，在
你牽引下，我們走過風雨的信心
將永遠閃亮在未來的歲月



創作

254期

目錄 77年5・6月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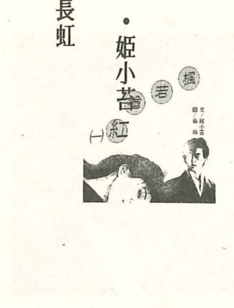
定價八十元　一年八〇〇元

社長/林伯勳
副社長/林義傑
社務顧問/方一鳴　黃培鈺　傅鑫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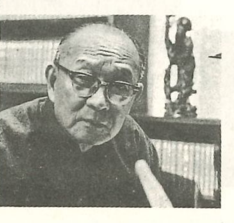
編輯部
總主筆/鄒榮坤
總編輯/陳寧貴
主編/謝淑敏
美編/洛卡
編輯/陳劭安　丹萱　謝貴美
插畫/張鼎釧　翁翁　張惠珍　陳伯健
打字/李秀蓮

業務部
廣告經理/林炫璋
發行經理/林守仁
企劃經理/彭　英

編輯部/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173號六樓
電話/七〇一六四五三・七〇七〇五九五
郵撥/一一六一六一一三　林伯勳帳戶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誌字第六四六六號
中華郵政北台字第二六六八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發行所/台北市內湖成功路3段68巷92弄146號3樓
發行人/林伯勳
全省總經銷/佳佳書報社
地址/台北市光復南路四二一巷一一七號
印刷廠/大然伊士曼彩色印刷公司
台北市重慶北路三段二三三巷廿三弄二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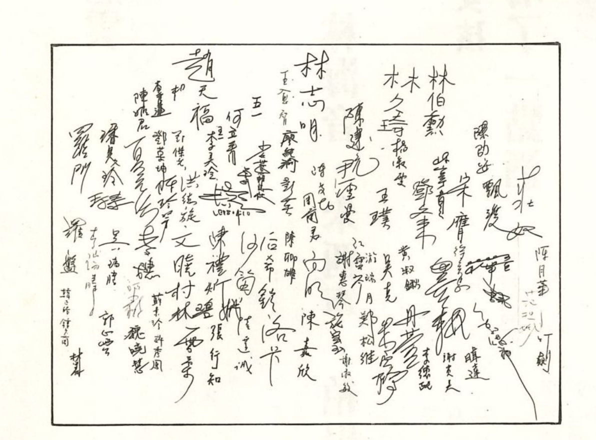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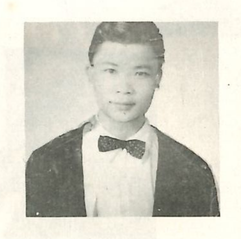


《新詩》

《鷹揚的歲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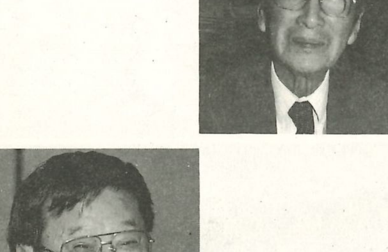




《菩提樹下》

《漫畫選粹》

創作
254期
民國五十一年創刊
名家齊集・新秀倍出
台北，飛躍中的龍
——作家參觀市政建設之旅
中國動朗寧夫婦——羅門與蓉子







江山代有才人出
新秀倍出領風騷

創作月刊
復刊茶會記實

時間：七十七年四月十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地點：耕莘文教院文化中心

主持：楊樹清、丹萱

攝影：鄭松維、周蘭君

記錄整理：本刊編輯部



①創作月刊社長林伯勳致詞

　四月十日這一天是個陽光普照的好日子，創作月刊在這天舉辦復刊茶會，正是陰雨季的陰霾一掃而盡，天地大放光明的良辰吉時。九時一到耕莘文教院文化中心，就陸續有文壇先進，以及許多文友紛至沓來，一時間星光閃閃，氣氛頗爲融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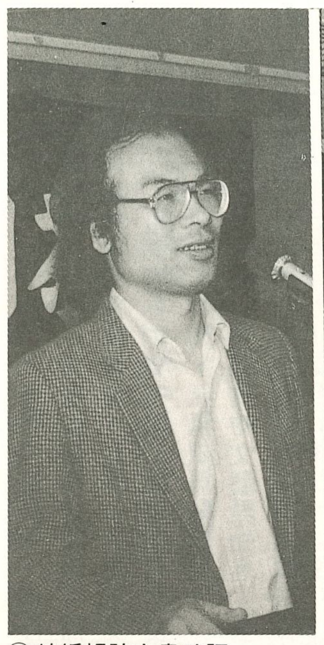
　這次創作復刊茶會前來道賀的文藝界知名人士有：老蓋仙夏元瑜、文藝協會總幹事宋膺、前新文藝月刊主編王璞、漫畫家王丁泰、藍星詩刊社長詩人羅門、暨主編詩人向明，與鄭愁予同時出現詩壇的森林詩人麥穗，小說家張行知，文訊月刊總編輯李瑞騰，葡萄園詩刊創辦人文曉村，散文家鄭傑光，大華晚報讀書人版主編蘇素珍，服務於中國時報的詩人沙笛，暨詩人雪柔、陳建元，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尹雪曼，漢藝色研出版公司副主編陳姬君，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處長洪德旋，民生報記者林明源、姜玉鳳，小說家吳東權、鄧文來、朱星鶴，作曲家韓正皓夫人鍾少蘭、小說家后希凱、散文家洛卡……等等以及許多生面孔，眞是臥虎藏龍，其中必有領未來文壇風騷的新作家。



②茶會中的兩位主持人丹萱和楊樹清

　茶會的兩位主持人，一位是新未來月刊的總編輯楊樹清，另一位是服務於中廣新竹台記者丹萱，他們思想敏捷，口才流利，會場在他們亦莊亦諧的帶動活潑起來。首先他們朗誦了創作復刊號的卷頭詩，接著請本社社長林伯勳、總編輯鄧榮坤、陳寧貴，暨貴賓們提出肺腑之言。

　林社長說創作月刊已經廿七歲了，如今重新出發一定傾全力將創作月刊辦好。鄧榮坤與陳寧貴兩位主編，也提出創作月刊未來的編輯方向，使得創



⑤總編輯陳寧貴致詞



③左起鄭傑光、鄧榮坤、楊樹清、林伯勳、洛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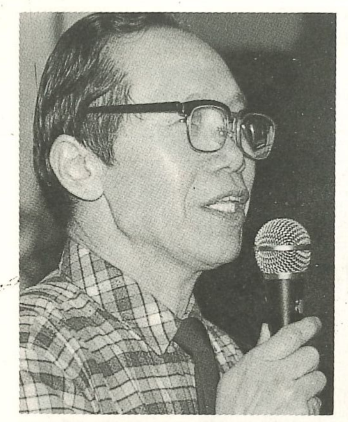
作月刊在「立場」與「市場」間取得均衡發展；並使「理想」與「現實」齊頭並進。他們認爲創作月刊當以發掘新人、培養新秀爲宗旨；使得創作月刊不僅是名家的天下，更是新秀大顯身手的舞台。

家喻戶曉的夏元瑜先生，以幽默的口吻說，辦雜誌如養蛇，辦得越大養得越大，可見辦文藝性雜誌的不易。他呼籲在座的名作家和新秀將好稿子先交給創作月刊發表，以行動支持創作月刊。

文藝協會總幹事宋膺先生，也說辦文藝性的雜誌要有傻勁，他看創作月刊的同仁們都有傻勁，一定可以將創作月刊越辦越好。

前新文藝月刊的主編王璞先生，也提到當雜誌主編的苦楚，主編要有犧牲精神，才能將刊物編好。詩人文曉村先生，回憶起葡萄園詩刊與創作月刊的淵源，這兩本刊物都頗具歷史性，在文藝界造成不少的影響力，他祝福創作月刊明天會更好。

名作家尹雪曼先生說，他看了復刊號的內容覺得多彩多姿，頗爲能雅俗共賞。尤其字體很大，看起來較舒適，除了明道文藝外就是創作月刊在字體的大小上做得較好，他希望其他的文藝刊物都能注意到這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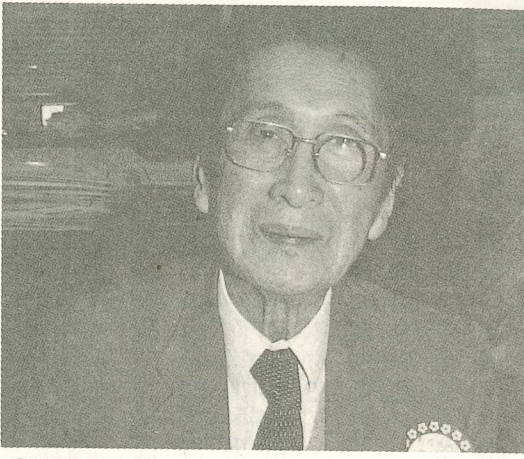


⑥詩人文曉村先生





⑦散文家尹雪曼先生



⑨家喻戶曉的夏元瑜教授



⑧前新文藝月刊主編王璞先生



⑩小說家鄧文來先生

⑫左起詩人向明與羅門



⑬左五森林詩人麥穗先生，站立致詞者鄧文來先生

名詩人羅門很誠懇地說，文學與藝術才能美化現代文明，他盼望創作月刊負起這份責任。

其他名作家如吳東權、鄧文來都提出寶貴的意見，為創作月刊指出亮麗的遠景。

還有許多的文友，都在自由交談中，陸續談起創作月刊的未來走向，為創作月刊注入新的生命。

在熱鬧的茶會中，令我們想起卡夫卡說的：宇宙是無極的浩瀚與豐盛，人之所以有此概念，是因艱辛的創作，與全然孤立的自覺意識相互結合得來的酬賞，兩者迫擠至其本身最極之端。



⑪宋膺先生與夏元瑜教授相談甚歡



中國勃朗寧夫婦

羅門與蓉子

■詩人覃子豪在世時，曾將羅門與蓉子喻為「中國的勃朗寧夫婦」。嗣後，國際詩人協會（WPS）曾先後以「中國勃朗寧夫婦」暨「東亞勃朗寧夫婦」頒發獎狀。

■詩人余光中會讚譽蓉子是「詩壇開得最久的菊花」。

羅門簡介

本名韓仁存，廣東文昌縣人，就讀空軍飛行官校，美國民航中心畢業，曾任民航局高級技術員。從事詩創作近三十年，曾獲藍星詩獎，詩聯會詩獎，教育部詩教獎；「麥堅利堡」詩獲菲總統金牌詩獎。曾出席菲舉行第一屆世界詩人大會，與蓉子獲「大會第一伉儷獎」，接受菲總統大綬勳章；出席美召開第三屆世界詩人大會，與蓉子同獲大會特別獎並接受加冕。現爲國際詩人協會榮譽會員，藍星詩社社長，曾任中國新詩學會常務理監事，文協詩創作班班主任。同蓉子會應邀赴香港大學及菲律賓文藝界與中正學院演講。作品選入英、法、日、韓等外文詩選與中文版「中國當代十大詩人選集」，著作有詩集「曙光」、「第九日的底流」、「死亡之塔」、「隱形的椅子」、「羅門自選集」、「曠野」、「日月的行踪」、「羅門編年詩選」、「日月集（英文版）」、「整個世界停止呼吸在起跑線上」等十冊。

論文集有「現代人的悲劇精神與現代詩人」、「心靈訪問記」、「長期受着審判的人」、「時空的回聲」。

蓉子簡介

◎本名王蓉芷，江蘇人。

◎大學肄業，英國赫爾國際學院榮譽人文碩士。

◎中國婦女寫作協會常務理事。

◎中國青年寫作協會常務理事與詩研究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新詩學會常務理事。

◎曾擔任文建會與東海大學合辦的文藝創作班詩組主任。

◎曾應邀赴菲講學，參加三位女作家訪韓。

◎曾獲一九七五年國際婦女年國際婦女文學獎。

◎曾獲菲總統金牌詩獎。

◎出席在美召開第三屆世界詩人大會與羅門接受大會加冕，一九八二受邀參加由新加坡主辦的「國際華文文藝營」。

◎作品選入英、法、日、韓等外文版選集。

◎著作有詩集：①青鳥集，②七月的南方，③蓉子詩抄，④童話城，⑤維納麗沙組曲，⑥橫笛與豎琴的晌午，⑦日月集（英文版），⑧天堂鳥，⑨雪是我的童年，⑩蓉子自選集⑪這一站不到神話——蓉子詩選九輯（獲今年度國家文藝獎）．歐遊手記（遊記）

■

羅門與蓉子在家庭生活中，是詩人夫婦；在詩的旅途上，是夫婦詩人，蓉子被認爲是中國現代詩壇最早出現與最知名的一位女詩人，詩人余光中曾稱讚她是「詩壇開得最久的菊花」，羅門則是一位向人類心靈深處探險的詩人，具權威性詩評家張漢良教授認爲羅門是台灣少數具有靈視的詩人，而且是表現現代都市詩最具代表性的詩人。

羅門與蓉子於四十四年結婚，三十多年來，一直創作不衰，其所努力來的成就，早已引起國內外詩壇的重視。

詩人覃子豪在世時，曾將羅門與蓉子比做「中國的勃朗寧夫婦」。嗣後，國際詩人協會（ＷＰＳ）曾先後以「中國勃朗寧夫婦」與「東亞勃朗寧夫婦」頒發獎狀；並由菲前駐華大使劉德樂在大使館代表頒發菲總統金牌。

於五十八年，他倆被選派爲正式代表，參加中國五人代表團，出席在菲召開的第一屆世界詩人大會，被大會譽爲「傑出的文學伉儷」，獲菲總統大綬勳章；同時羅門獲菲總統金牌的名作「麥堅利堡」，在大會與麥堅利堡軍人公墓現場朗誦時，均引起國際詩人們的讚許，該詩更被大會主席在會上宣稱爲一首偉大感人的作品，當時確爲中國代表團爭了不少的光。

於六十五年，他倆再度以特別被邀請的身份，參加中國代表團出席在美召開的第三屆世界詩人大會，同獲大會特別獎，並加冕以及接受美國之音記者之專訪與被華盛頓郵報（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特別介紹。

於六十八年七月初，第四屆詩人大會，在韓國召開，他倆也以代表身份應邀參加出席，蓉子並擔任國際關係組組長。他倆都是第二次訪韓，蓉子前一次，是與小說家謝冰瑩、散文家潘琦君等組成女作家三人代表團訪韓，給韓國文壇留下很深的印象；羅門則是應韓國筆會會長之邀，參加十位詩人訪問韓國，由於他倆均有作品在韓國翻成韓文，故爲韓國詩界人士所熟識，於第四屆世界詩人大會，會中安排有國際詩人作品朗誦發表會，參加者，有三十多個國家，每個國家限由一人朗讀，主持人（由

主辦國中東春教授擔任）特邀羅門朗誦他的「麥堅利堡」，讀完，美國詩人高肯博士在代表美國上台朗讀時，曾特別讚揚「麥堅利堡」是一首偉大感人的作品。

羅門詩觀

●我寫詩是因爲：

㈠詩能以最快的速度與最短的距離，進入生命與一切存在的眞位與核心，而接近完美；並帶我回到自己那裏去。

㈡做官與作生意的，只能告訴我們在陶淵明的「東籬」外的「南山」；而詩能夠。

㈢詩（與藝術）已成爲人內在生命存在主要的線索。

●我認爲一個眞正偉大的詩人，應該是：

㈠他除了有不凡的才華與智慧，以及對藝術盡責外，也應該是一個具有是非感、良知、良能與人道精神的人；同時能將一切轉化爲永恒與完美的存在；因爲他拿有「上帝」的通行證與信用卡，「上帝」有事請假，也要請他來代理。

㈡他最了解自由，對世界懷有全然開放的心境，擁有遼濶的視野，守望著一切進入理想的世界。他除了關心人的苦難；更廣泛的工作，是在解決人類精神與內心的貧窮，賦給生命與一切事物，以豐富與完美的內容。

㈢他不同於賣藝者與雜耍者，是因爲他向詩投資的，是藝術與生命雙方面的。

●詩創作最重要的一點是：

詩絕非是第一層次現實的複寫，而是將之透過聯想力，導入潛在的經驗世界，予以觀照、交感與轉化爲內心中第二層次的現實，使其獲得更爲富足的內涵，而存在於更爲龐大且永恒的生命結構與形態之中。

蓉子詩觀

我以爲一首詩總得先掌握了那急於「成形」的精神內涵，然後才能賦予這份內涵的應有的形式。詩決不是先準備好一些長頸的空瓶子或圓形的空罐頭再一一去填滿它們的。所謂「隨物賦形」是也。其實「形成」和「內涵」是一枚不可以二等分的球，它圓滿自足。是一株具有活力和生命的樹，內涵與形式已然密切地配合在一起，無法離分。一首表



蓉子畫像（席德進畫）▶



▼蓉子攝於3歲時，蹣步在父親身邊的小青鳥。



▲飛進校園中的小青鳥——蓉子讀高小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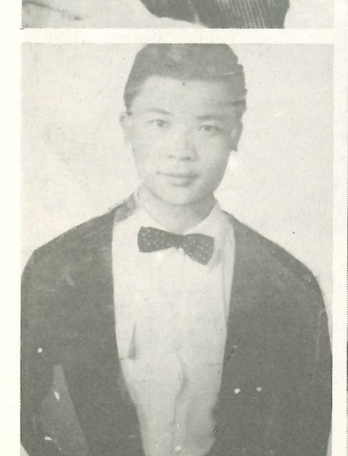


▲民國58年羅門蓉子參加菲召開第一屆世界詩人大會，會晤菲前總統賈西亞。

◀羅門畫像（該像是民國39年羅門當空軍足球代表時畫）



◀羅門攝於民國43年



▲羅門攝於民國41年



▲民國65年6月應邀出席在美國召開的第三屆世界詩人大會，接受桂冠獎（加冕）時攝。

現成功的詩也當有渾然天成的美。啊，世上很多美好的事物後來卻流於形式了，因爲他們抓不住事物的眞精神，只抓住了一個死的軀殼——這眞是人間最大的貧乏和浪費，甚至包括了詩；而這類的詩是不可能教人感動的。另一方面是任何偉大不凡的心靈，任何美好的情思都必須藉形體來顯示——要藉具象的物體來表現，方能稱爲藝術品（詩），因此就詩論詩，表現能力也屬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因詩不僅是「人類心力的精華」；也是「心智活動最高度的組織形式」。是心智和技藝的結晶。

然而談何容易？當一首詩被創造出來，既要具備美好的價值內容，又擁有十分高明的表現技巧，兩者之間又能密切而無間地配合，不知道要經過多少年多少月多少日子的努力、潛修、探索、勞苦、流汗……即使付出如許代價，也不一定能到達圓滿無缺的境地，因爲藝術原是沒有止境的，要把所見所聞所想所思滲進感受性之中，以構成全部想像力的經驗，且振奮自己期得與你所表現的對象合而爲一以及腦中詩形的概念，心內節奏的回應，意象的呈現，句構、變化、分行、分段，每一部份如何安排，使形式變得很稠密且又能充份透露出作品的信息，每每感到是心勞力拙的，因詩人要能以「意」運「法」。寫詩是苦的，有時一半天的時間就這樣浪費掉了，或某個句子或詞彙總是不對勁，不和協；卻又尋思不到更適當的。有時內容很優異，但感技巧雜拙；也有成熟技巧包含着一個沒有太多價值的內涵。眞的，我們總是倚重倚輕，往往不是偏向這方就是偏向另一方，要使內容和形式達到眞正的平衡，乃是我們不停要追求的。

內在世界的燈柱

●羅門

在向生命深處探險的途徑上，我相信任何人的心靈都曾擊亮過一些東西，而下面，便是我在那途徑上所亮起的一排燈柱（它照着人的內在世界，同時也照入我的詩境）：

●生命啊！無論是古裝與迷妳裙，都不能阻擋「妳」裸着走向我；在全然開放的時空裏，只要「妳」隨着那顆始終跳動着的心靈，至於「妳」是踩着古老的山水或是踩着柏油馬路或是踩着蒙露的乳房上走過來的，那都不是我應該去過於苛求的了。

●生命它並不等於神父站着你搖籃邊與墳墓邊所說的那些讚美與祝福的話；它的全部實況，均留

在那條裝在你內心中專爲你工作一輩子的錄音帶與軟片上，那是上帝既無法也無權更改的。

●人存在的最大悲劇，是當他死了，花圈、銅像、紀念館與天堂所安慰的是我們；而他是再也記不起太陽究竟是從那一個方向昇起來了。

●人存在的主要急務，便是在靈魂沉寂的深海，將孤獨的自我打撈。

●主啊！人活下去，除了成爲墳地的佳賓，有些時候好像什麼都是，什麼都不是。

●人與理想相處，有時常說謊話，人與神在一起，有時常說夢話，可是人回到自己那裏去，人便較任何東西都寂寞。

●在現代，人可以不生活在形而上的玄境中；但人可不能不生活在他自己所面臨的生活中。

●所謂「永恒」，已並非上帝的私產，也不是用來贈給「死亡」的冠冕；它只是那些靠你心靈最近且不斷在記憶中發出廻聲與使你永遠忘不了的事。

●所謂眞實感，它便是那些深入你心靈復又被你心靈緊緊抓住不放的東西。

●離開人的一切，不是尚未誕生，便是已經死亡。

●生命最大的廻聲，是碰上死亡才響的。

●人圖逃避痛苦，只有兩條路：一是使肉體全部死透，一是殺死自覺精神，只讓肉體活着，造成假性死亡，因爲人即使在睡眠中，也會在夢中遇上痛苦。

●哈囉！替我把那個白晝亮着名片，夜裏呼呼大睡的傢伙叫住，告訴他完全偏航了，而且離開「人」的海岸線已越來越遠。

●如果有一天，人被判逐回原始的獸區，那時，汽車、洋房、名片與銀行戶頭都無法替我們上訴；唯一能助我們獲勝的辯護律師，只有那個終日坐在我們靈魂深處裏默想的『人』。

●人一方面被物質文明推着去做計算機上的『人』：一方面又渴望重返大自然的結構中，去重溫風與鳥的自由，於是「現代」成爲一面哈哈鏡，人走樣了。

●我們當中的大多數人，已日漸成爲追逐物質文明與吞吃機械成品的人獸，而且在受傷中嘶喊。

●都市！你造起來的，快要高過上帝的天國了。

●太空船雖能將我們的產房與殯儀館，從地球移到月球上去，可是它仍不能將人類的心靈永遠運

出生存的困境。

●更深一層的「現代感」，不是一架起重機將一座摩天樓奇蹟般舉到半空裏去；而是人類銳敏的心靈在這一秒鐘對下一秒鐘的誕生，懷着焦慮的等待與守望。

●如果我們知道下一秒鐘是這一秒鐘的重複，則人類已失去對下一秒鐘活下去的理由，因爲時間在我們的生命中，已成爲一停滯的死海。

●所謂悲劇性，它往往是生命的另一種更爲莊嚴與積極的表現，正像在痛苦中掙扎的產婦，是爲嬰兒的誕生，同樣是感人與偉大的；所以當海明威、卡繆、卡夫卡等作家將空漠的世界撞入我們的心靈時，那種沉痛的感覺，反而使我們擁抱到一個更爲充實與飽和的生命。

●在我看來，悲觀主義者喝的是一杯苦酒，樂觀主義者喝的是一杯甜酒，韃韃主義者喝的是一杯劣酒；而帶着悲劇精神的詩人與藝術家往往喝的是埋在心靈深處的高級白蘭地。

▲蓉子朗誦時



▲民國七十七年一月下旬，羅門蓉子應邀赴菲演講，攝於前菲總統官邸(馬拉嵌南宮)。

讀詩筆記

蓉子的「傘」

有現代李清照之譽的蓉子，於民國六十五年發表了這首詩——「傘」，當時她的年紀即將步入五十，她對人生的體悟，已近入極微妙的禪境，所以當我讀這首詩時，初則身心寧謐，到了最後眞是遍體清涼，蓉子的一把傘，居然能夠遮避人生中一切炎日淒雨。

蓉子對「傘」的形容是這樣的：

鳥翅初撲
幅幅相連以蝙蝠弧形的雙翼
連成一個無懈可擊的圓

從此可知蓉子的想像力已與哲思涵接，其文字雖淺，意蘊無窮，乍看傘是傘，再看傘不是傘，三看傘又是傘了，可見詩人之心路歷程，由基點繞過人生的各種情況後又回到原來的地方，假若讀者歷鍊無法跟上詩人，勢必造成「世人解聽不解賞，長飈風中自來往」（唐，李頎詩句）的情況。

一把綠色小傘是一頂荷蓋
紅色朝暾　黑色晚雲
各種顏色的傘是載花的樹
而且能夠行走……

一柄頂天
頂著豔陽　頂著雨
頂著單純兒歌的透明音符
自在自適的小小世界

一傘在握開闔自如
闔則為竿為杖開則為花為亭
亭中藏一個寧靜的我

我們不禁想起三國的諸葛亮喜歡的一句話：「澹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蓉子這時候的心境與這句話極爲契合，了解她的人都知道，蓉子從小生長在一個教會家庭裡，養成了待人處事都非常虔誠，與她交談會立刻讓你察覺，她具有一顆中國傳統女性所有的一顆溫柔敦厚的心，她寫詩並不是想與世爭些什麼，她不過想擁有「自在自適的小小世界」，她的小小世界，不過是一把綠色小傘的面積，在現實世界裡是極爲有限，然而在她的內心靈界却無限的，它可以騰於九天，潛於九地，肉眼人以爲虛幻，然而試問人間還有比這更眞實而悅人的嗎？杜甫感嘆「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李白嚮往「長歌吟松風，曲盡河星稀」，王維更是「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自古以來的詩人莫不努力在尋找蓉子的這把綠色小傘哪！

把鄉愁運回來

——讀羅門「遙望廣九鐵路」

1

「遙望廣九鐵路」是一九八四年國內詩壇極爲感動人的一首好詩，也是羅門這一年中的壓卷力作。

本詩分爲三大段，共二百餘行，這首詩的創作緣起，後面的註中說：上次應港大黃德偉教授邀請赴港演講，同詩人余光中餐後站在中大宿舍高處，遠眺沈寂的廣九鐵路，有感而作。

事實上，有不少詩人到過香港，却未必寫得出

這麼好的詩來。這首詩與羅門以前寫的另兩首詩：「麥堅利堡」、「板門店38度線」頗多異曲同工之妙。的確，我們在「遙望廣九鐵路」這首詩中，發現羅門儘量淡化詩語言，使得讀者更容易看懂，而且時空的轉接極富現代詩創作的啓示性，如：

往前　茫茫雲天
回頭　九龍已坐車
　　竄入邊境
　將我望回臺北市
　　泰順街的窗口

還有在本詩中，我們也看見羅門尖銳的諷刺，精彩得幾乎不露痕跡：

一輛日本進口的野狼牌機車
以武士刀尖銳的速度
從和平東路直刺入
　　和平西路

據我個人的看法，近兩年來詩壇頗爲虛弱，想要挑幾首具有藝術價值，又有血有肉的詩作極不易。有些人認爲寫詩並不是詩人的專利，於是許多似是而非的詩作出現了，它們口沫橫飛地吶喊，然而却徒勞無功，既無助於社會改革，亦無補於詩運，如此詩作實在很浪費。

然而這首詩，姑且不論其意識形態，在其表現技巧來觀察，的確是一首優秀的好詩。然後再與其頗爲「現實性」、「政治性」的內容相比照，又使得本詩成了很好的寫實詩，或社會詩，或政治詩……：可搬弄的名詞琳琅滿目不一而足，有不少詩人喜歡搬弄這些名詞而沾沾自喜，却忘了詩是什麼，像這種捨本逐末的想法，既幼稚又可笑。

因此本詩可作爲，愛好寫實詩、社會詩、政治詩……等等詩人的參考與學習。

[2]

本詩的結構極富巧思，第一大段是：「只能跳兩跳的三級跳」，從這幾個字的突兀感，可推知詩人內心的徨惑與痛苦。所謂：

車還沒有來
眼睛已先跑

跳過第一第二座山
到了第三座
懸空下不來

爲什麼到了第三座山眼睛便懸空下不來呢？詩人註道：第三座山罩著大陸的「鐵絲網」。羅門曾說鐵絲網是人的血管編的，誰要想把鐵絲網拉開，其痛楚可想而知。羅門這種悲愴的眺望，豈不是杜甫在「野望」一詩中所說：「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的愁緒嗎？

第二大段，詩人特別敘述一個賣花盆的老人——他是一個退伍軍人。從他的身上，我們看見中國的近代苦難。羅門一開始就點出了那個老人，仍在街口望著老家的花與土。然而他矚目所及，都是一些玻璃大廈，呼嘯而過的野狼機車，以及一大群忙著上禮拜堂和百貨公司的人。天黑之後這個老人又推著花盆回去，他晚上唯一的娛樂便是——把行動不便的雙腿，交給那隻洗脚盆。然後臨睡前，他習慣性地去看儲存在存摺與日曆牌上，那越來越少的歲月。最後才抱著那張單人牀睡去。他的日子便如此週而復始地無奈地輪廻，彷彿沿著悲劇的軌道在運行，除非死亡，否則無法掙脫這條鎖鍊。羅門運用了極爲準確銳利的詩語言，將老人的悲劇性投影在這片土地上：「玻璃大廈沿街開著一排排亮麗的鄉愁，在建築物龐大的陰影下，他坐來大榕樹下的童年」——羅門將老人內心的感情世界，與這個外在的新世界相對照，新世界並未爲他帶來什麼，反而加深了他對往昔的懷念：

他已想不了那麼多
見到羅馬瓷磚
　　便問石板路
見到香吉士
　　便問井水

時空的壓力，逐年逐月在老人的背脊上加重。他猶若背負著生命的十字架，沉默地向世紀的末日走去。我們不禁想與之同聲一哭，並且想逼問：這悲劇是誰造成的？我們能夠阻止這悲劇惡化下去嗎？但願羅門在這段詩中最後所說的：「只要地球還在／白色的乳粉與黑色的彈藥都會在」並不是事實。

第三大段寫的是：「穿過上帝瞳孔的一條線」

，這條線猶似南北韓間的三十八度線，到底是誰那麼狠心把這條線拋在地上呢？它是大地最殘酷的鐵鍊，也是對大地最大的侮辱！羅門如此描寫這條線「只要眼睛碰它一下，天空都要回家，這條線望入水平線時，連上帝也會想家。」可見這條線之可怕了。這時羅門的詩筆已從賣花盆的老人轉向自己：

母親　如果這條線
已縫好土地的傷口
我早坐上剛開出的那班車
沿著妳額上痛苦的紋路
回到沒有槍聲的日子
去看妳

其實那班車並不是載詩人歸去的，它來來往往，載的是一車廂一車廂的鄉愁。鐵軌亦如鐵鞭，不斷鞭打詩人晦暗的心事。在聽不見槍聲的日子裡，回去看母親，是多麼令人感到幸福的事啊。然而這幸福却祇能在夢中出現，想來眞是令人沮喪無奈之至。「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李白的感傷居然流傳迄今。

「遙望廣九鐵路」這首詩的輻射層面甚廣，它不僅反應出無以言宣的人生苦難，也提出了許多令人深思的問題。羅門不會浮淺地去吶喊、批評，他冷靜地潛入問題的死結，追索生命的核心，顯示出詩所能負載的強大威力。但願往後我們詩壇能夠常出現這種好詩，使得詩壇更豐盛。



羅門與余光中「漂水花」

羅門赴港大演講，曾與當時任教於港大的名詩人余光中同遊九龍「船灣長堤」等風景區，他們一時童心大發乃作扔石片的遊戲。羅門返台後不久，我便在聯副讀到余光中的一首詩—「漂水花」。又過了幾天，我在中副讀到羅門回贈余光中的一首詩，詩題同樣是「漂水花」。這兩首詩雖都是應酬式的小品詩，但是經過這兩位享譽自由中國詩壇的巨匠獨具慧眼的創作後，變成了極有可讀性的兩首詩。

我們先來看余光中的「漂水花」：

在清淺的水邊俯尋石片
你說，這一塊最扁
那撮小鬍子下面
綻開了得意的微笑
忽然一彎腰
把它削向水上的童年
害得閃也閃不及的海
連跳了六、七、八跳
你拍手大叫
搖晃未定的風景裏
一隻白鷺貼水
拍翅而去

接著我們再來看羅門的「漂水花」：

我們蹲下來
天空與山也蹲下來

看我們用石片
對準海平面
削去半個世紀
一座五十層高的歲月
倒在遠去的炮聲裏
沉下去

六歲的童年
跳着水花來
找到我們
不停的說
石片是鳥翅
不是彈片
要把海與我們
都飛起來
一路飛回去

這兩首詩同中有異，異中有同，互相呼應，也互競詩技，顯示兩位傑出的詩人，在詩的技巧和思想方面各具特色。余光中說：「在清淺的水邊俯尋石片」。羅門却說：「我們蹲下來，天空與山也蹲下來。」從此一比較顯示羅門擅於玄想，而余光中擅長從平淡中，實體的描寫中將詩的質感源源逼出。然而羅門隱藏在詩中，他利用最快的速度，最短的距離，生動又活潑地將抽象的時空假藉具象的事物描繪出來。

余光中又說：「忽然一彎腰，把它削向水上的童年，害得閃也閃不及的海，連跳了六、七、八跳，你拍手大叫。」這是充滿童趣的描寫，羅門的天眞歷歷如繪，彷在目前，令人不得不欽佩余光中對文字運用的功力，寥寥數語，却含蘊無窮，我們從文字中不但看見了石片在海水面漂跳的形貌，更聽見了快活忘懷的聲音；唐代詩人孟浩然的詩句：「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響。」包含了嗅覺與聽覺，將文字的功能發揮到了極高點，余光中的這段詩句與之同具特色。

而羅門怎麼寫呢？——

我們用石片
對準海平面
削去半個世紀
一座五十層高的歲月

倒在遠去的炮聲裡
沉下去

這段詩句全無童趣，祇有無邊無際的感嘆！

在炮聲中長大的詩人，如今五十多歲了，如果「石片」象徵「童年」，那麼童年早已隨炮聲遠去。如今回眸盼顧童年，怎能不起「飲馬渡秋水，水寒風似刀」的人生感嘆？陳子昂所謂「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悌下」的情境，乍然浮現眼前。

當然余光中的「漂水花」並非全無感嘆——「搖晃未定的風景裡，一隻白鷺貼水，拍翅而去。」——這種感嘆祇是隱忍得比羅門晦暗不明而已，余光中將感嘆寓於詼諧之中，而羅門一出手便是感嘆，他從感嘆開始，感嘆結束。這當然與兩位詩人的生活形態、性格心境有關，余光中的「漂水花」是陶淵明式的曠達：「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羅門的「漂水花」却是杜甫式的苦痛：「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他們的表現方式雖有差異，但同樣達到神妙的意境，「爲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或可做爲他們小品詩「漂水花」的評語。



▲民國56年在菲律賓駐華大使館，由菲國當時駐華劉德樂大使，代表菲總統頒「中國傑出文學伉儷」獎給羅門蓉子後合影。

羅伯特・勃朗寧

ROBERT BROWNING・金崎譯

本刊這期介紹中國勃朗寧夫婦—羅門與蓉子讀者或許對原來的勃朗寧夫婦感到興趣？本刊一併介紹，以饗讀者

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情詩人羅伯特・勃朗寧，是一位最具活力的大詩人，於一八一二年生於康堡威爾（CAMBERWELL），一個倫敦市郊的小鎮。他在那裡住了廿八年。父親在銀行工作，母親還是一位善用樂器的音樂家。

勃朗寧沒有受過什麼正規教育，但他天生好學，又能自我教育，家中豐富的藏書，使他博覽群書，知識廣濶。父親又是一個熟讀歐洲中世紀歷史愛好者，常常將一些歷史古典，講給他聽，因此，在他小小的年紀裡，腦子裡塞滿了巴拉斯路西、浮士德斯各種神話傳說。還有他母親的音樂薰陶，更賦予他深厚的音樂素養，對他日後作詩的音韻，有很大的啓發。

後來，他雖然也進入倫敦大學，選修古典文學、音樂、歷史、哲學各種課程，這些東西他早已奠下良好基礎；再加上他那活潑個性，對於循規蹈距的學究生活，假道學的自我吹噓，看了很不習慣，讀了幾個月就結束。他一生受葉茲（KEATS）和雪萊（SHELLEY）倆位大詩人的風格影響最深，使他走入詩壇這條路上。並於一八三三年自費出版一本詩集「普林」，結果一本也沒有賣出。

同一年他到蘇俄遊歷，回來後他面臨一個抉擇，到底要做一個詩人呢？還是音樂家？或是外交官？當他徘徊躊躇之際，又於一八三五年出版了那部

耳熟能詳的「巴拉斯路西」詩集，雖然銷路不好，却爲倫敦文藝界所肯定，因此結交了許多當時盛名的作家，如卡萊爾、藍道、還有狄更生與華特華滋等人。

但幫助他，又鼓勵他最深的却是一位演員馬雷地（MACREADY），他是一位最能詮譯莎翁戲劇的好演員。他很欣賞勃朗寧的詩韻，鼓勵他創作單元劇，雖然寫了好幾部，都不甚靈光，倒鍛練出他日後寫大部敍事詩的魄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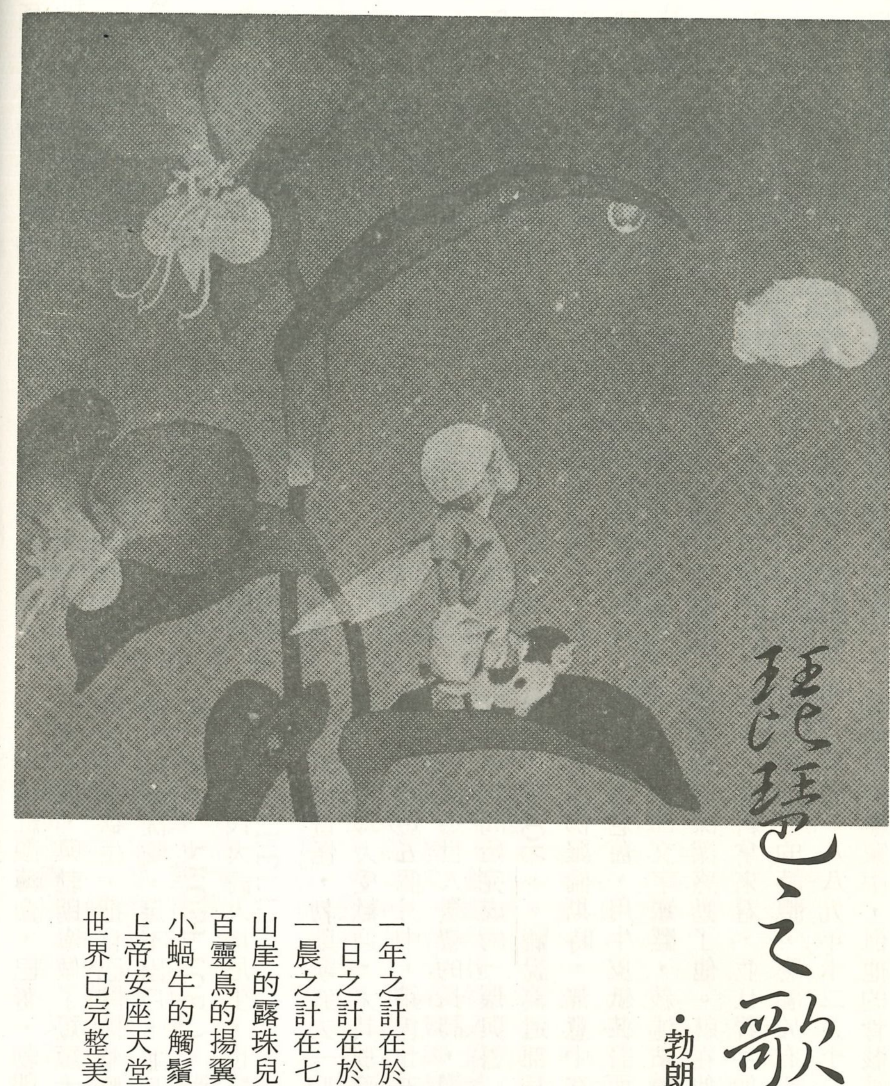
一八四五年，也是他卅三歲那年，與當代女詩人伊莉莎白・巴蕾戀愛（ELIZABETH BARRETT 1806-1861）剛開始他們只是互通魚雁，五個月後見了幾次面，眞是相見恨晚，立刻向她父親提親，但被嚴拒；原因這位詩才橫溢女詩人，在她十三歲那年，就寫了四本敍史詩，詠嘆希臘的馬拉松戰役，富有的父親爲她出書。可惜十五歲那年，不幸摔傷了背椎，使她終生失去了健康。再加上父親的溺愛，把她禁錮在房間有一陣子。但愛情的力量令她於一八四六年，跟勃朗寧跑到意大利結婚，並在佛羅倫斯（意大利大詩人但丁故鄉）賃屋而居，過着他們只羨鴛鴦不羨仙的詩人生活。

可惜紅顏薄命，巴蕾・勃朗寧太太，於一八六一年去世，與勃朗寧做了短短十五年夫妻。勃朗寧眞是痛不欲生，把自己關閉整整一年，每日見物思情，以淚洗臉，足不出戶，並且寫了一首詩「普露斯比絲」（PROSPICE），淋漓盡致描出衷心之痛。連當代大詩人坦尼生，也寫詩哀悼這位女詩人的逝世。

說也奇怪，勃朗寧過去一些不受讀者青睞的作品，現在却大受歡迎，尤其那部「巴拉斯路西」，居然在短短五個月中，銷售廿五萬本。

但最爲世人讚譽的長詩，還是他醞釀多年，並以一年時間始完成的「環與書」（THER INGAND THE BOOK）。聽說寫這部長詩的動機，是他與巴蕾居住佛羅倫斯時，無意中在一家舊書攤中，發現了這部老舊，用牛皮紙裝訂而成的「謀殺詩」集，那是一部文字艱澀，敍述枯躁的謀殺事件，但故事內容却深深感動了他。就在他哀悼失妻之痛的那一年，重新拿來看，並且着手加以改寫。所以有人說，勃朗寧的詩體，應屬於有韻散文詩體。

他於一八八九年十二月十二日，病逝於威尼斯在他兒子潘家中，但他的骨骸被遷葬於西敏寺教堂。



琵琶之歌

·勃朗寧作

一年之計在於春，
一日之計在於晨，
一晨之計在七時。
山崖的露珠兒，
百靈鳥的揚翼，
小蝸牛的觸鬚，
上帝安座天堂；
世界已完整美好！

編輯手札

創作復刊後
勉勵與祝福之聲
讓我們有信心再創
文壇第三波

△本期特輯特介紹了「中國勃朗寧夫婦——羅門與蓉子」和「幽默大師林語堂」。羅門是國內頗具影響力的詩人，三十多年來創作不輟，他的作品在國內或海峽對岸都頗為盛行，對新進的詩創作者有不可忽視的激勵作用。至於甫獲國家文藝獎的蓉子，她的詩作亦早傳誦一時，被詩人余光中譽為詩壇開得最久的菊花。幽默大師林語堂的「京華煙雲」正在華視播出，名著加上衆多名演員，使得「京華煙雲」更突顯在國內的心目中，本刊除了刊出林大師的生平外，亦同時刊出林大師的女兒林如斯寫他創作「京華煙雲」時的情景，歷歷在目頗為感人。讀者看「京華煙雲」電視劇之際，再看本文一定感觸萬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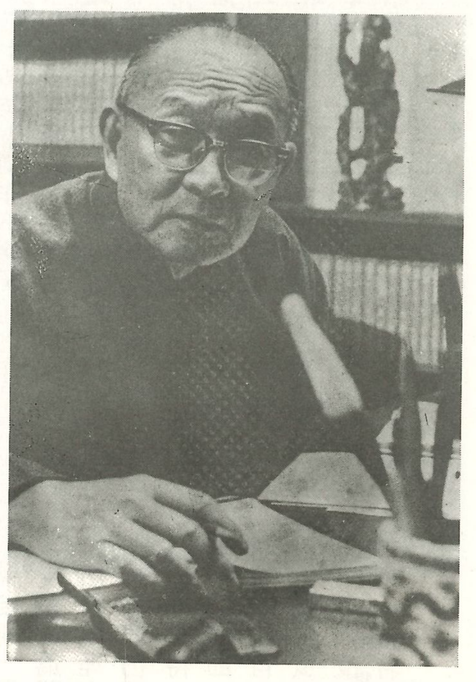
△名作家張放先生的「不是情書」是篇佳作，請讀者不要錯過。

△小說接龍「那一夜我喝了一點酒」上期刊出後，讀者反應極為踴躍，來稿如雪片般飛來，我們已謹慎地加緊處理完畢，擇優刊出。並應衆多讀者要求，小說接龍仍續接下去，歡迎讀者踴躍來稿，讓大家共同來期待，共同來腦力激盪，為本文激盪出風雲詭譎的情節。

△名家名句自上期刊出後，頗受讀者喜愛，本期再次刊出張曉風、顏元叔、李昂、柏楊、林海音、朱西寧，等六位名家，請讀者細細品嘗這些耐人尋味的名句，讀者看後觸發任何感想請寫信告訴我們。

兩脚踏東西文化 一心評宇宙文章

幽默大師林語堂與「京華煙雲」



●幽默大師林語堂的「京華烟雲」現正由華視八點檔播出，果不出所料轟動一時。本社特推出此專輯使讀者對文壇巨匠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林語堂事略

林語堂先生，民國前十七年（公元一八九五年）十月十日出生於福建省龍溪縣廓坂仔村一個基督教牧師的家庭，原名「和樂」，讀大學時改爲「玉堂」，後來又改爲「語堂」。

在廈門尋源書院（敎會中學）畢業以後，進入上海聖約翰大學文科，中學和大學畢業時都名列第二。林語堂曾說：「凡做什麼事，我一生都不願居第一的。」

據他自己說：他向來喜歡自由看書，對功課不耐煩，也不肯認眞，小時迷於機器，酷好代數和幾何，對自然科學和地形學興味也濃，却最恨積分；愛看課外書籍，範圍極廣。

童年時代，林先生曾經立志要做英文教師或物理教師。大學畢業後，他果然如願到北京，在清華大學當了英文教師。這一時期，他特別努力於中國文學，他自認今日能用中文寫文章皆得力於此時。

民國八年，他和廖翠鳳女士結婚後，先後在哈佛大學、德國殷內大學和萊比錫大學研究語言學，得到哈佛大學碩士和萊比錫大學的博士學位。

回國後，在北京大學敎英文和英文語言學。又到廈門大學擔任文學院長，民國十六年到武漢爲國民政府服務，擔任外交部祕書，然後就開始了他一長串的寫作生涯。

林語堂先生的寫作，大致可以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上海，可名爲「三十年代」，數量雖不算多，影響却很大。這一時期他創辦「論語」、「人間世」、「宇宙風」等雜誌，寫出不少寓意深邃、趣味雋永的文章，博得「幽默大師」的美譽。並且編了著名的「開明英文讀本」和「開明英文文法」。

第二階段是他寫作的「豐收的年來」，從一九三五年到他回國定居前的三十多年旅居國外時間，大部份是用英文寫作的小說、傳記、散文、中國名著英譯、論著，包羅極廣。多數作品，都有七、八種各國版本，最暢銷的「生活的藝術」，在美國已發行了四十版以上。但林先生自己偏愛的是以三年時間寫成的英文「蘇東坡傳」。此外，他的三大小說「京華烟雲」、「風聲鶴唳」（A Leef in the Storm ）和「朱門」（Vermiljon Gate）也極暢行。「中國印度智慧」（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 ）被列爲美大國學用書。由於這些著作「Lin Yutang」成了世界聞名的大作家，並且被列爲廿世紀世界的智慧人物之一。

抗戰勝利，政府推薦他出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藝術文學組長，一九五四年他曾出長南洋大學。

民國五十五年六月，林大師回國定居，也開始了他寫作生活的第三階段「中文著作年代」，他一連串地爲中央社撰寫專欄，出版了「無所不談」一、二集，「平心論高鶚」，還重編了「新開明語堂英語讀本」。

他更重要的一項工作，是最近以五年時間編一本「林語堂漢英辭典」，用他自己改良的羅馬注音，改良檢字法，並且搜羅了很多新的語詞。

最近三年，他和夫人經常赴港探視女兒太乙和相如，偶或在港留住數月。

國際筆會第四十一屆大會一九七五年推選他爲總會副會長。

林大師曾說他自己：「我生後便是一個伊壁鳩魯派的信徒（享樂主義者）」，他曾爲自己做了一副對聯：「兩脚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他說他「最喜歡在思想界的天地中馳騁奔騰」，「我素來喜歡順從自己的本能——任意而行，尤其喜歡自行決定什麼是善，什麼是美，什麼又是不是。我喜歡自己所發現的好東西，而不願意人家指出來的。」

一個接近他的朋友描述他：「熱愛國故，但不泥於窮研典籍；他樂享生活，而不拘於凡俗形式。可笑時，林語堂常是最先笑的人；想說時，他每每就脫口而出……」。

關於「京華煙雲」

● 本文作者林如斯係林語堂的女兒，本文提到林語堂創作「京華烟雲」時的情景，頗爲感人。

我站在這個地位很難寫書評，女兒批評父親的書，似乎從來未聽見過。那又何必寫呢？因爲好多話藏在肚子裏非說不可。可不要說我替父親吹牛。也不用罵我何以如此膽大，因爲我要用極客觀的態度來批評，雖然情感也不可無。我知道父親每晨著作總是起來走走吃吃水果，當他寫完紅玉之死，父親取出手帕擦擦眼睛而笑道：「『古今至文皆血淚所寫成，』今流淚，必至文也。」有情感又何妨。

京華烟雲是一部好幾篇小說聯成的長篇小說，但不因此而成一部分散漫無結構的故事，而反爲大規模的長篇。其中有佳話，有哲學，有歷史演義，有風俗變遷，有深談，有閒談，加入劇中人物之喜怒哀樂，包括過渡時代的中國，成爲現代的中國的一本偉大小說。

京華烟雲在實際上的貢獻，是介紹中國社會於西洋人，幾十本關係中國的書，不如一本道地中國書來得有效。關於中國的書猶如從門外伸頭探入中國人一起過日子，一起歡快，憤怒。此書介紹中國社會，可算是非常成功，宣傳力量很大。此種宣傳是間接的。書中所包含的實事，是無人敢否認的。

然此小說實際上的貢獻是消極的，而文學上的貢獻却是積極的。此書的最大優點不在性格描寫生動，不在風景形容得宛如在目前，不在心理描繪的巧妙，而是在其哲學意義。你一翻開來，起初覺得如奔濤，然後覺得幽妙，流動，其次覺得悲哀，最後覺得雷雨前之暗淡風雲，到收場雷聲霹靂，偉大壯麗，攸然而止。留給讀者細嚼餘味，忽恍大悟；何爲人生，何爲夢也。而我乃稱嘆叫絕也！未知他人讀畢有此感覺否？故此書非小說而已！或可說，「浮生若夢」是此書之主旨。小說給人以一場大夢的印象時，即成爲偉大的小說，直可代表人生，非僅指在廿世紀初葉在北京居住的某兩家的生活。包括無涯的人生，就是偉大的小說。

全書受莊子的影響。或可說莊子猶如上帝，出三句題目教林語堂去做，今見林語堂這樣發揮盡致，莊子不好意思不賞他一枚仙桃囉！此書的第三部題爲「秋季歌聲」（即第三個題目）取莊周「臭腐化爲神奇，神奇化爲臭腐」，生死循環之道爲宗旨：秋天樹葉衰落之時，春已開始，起伏循環，天道也。故第三卷描寫戰爭，可謂即描寫舊中國的衰老，就是新中國的萌芽。故書中有「晚秋落葉聲中，

可聽出新春的調子，及將來夏季的強壯曲拍」等語。

又有一段論人永生與寶石之永生，我認爲非常重要，可說人之永生是種族的，而寶石的永生是單獨的，木蘭遊觀始皇無字碑那一段尤說得詳盡。那一塊石頭無情無感，故永遠生存，人爲有情之動物，故個人死去而家族却永遠流傳。有人說這不過爲要充滿人求生之慾望，強爲解釋，但我說有深道理在內，非妄言也。

木蘭的生活變遷，也很值得研究：從富家生長享用一切物質的安適，後變爲村婦，過幽雅山居的生活，及最後變爲普通農民，成爲忍苦，勇敢，偉大的民衆大海中的一滴水。父親曾說：「若爲女兒身，必做木蘭也！」可見木蘭是父親的理想女子。

書中人物差不多可以代表中國社會各種人物。此書內可以看見舊派人物慢慢的消滅，新式的人物跟着出來。代表最舊的是牛夫婦，曾老爺；代表新的是環兒，陳三、黛雲。祝你們勝利！

這部小說雖然是用英文寫成，却有許多奧妙處，非中國人看不出來。西洋人看書比較粗心，也許不會體悟出來。中國奇特的心理，非中國人不能了解。又如書中談紅樓夢之處，當然非未讀紅樓夢者所能欣賞的。也有幾處諷刺某一派人，也得中國人才能領會。

一九三八年的春天，父親突然想起翻譯紅樓夢，後來再三思慮而感此非其時也，且紅樓夢與現代中國距離太遠，所以決定寫一部小說。最初兩個月的預備全是在腦中的，後來開始打算，把表格畫得整整齊齊的，把每個人的年齡都寫了出來。幾樣重重要事件也記下來。自八月到巴黎時動筆，到一九三九年八月擱筆。其中搬遷不算，每晨總在案上著作，有時八頁，有時十五頁，而最後一天共寫了十九頁，成空前之紀錄。其中好多佳話或奇遇，都是涉筆生趣，臨文時杜撰出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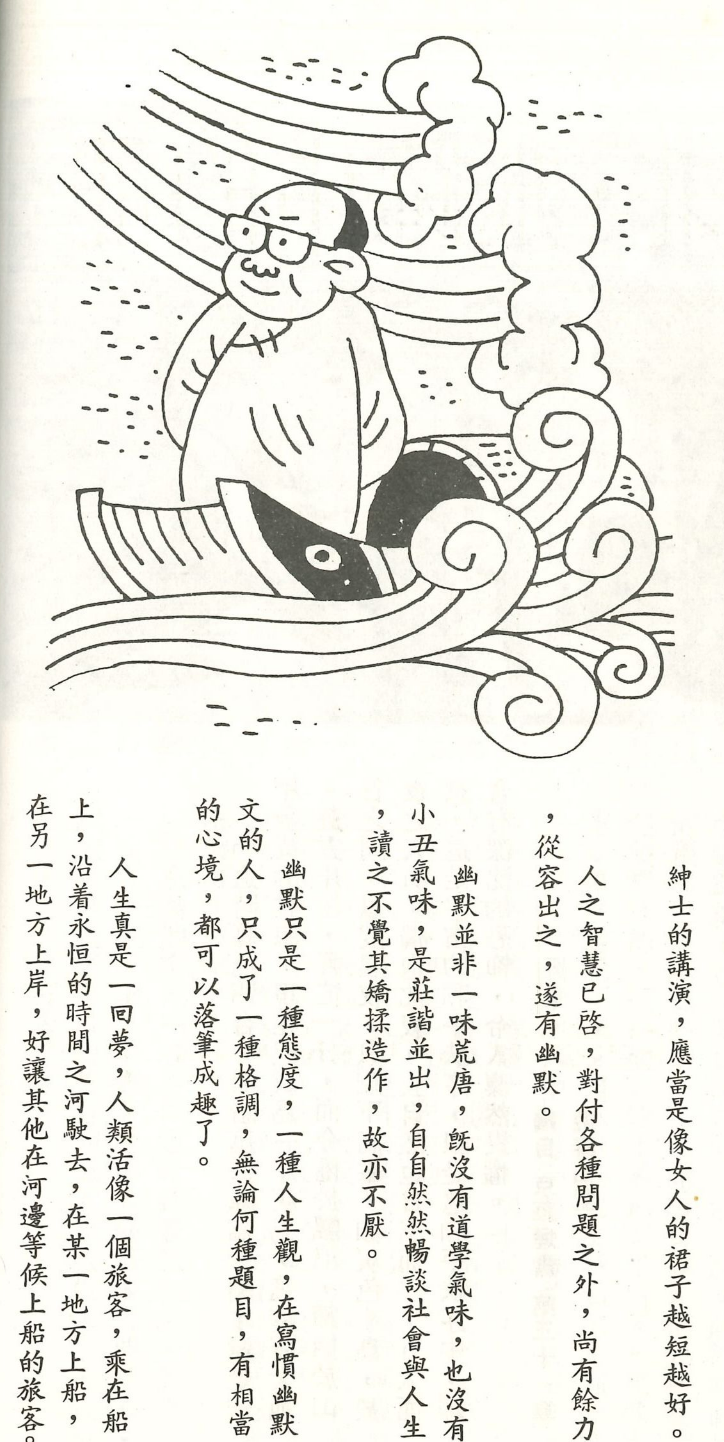
父親不但在紅玉之死後揮淚而已，寫到那最壯麗一頁時，眼眶又充滿了眼淚，這次非爲個人悲傷而掉淚，却是被這偉大的民衆所感動，眼淚再收也收不住了。作者寫得自己哭了，怎麼會叫讀者忍着眼淚嚥下去呢？

京華烟雲是一本可以隨時翻看的小說，並不是一定要有閒才看。最好是夜闌人靜時獨自個兒看；睏倦時，起來喝口清茶自問道：「人生人生，我也是其中之一小丑否？」

林博士夫婦泛舟悠遊

「這時暮色四合，黑暗迅速降臨，剛才還是一片金黃的雲海，現在已成爲一片灰褐，遮蓋着大地。遊雲片片，奔忙一日，而今倦於飄泊，歸栖於山谷之間，以度黑夜，只剩下高峯，如灰色小島，於夜之大海，獨抱沈寂。大自然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這是宇宙的和平秩序，但是這和平秩序中，却含有深沈的恐怖，令人凜然畏懼。」

——摘自「京華煙雲」第三十一章
遊泰山記



林語堂名句精摘

紳士的講演，應當是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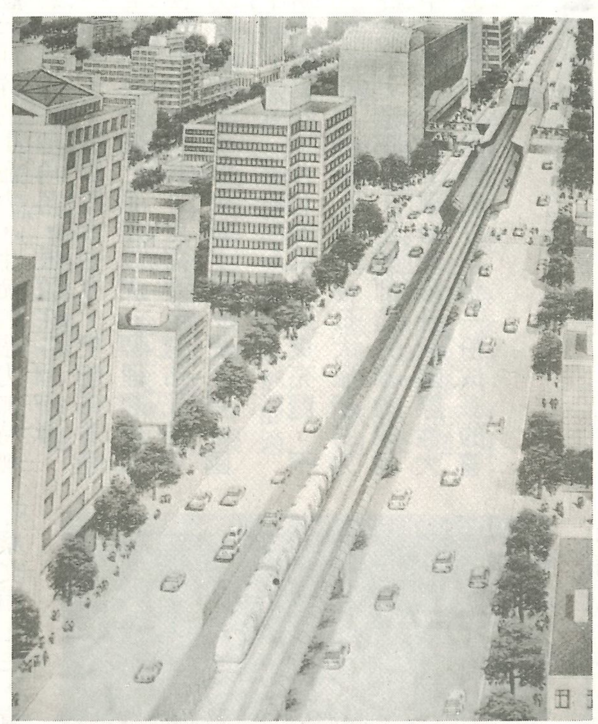
人之智慧已啓，對付各種問題之外，尚有餘力，從容出之，遂有幽默。

幽默並非一味荒唐，既沒有道學氣味，也沒有小丑氣味，是莊諧並出，自自然然暢談社會與人生，讀之不覺其矯揉造作，故亦不厭。

幽默只是一種態度，一種人生觀，在寫慣幽默文的人，只成了一種格調，無論何種題目，有相當的心境，都可以落筆成趣了。

人生真是一回夢，人類活像一個旅客，乘在船上，沿着永恒的時間之河駛去，在某一地方上船，在另一地方上岸，好讓其他在河邊等候上船的旅客。

台北，飛躍中的龍



作家參觀市政建設之旅

文／洛卡

1

台北的天空春雨綿綿，台北的大地律動着年輕的脈搏，律動着活躍的生命力，生命的張力無時無刻的在擴散着，深入各個角落，根植在各個階層。

歷史是一面鏡子，可以鑑古知今，更能循着歷史的軌跡展望而開發未來，而建設成一個理想中的市政，才能使市民安和樂利。更需要全體市民同胞的參與和努力，我們要爲歷史做見證，更要爲中國的統一而奮鬥。

台北的明天要更好，台北的天空要更亮麗，不僅要滙集先人的血汗與智慧，更是今日大家所努力的結晶，因此我們更應團結，更要創造完善的福利措施，散發中華文化光芒，讓台北躍升於國際性大都會之林，也讓我們全體同胞分享這一份成長的喜悅。

2

我來了，走在春雨中的長安西路。

九時正，我準時到市政府，遊覽車已停在路旁。由市政府新聞處副處長與數位先生小姐負責接待，這批參觀市政建設活動的青溪新文藝學會作家。

上車時，將軍作家公孫嬿先生、臧冠華先生、莊原先生、墨人先生、楊小雲小姐、中華副刊主編蔡文甫先生，青溪新文藝理事長胡秀先生以及采風出版社社長姚家彥先生等，均先後到達。

啓程，車子由民生東路前進，開往捷運工程局，由將軍作家公孫嬿先生領隊，浩浩蕩蕩展開充實又愉快的參觀行程。



上電梯，走進位於十樓的工程局會議室，迎面所見到的是：

捷運系統人人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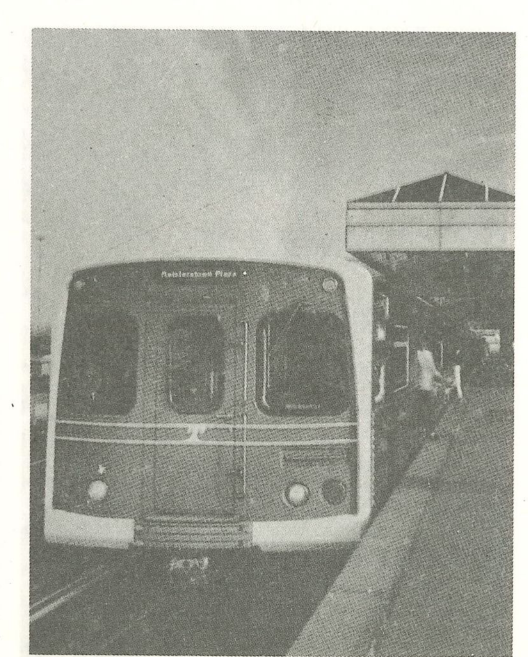
安全舒適無公害

大台北都會區的大衆捷運系統，是當前十四項的重要建設之一，在完成之後不僅可提高我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以及形象，更是顯示我經濟建設的成果以及科技與工業的發展，更是政府決心改善民衆生活品質與爲民謀福的決心。

聽完簡報之後，我們知道捷運系統將以更舒適、安全、便捷、美觀等要求作爲營運與服務的目標。除了配合公車及鐵路的聯運外，並期望能達到票證整合的目標，方便旅客轉乘，提升大台北都會區「行」的品質。

交通發達可使各地民衆，貨物暢通便利，且能促進社會、經濟與文化繁榮興盛。

捷運系統的機電採電聯車，由電動馬達帶動，不會有空氣污染，以及採用各種減震防音措施，配合空調、美觀、亮麗之外型，更有一個大容量的車廂。中央控制號誌系統控制中心，可自動調節行車速度，可遙控列車行進路徑，使列車準確停靠月台，指示駕駛員適時開關車門，保障乘客安全，自動收費系統，自動售票與驗票，並專爲殘障乘客專設出入口，採電扶梯系統，大量運送乘客出入各站，車站環境的空調與通風自動控制，萬一發生火警能確保生命安全。除此之外尚有機廠，車站與隧道電氣、照明、消防、火警、雷電保護、接地、排水等



設施。

簡介完畢，更留下許多時間，由作家們提出問題，由工程局人員一一解答。當步出工程局大門時，我們深深感覺到：

捷運系統早日完成
美好生活更進一層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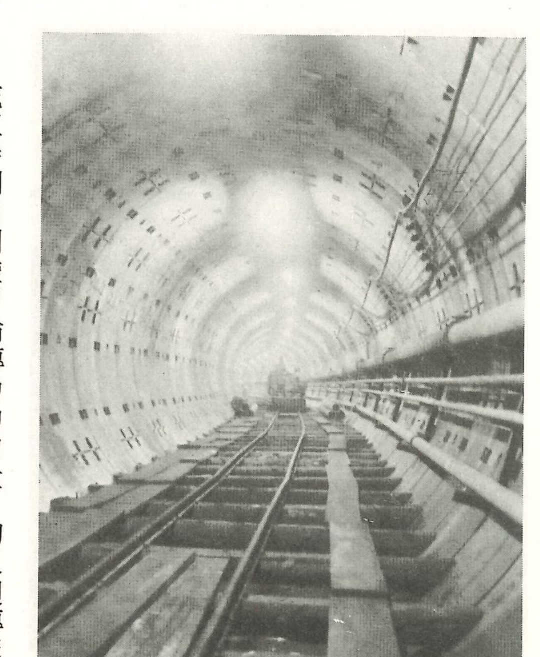
此時，綿綿細雨已歇。

再搭上遊覽車，轉往民權東路與敦化北路交叉口的衛生下水道民權工務所。

衛生下水道是現代化都市所必需具備的公共設施，更是都市文化與生活品質的指標。

由於家庭污水（含化糞池污水）日益增加，工業廢水直接排入路邊雨水明溝，迂迴市區，不僅造成環境污染，臭氣四溢，更成爲蚊蠅、蟑螂、老鼠等繁殖的溫床，以及傳染病的媒介，影響人民健康巨大。更由於這些污水排入河川而至海洋，使環繞在大台北市之淡水河、基隆河、新店溪、景美溪、大漢溪中之魚貝類無法生存，河水發黑發臭，影響水資源及水上遊樂之利用。

下水道工程採密閉土壓平衡式潛盾機施工，此法爲目前最適於都市地下埋設大口徑隧道工作方法之一種。施工時先築造一個工作井，做爲人員、材料及泥土之出入。



施工時利用開控刀輪轉動的力量，切刄迴轉掘削土壤，使切除之土碴經機身螺旋輸送機排碴，再以電動車運土出來。當盾機離開弓形支保後，所遺留空隙，再用水泥砂漿背塡灌漿。如此反覆進行，完成管體之埋設，可克服台北盆地複雜之土質狀況，確保工程品質與施工之安全。坑內隨時檢測氧氣濃度及瓦斯濃度，以保持正常狀況，保障作業人員安全。

污水進廠後，經過欄柵破碎機，除去較大固體物，再經沉砂池沉澱，把懸浮固體除掉，加氯氣消毒，殺滅水中病原菌再放入河川。

而初級沉澱分離出之污泥，可供作農業肥料。消化瓦斯除供消化槽攪拌及維持溫度鍋炉燃料外，餘氣可供發電之用。

總工程師帶我們在工作井裡參觀，並解說得相當清楚，不然光憑簡介，猶如紙上談兵，我們這些「秀才」，仍舊是搞不清。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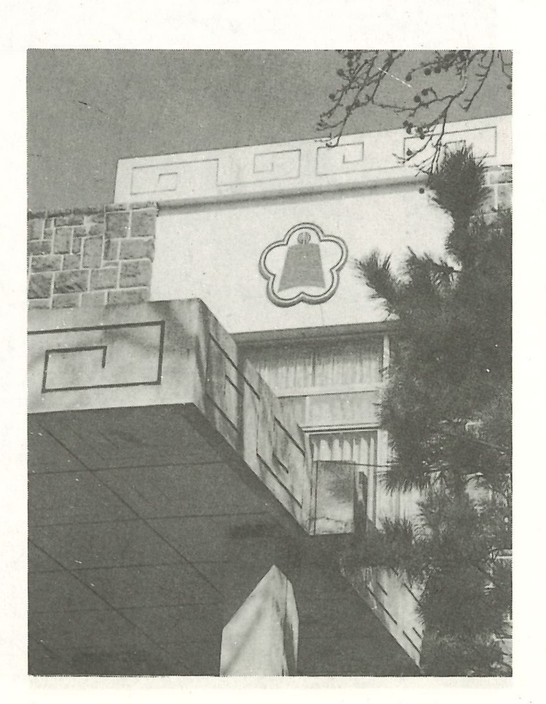
近午時分，我們一行離開民權工務所，搭車前往陽明山。

陽明春意濃，陽明花季正繽紛。

車過圓山，車過士林，車過雙溪公園，我們走上仰德大道，兩旁的樹木，經過雨水的洗禮之后更顯得青翠欲滴，車子往上爬，樹木往下退，景色在窗外一幅幅的換新。

抵達教師研習中心，循例聽取中心卓主任的簡報，參觀中心各處。

教育事業爲百年樹人大計，爲國家培養人才，



國家的興盛與否繫於人才教育，而教育的成敗則繫於教師之素質之良窳。因此，爲配合社會結構變遷，知識遽增，鼓勵在職教師進修，而設立「台北市教師研習中心」，以充實教師之專業知能，提升教

師之專業素質。

中心位於陽明山上，佔地近四千坪，右鄰前山公園，環境優雅，風光怡人。

中午，在中心用餐，而后在中心門前合影，留下永恒的回憶。



在教師研習中心大快朵頤之後，便繼續上路，走向此行的最後一站，花卉試驗中心。

花卉試驗中心，位於陽明山仰德大道四段，在綠意掩映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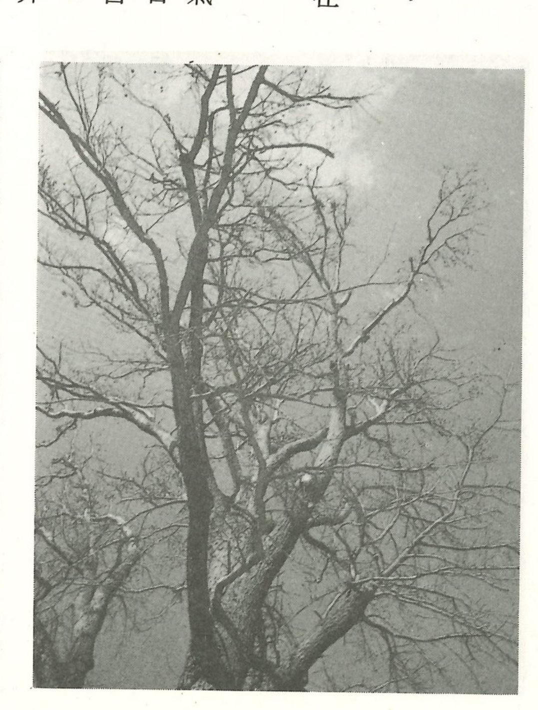
春天，花的季節。

百花爭妍，姹紫嫣紅，走進花卉中心，在空氣的流蘇裡送來縷縷清香，令人精神爲之一振，觸目所及都是各種各樣的花，以不同的姿態綻放，各自以最美的姿態呈現給人們。

花卉中心主任蔡博士親自爲我們做簡報，並介紹中心裡的工作人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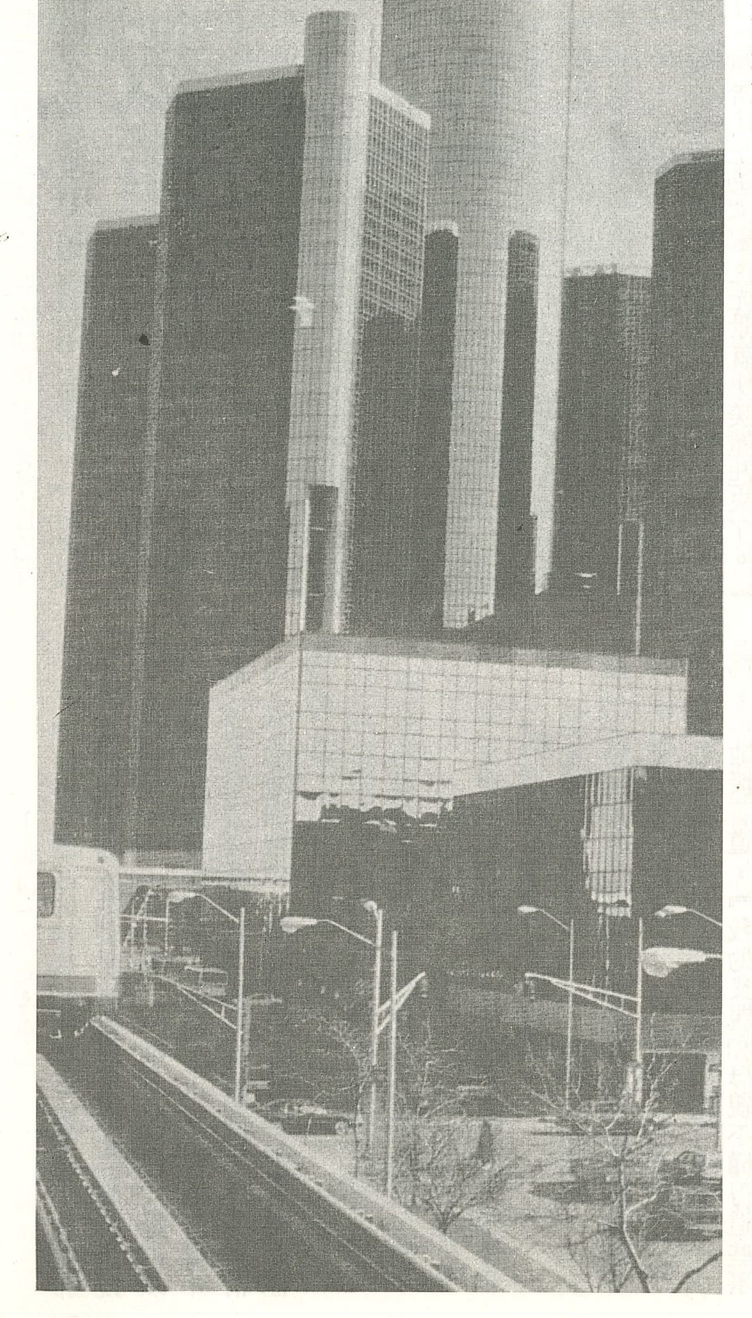
許多的男女作家都喜愛花，更喜愛養花，只是不懂得如何去照顧這些嬌滴的寶貝，以致有的枯萎，有的不開花，有的甚至死掉。有鑑於此，許多作家都提出問題，也獲得圓滿的答案，並獲得許諾贈書，根據專家們的研究心得、經驗、技術來照顧這些花樹。

花卉中心工作人員帶我們一個一個的巡禮，各個不同的花圃，觀賞各種不同的花卉容貌，眞令人眼界大開，眞令人心曠神怡，他們一一的介紹各種花的習性、適應力、特質、栽培方法、照顧等方法，使我們受惠良多。



午后三點，我們離開花卉中心，中心主任送每位參觀的作家火鶴花，春石斛蘭各一盆，並教我們如何的照顧、澆水，以及使用花寶二號。春石斛蘭的花期爲一個月，目前家裡的花正盛放着，更添一份詩情，一份幽雅清新的氣氛。

我們高高興興的來，歸去時也帶了一份雀躍的心情，一種滿足後的笑容，留下一份深刻的印象。



《世界名著中的情和慾》

叛逆的女孩

美·史坦貝克/司馬涼輯



蜜蕾和璜走出了那座倉房，她道，『瞧，雨不下了。瞧那山上的太陽。光景就快美麗起來了。』

璜強笑着。

『你知道，我覺得怪好的，』她道。『我覺得怪好的。』

『當然，』璜道。

『你可有怪好的情緒給我拿着鏡子嗎？我在那兒看不清楚吶。』她從手皮包裏拿出了一面小方鏡子。『這兒。不，高一點。』她急急地梳了她的頭髮，在臉上撲了點兒粉，又搽上了唇膏。她湊得非常之近地望着鏡子，因爲祇能在近距離中才看得清楚。『你覺得我做一個叛逆的女孩子可有一點兒輕薄嗎？』

『你很好，』他道。『我喜歡你。』

『可是僅僅是那麼一點兒嗎？沒有別的了嗎？』

『不。』

『那麼這就算完結了？不會再有其他了嗎？』

『我怎麼知道吶？』璜問道。

她把鏡子和唇膏放回到了她的皮包裏去，又交舐着嘴唇，和勻了唇膏。『把我衣服上的乾草抹抹掉，行嗎？』

她在用手抹她的衣服的當兒掉過了身去。『因爲，』她接着道，『我的父親和母親不懂得這些事情。我是被當作純潔的。我的母親在下雨天以前把我這個大毛根子裁了下去，一下子泥呀沙呀肥料呀往我身上堆。』她是輕鬆的。『去不了墨西哥。我們如今怎麼辦吶？』

『回去把車子開到聖煥城去。』他向着舊時的農場大門走了過去。

『我不能把你的手握上一會兒嗎？』

他看了一下他那有着被砸斷的指頭的手，便開始走過那一邊去把他的一隻完好的手給了她。

『不，』她道，『我要那一隻。』她握着他的手，把她的手指在那被砸的光滑的皮膚上摩着。

『別那麼，』他道。『這叫我心裏不舒服。』她緊緊地握住了他的手。『我不必戴上我的眼鏡了，』她道。

他們東邊的阡陌在落日中呈着艷彩和金黃。璜和蜜蕾往右邊拐過了灣，開始上山向着那客車走去了。

『你肯告訴我一點事情，算是——好吧，算是我賣淫的代價嗎？』

璜笑了。『你要什麼？』

『你是要眞話還是要玩花腔的？』

『唔，我兩個都要。可是不——呃——我就先要眞話吧。』

『好吧，我是打算走掉的，』璜道。『我是打算一路回墨西哥去就此不見而叫那些乘客們自己管自己去的。』

『啊，你又爲什麼不吶？』

『我不知道，』他道。『這不太好。那位瓜達羅普聖母把我阻制住了。我覺得欺騙了她。她是不愛欺騙的，她要把它兜心挖掉的。』

『你不會相信這個的，』她正經地說道。『我也不相信。那眞正的理由是什麼？』

『什麼理由？』

『你要回老家去的理由？』

璜一路走着，他的臉上迸出了一個堆滿的微笑，他嘴唇上的那個傷疤叫那微笑偏離了中心。他低下頭去望着她，他黑眼睛是溫煖的，『我走上這兒來是因爲我希望你會出來走，接着我便想我也許——我也許甚至於會把你搞上手吶。』

她把兩臂抱住了他的膀子，把臉兒緊緊地貼住了他的衣袖。『我祇巴望這種情形能夠再多過一陣子，』她道，『可是我明白這是不可能的了。再見吧，璜。』

『再見吧，』他道。他們便慢慢地向着客車走回去了。

——選自「前進客車」

《小說接龍》

那一夜 我喝了一點酒

那一夜 我喝了一點酒

文•司馬風

《小說接龍》徵稿，歡迎讀者踴躍賜稿，或以行動參與接龍的精彩「結局」創作，你一樣可成為作家！

他苦悶地從酒櫃裡，取下了那瓶在婚禮時，沒有喝完的「約翰走路」，你，咕嚕咕嚕地喝了起來。

那根點燃的菸，被置於煙灰缸上，忙碌地竄著形狀怪異的煙霧。

「家强，不要再喝了！」

她伸出手，抓住那瓶酒。他推開了她，把她推跌在沙發上，然後像發狂的獸，怒吼著……

「我一向十分在乎這個的，妳却讓我失望。」

她沒有說話，皺緊眉頭，幽怨地望著他。

「事實上，妳不必瞞著我，為什麼不早一點告訴我，告訴我……」

她哭泣著衝向臥室。

「別走，今天我們把話說清楚，妳讓我無法得到『完整』的，以後，[illegible]對妳薄情。」

他抓住了她的衣領，露出狼一般狡黠的眼神。

她閤上了雙眼，淚水不自覺地滴了下來。

「妳說，妳把自己的第一次賣給了誰？」

一記火辣辣的巴掌，朝她的臉頰摑了過去。他像洩了氣的汽球，軟倒在沙發上。她摀著臉衝進臥室，把房門重重地關上，痛苦地哭了起來

「……讓我們舉杯祝福這對新人，永浴愛河，白頭偕老……郎才女貌，天生一對……」

想起了婚禮的宴席上，熱鬧而歡愉的場面，她不自覺地咬緊牙根，狠狠地搥了床頭上那只繡著鳳凰于飛圖案的枕頭。

夜逐漸深了。

第二天，他悄悄地離開了，經過了將近一個禮拜，他滿臉憔悴地醉著回來。她歉疚地為他換下衣服，替他按摩、點菸、倒酒，可是，却被他一一拒絕了。

「我得不到妳的『完整』，妳就別想從我這裡獲得感情。」

她無奈地望著遠方。

「我眞沒想到，自稱黃花閨秀的大小姐，竟然是人盡可夫的妓女。」他點燃了菸。

「你這是什麼話？你說什麼？」

她忿怒地像一隻受驚的綿羊，用雙手搥打著他的胸膛，他推開了她。

「好，你說，第一次對你來說，眞的那麼重要嗎？」

「沒錯，這關係到我個人一生的榮辱。」

「我會想辦法彌補你的。」

「彌補？哈哈哈……妳憑什麼彌補我？一枝已凋謝殘敗的花，還能再度綻[illegible]自覺地狂笑起來。

「[illegible]一次後，不再那麼冷漠地對待我……」她露出一臉茫然、無助的表情。

「好！我倒要看看妳怎麼彌補我。」

他按熄了燃燒中的菸。

「今天晚上，你就可以獲得你想要的東西。」

她痛苦地哭著，摀著臉，衝進浴室，扭開了水龍頭，嘩啦啦的水聲，掩飾了她哭泣的聲音……

吃過晚飯之後，門鈴急促地響起，她匆忙地拉開了門，一位天眞無邪的女孩，出現在她的眼前，笑迎迎地撲了過來，在她的臉頰親了一下。

「姐姐，妳找我來，有事嗎？」

「妳姐夫說有事找妳，妳進去看看。」

她脫下了高跟鞋，經過了客廳，朝臥室的方向走去，敲了幾下門後，推開了門。

他露出狼一般狡黠的眼神望著她。

「找我有什麼事？」

「妳過來，我拿一樣東西給妳瞧瞧。」

她走了過去，一雙粗獷的手臂，突然向她靠了過來，將她按倒在床上……

「不要這樣，不要這樣，姊姊……」

她驚慌地叫了起來，手足不停地舞動著；坐在客廳裡的她，摀著臉，不知所措地哭著……

●請從此接下去，文長限一千字。

99

小說接龍

「小說接龍」是腦力激盪的袖珍型專欄，歡迎你能提筆上陣，為它牽引出一場令人「贊嘆」的結局。

任何一種結語均可，文長限一千字以內，來稿請用稿紙書寫。

文•司馬風

小說接龍之一

文／林秋標

她坐在客廳，摀著臉，不知所措地哭著……

桌上沒有喝完的「約翰走路」傳來撲鼻的酒精怪味，她一陣心酸，一陣徬徨，顫抖的斟了半杯酒，卻狠狠的一口氣倒向口中，烈酒嗆得她一臉淚痕，淚痕中她又憶起那件痛苦的往事，醜陋的一幕彷彿又出現在眼前。……

那一夜，她也喝了一點酒。……

那是公司慶祝尾牙忘年會的酒宴上。

林潔玲很幸運的在摸彩中抽中了進口彩色電視機，免不了被同事們在祝賀中半推半就的喝了一點酒，她的臉色紅咚咚的蠻可愛，陳經理以異樣的眼神一直微笑的盯著她。

潔玲找了一個機會溜出川菜館，她打電話給未婚夫劉家強，家強不在，他去參加另一個應酬。

沒有家強來幫忙搬彩色電視機，陳經理再村失生自告奮勇的要幫她送回家，潔玲只有答應了。

回到家裏，妹妹潔雨剛好不在，父母親也到舅舅經營的公司參加宴會。陳經理幫忙搬電視搞得滿身大汗，他還義務的幫助接天線，按裝好電視。

潔玲在廚房倒了兩杯可樂，當她端可樂到客廳的時候，陳經理剛好由浴室擦身出來，他脫下了襯衫，只穿著背心，陳經理的身材很壯，但是小腹微凸，他以異樣的眼神帶著微笑盯住潔玲。

潔玲有點恍惚，不曾喝酒的她感覺頭腦像是要爆烈開似的，她啜了一口可樂，冰涼的可樂由喉嚨竄入，心裏卻好像烈火在燃燒。

「林小姐，妳怎麼了？」陳經理竟然挪過身子靠近潔玲。

「頭有點暈。」潔玲喃喃說著，她的臉更紅了。

「我扶妳進去臥室休息。」陳經理有力的手捏著潔玲，潔玲感到不妥，她想掙脫卻又無力。……

陳經理在安置好潔玲在臥室床上的時候，竟然也趁機躺在床上，他很快的撲向潔玲。

「經理，你幹什麼？」潔玲一陣驚慌，她感覺到陳經理微凸的小腹壓在她身上，她奮力的想掙脫，無奈陳經理越抱越緊。……

當潔玲被陳經理佔有之後，也正是父母親與妹妹潔雨回家的時刻。妹妹在客廳叫著：

「姊！家裏爲什麼有新的電視機？」父母親也問著：

「潔玲，門外的車子是誰的車子？是家強嗎？」

潔玲驚慌的請陳經理躲在房間裏，她出去客廳向父母親以及妹妹說：

「車子是公司陳經理的，他幫我送回我摸彩得獎的電視機，因爲醉酒他搭計程車回去了，明早他再來開車。……」

潔玲說她也喝了一點酒人不舒服要早點休息，她回到房間裏飲泣，陳經理在安慰她之餘又佔有了她一次。凌晨，潔玲確定了家人都睡著了，她偷偷開門送走了陳經理，打開門，清晨的冷風迎面撲來。……

「姊！姊夫怎麼這樣？快打開門來救我呀！」

妹妹潔雨的淒叫聲喚醒了回憶中的潔玲，想起家強的惡行惡狀，潔玲一時將桌上還有一點酒的「約翰走路」酒瓶扔向臥室的門過去。（請續接）

小說接龍之二

文／陳龍

幾分鐘後，臥房的門開了，她一衝而出。

「妹妹！妹妹！」

她姐姐慌張白追過去，並且悲傷地喊著。但是妹妹頭也不回往前跑，姐姐在後面追。

妹妹忽然向一部計程車揮手，車來了她一頭栽進去。這時姐姐正好趕到，急忙將身子也塞入車中。

她伸手緊緊握住妹妹冰涼的手。

「妹妹，我對不起妳。」

她不理會姐姐，將目光從車窗拋出去。

「妳恨我嗎？」姐姐問。

妹妹突然冷冷一笑，彷彿雪亮的匕首刺來。

「姐姐，妳不必難過。」她居然安慰起姐姐來了：「這個秘密祇有妳和姐夫知道，你們不會說出去吧？」

「當然不會。」

「不會就好，」妹妹說：「事情總算過去了，希望以後妳和姐夫更恩愛。」

「也許我這麼做錯了。」姐姐仍很愧疚。

「姐姐妳沒錯，錯的是姐夫，妳回去看看就知道。」姐姐陡然一驚，「妳姐夫怎麼了？」

「妳趕快回去看看就知道。」妹妹臉上露出晦澀詭異的微笑。

姐姐匆匆回家去，一腳踏進門，看見丈夫手裡拿著一瓶酒。

「你這下子可心滿意足了吧？」她譏諷地說。

「要慶祝慶祝是不是？」他倒一杯酒給她：「來，乾杯！」

她眞的舉杯一乾而盡。

此刻，她想借酒麻醉心中的痛苦。她暗暗責罵己，不該爲了挽救自己而犧牲妹妹。她想，我實在太自私了，使得妹妹潔白的靈魂沾染了污跡，神哪！請寬恕我吧！

「來，再來一杯！」他又倒一杯酒給她。

她仍毫不客氣一飲而盡，可是剎時頭膨脹起來，彷彿肩膀長上翅膀就要凌空飛去。

「妳妹妹眞棒啊！嘖嘖！」他翹起拇指說。

「你終於得到『完整』了。」她說。

「是她的完整又不是妳的完整，這種事豈能代替？」

「既然這樣你爲什麼，要——」

「是妳把她送上門來的，現在怎麼怪起我來了？」

「你到底想怎麼樣？」

「我要和妳離婚！」

她一聽酒醒了一半，喃喃唸道：「你……你……」渾身一冷，顫抖起來。

忽然他哈哈大笑，將她摟進懷裡，甜情蜜意地說：

「我剛才說的都是騙妳的啦，其實我對妳妹妹什麼也沒做，不信妳去問她。」（請從此接下去）

藝文看板

那一種書銷路佳？

出版市場上究竟文學書好賣？抑非文學書好賣？

根據金石文化廣場月刊，出版情報單元所作「年度暢銷排行榜」分析顯示，在前一百名暢銷書排行榜裡，文學類與非文學類比是四六：五四。

文學類以散文集（23種）最多，小說集（19種）次之，詩詞集（4種）最少，沒有評論案上榜。

非文學類以心理學類（14種）最多，漫畫類（11.種）次之，企管類（10種）第三，語言類（五種）第四，以及其他十四種。

顯然，文學書籍一枝獨秀的時代已逐漸轉移。但在另一份「五年『年度排行榜』綜合分析」中，作者整理出一個結果，歷五年來上榜情況看來，有幾種暢銷書儼然成爲長銷書。

其中，五年來年年上榜的暢銷書包括「未央歌」、「千江有水千江月」、「青年的四個大夢」、「愛生活與學習」、「開放的人生」、「無怨的青

春」、「人子」、「停車暫借問」、「小太陽」、「七里香」等十本。

傾城之戀獲解禁

香港女導演許鞍華正式恢復自由影人身分，她三年前的作品「傾城之戀」已寄達海關，片商將安排在今年五月母親節檔期推出。

香港自由總會係在三月廿四日開會通過許鞍華重新入會申請，正式恢復她的自由影人身分，三年前她在香港爲邵氏公司所拍的「傾城之戀」亦連帶獲得解禁，邵氏昨天已將該片拷貝寄達海關。

許鞍華的「傾城之戀」係改編自張愛玲的著名短篇小說，男女主角又是國內觀衆熟悉的周潤發與繆騫人，片商都看好該片票房，因而配合許鞍華的「解禁」立即進片。

中興文藝獎得主揭曉

台灣省文藝作家協會已公佈第十一屆中興文藝獎得獎人名單。

各獎項得主及其得獎著作是：

Δ文藝理論獎：龔鵬程，「文學與美學」。

Δ文學評論獎：林燿德，「一九四九之後」。

Δ新詩獎：葉維廉的「三十年詩」，和白靈（本名莊祖煌）的「大黃河」。

Δ小說獎：張曼娟，「笑拈梅花」。

Δ散文獎：李繼孔，「我這樣『惑』一生」；陳煌，「人鳥之間」。

Δ報導文學獎：鐘麗慧，「織錦的手」。

Δ漢學獎：金世煥（韓國人），「莊子寓言及其功用研究」。

Δ中韓文學譯述獎：宣勇（韓國人），譯著有我國兒童文選詩集，民間兒童小說等卅四冊。

Δ電視編劇獎：王蕙玲，「四千金」及「兩代情」。

Δ電視導播獎：高光德，「萬里山河里心」、「天涯父女心」。

Δ音樂獎：張己任，著作「音樂人物與觀念」、「談樂錄」。

Δ書法獎：李紳泉，著作柳書玄祕塔碑之研究及柳體字教學法。

Δ水彩畫獎：藍榮賢，「太陽的躍昇」、「花的系列」畫集兩冊。

Δ國畫獎：王南雄、王仁志、均有畫輯。

Δ舞蹈獎：陳偉誠、雲門舞集編舞家兼首席舞者；張鴻雲，國立台中商專舞蹈社團指導。

美國普立茲小說獎揭曉

●今年普立茲獎衆所矚目的是小說獎，結果這個獎在一片爭議聲和文壇政治活動下頒給東妮•莫里森女士。

莫里森此次獲獎的「所愛」一書，在全國圖書獎與全國書評人獎中皆告落選後，四十八名著有聲譽的黑人作家與書評人連署一份聲明，爲其文學成就不獲肯定叫屈。

聲明指出，由於在此之前，莫里森既未得過全國圖書獎，也未曾獲普立茲獎，「她的文采仍有待國人認定，而她的五部主要小說作品應受舉國肯定完全當之無愧」。

莫里森倒曾以「雅歌」獲一九七七年全國書評人獎，然而咸認前述二獎更爲有名氣。

「所愛」是她最新的一部小說，寫的是俄亥俄州一名曾爲奴隸的女黑人的沈痛事蹟，她在南北戰爭後的歲月裡，勉力面對女兒慘死的殘酷現實。

書中，莫里森運用倒敍、多重觀點和一個生動萬分的鬼魂，從女黑人瑟特的觀點來描寫奴隸制度造成的心靈創痛。瑟特爲了不讓女兒淪爲奴隸，把她殺死。

瓊瑤平鑫濤返鄉探親

近年來，在中國大陸掀起「瓊瑤熱」的主角人物瓊瑤，已在日前偕同伴侶平鑫濤前往香港，並於日內轉赴大陸探親。

據悉，此行他們計畫首先下榻北京建國飯店。瓊瑤雖是湖南衡陽人，幾個過往較密的親戚都住北京，因此，選擇文化氣息濃厚的故都落脚。一番敍情後，夫妻倆準備沿路南下到平鑫濤的故居江蘇常熟。瓊瑤十來歲來到台灣，平鑫濤二十出頭離鄉背景，眼望闊別近四十年的鄉土，平鑫濤掩不住心緒的錯綜難理，說那就是「近鄉情怯」。他們預計在大陸停留四個星期。

目前，正行走在大陸土地上的有小說家張大春與劇場工作者王墨林。而進行籌劃準備於九月赴大陸探親的還有六位詩人。

他們是洛夫、向明、辛鬱、商禽、張默與管管。據洛夫表示，這趟六人行首站在廣州，然後，分頭到各自的故里，行脚將落浙江、安徽、湖南、四川、青島等地。

汪笨湖鮮事

作家汪笨湖粉墨登場，與韓國女皇姜受延演床戲，不料一次就OK，汪笨湖連呼可惜。

汪笨湖在新片「落山風」中飾演姜受延的丈夫，有一場夫妻重逢的激情床戲。汪笨湖爲免穿幫，走遍大小商店，才找到厚實的棉質內褲。他並向專家討教如何避免在拍戲時，動了眞情，造成生理尷尬。

拍床戲時，汪笨湖特地穿上兩條內褲上陣，並儘量避免正眼瞧姜受延，不料，一次就拍妥了，汪笨湖來不及細品個中滋味，頗爲遺憾。但他逢人就誇姜受延絕對值得中影出十二萬美金邀請來台。

白先勇談大陸

作家白先勇，目前在香港接受「亞洲電視」記者訪問時，談及大陸之行的觀感不勝唏噓！

在螢光幕上出現的白先勇，對答如流，他儘量避免尖銳性的政治問題，可是在深入淺出的印證中，予人感受良深。

白先勇說：三十七年前，他是由上海到廣州，轉香港到台灣去。那個時候，雖在兵荒馬亂中，仍見到上海繁榮過廣州，廣州又繁榮過香港，香港又繁榮過台灣。

白先勇說，眞是「巧合」得很，去年他返大陸旅遊，是由台灣經香港，到廣州，再到上海，這次行程和當年離開大陸時，竟是風水輪流轉。台灣繁榮過香港，香港勝過廣州不知多少倍，而當年曾是十里洋場的上海，又比廣州更落後得多了！

白先勇的結語是：不管是廣州或上海，要趕上台灣和香港的社會繁榮，還有很遙遠的路程。言下之意，大陸的落後令人難以想像。

他還回答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記者問：若干年後，白先生身後的骨灰，希望安放何處？白先勇

毫不猶豫的回答：希望送回台灣去，長伴在父母坟墓的旁邊。

桂林向有山水甲天下之稱，白先勇是桂林人，其父親白崇禧是廣西名將，想不到這位將門之後的作家白先勇，回去大陸跑了一次之後，落葉歸根之念全消了，赤子心聲，不知蘊藏有多少大陸問題的答案。

遊園驚夢搬上大陸舞台

白先勇親自改編的舞台劇「遊園驚夢」首次搬上大陸的舞台，在廣州長城小劇首場，稍後將移師南方劇場演出十場。

「園遊驚夢」是白先勇「台北人」系列小說中的力作，是一編鄉愁濃郁解不開的作品。舞台劇「遊園驚夢」，亦由白先勇親自改編，八二年在台北首演時，力邀盧燕出飾錢夫人，曾造成轟動。

這次在廣州的演出，由廣州話劇團藝術總監胡偉民導演，上海昆劇團團長華文漪演錢夫人，廣東省話劇院藝術指導姚錫娟演竇夫人。胡導演稱，此次演出是集上海、廣東的文藝精英。他並透露，若演出成功，將到上海、北京、甚至香港巡迴演出。

諾貝爾獎金提高一成五

瑞典諾貝爾獎基金會表示，該基金會將把諾貝爾獎獎金提高為二百五十萬克朗（四十二萬八千美元），增幅百分之十五。

去年的諾貝爾獎獎金為一百一十七萬五千克朗（卅六萬二千美元），比一九八六年增加百分之八。

諾貝爾獎基金會執行長拉邁爾同時表示，基金會資產去年獲利空前，總額已由八億一千六百萬克朗增為十三億克朗，增加百分之廿九。

拉邁爾告訴記者，基金會資產激增，主要是因為基金會所屬不動產公司股票去年年底在斯德哥爾摩證券交易所上市。

瑞典諾貝爾獎基金會負責管理支付文學獎、物理獎、化學獎和醫學獎獎金的捐款。諾貝爾每年十二月十日頒獎，獎金則根據當天的滙率折算，發給得獎人指定的貨幣。如果某項得獎人不止一人，獎金由所有得獎人均分。



假期・羅門

——同蓉子旅遊南部

被風揑住的那輛特快車
　　刀般
將大地破成一隻水蜜桃
淌甜美的汁在風景裏
開麥拉的彩色軟片
是一條被陽光引向南方的花園路
眼睛走深了
雲朵與楓林也望成昔日的白紗與紅氈
　　來啦
數百哩長的那條錄音帶
繞著車輪轉　繞著旋轉的風景轉
海天的藍色的語言
山林的綠色的廻音
還有妻子的笑　將整張臉
　　笑成豐年裏的田園
還有鳥與遠方
　　在車窗外說出了旅行的樣子

《名家名句》 ●插畫／張鼎釧

顏元叔



我常常覺得釋迦牟尼這個人太可怕了，放著好好的家庭生活不過，偏偏跑到菩提樹下打什麼坐，然後就這樣六親不認地走了。在我看來，他的基本人生哲學，就是不追求舒適，要追求事功。讓生命爲事功支付，以生命換取成就。

——摘自「成就與舒適」

《名家名句》

張曉風



唉，所有好心的神仙啊，此生此世，如果我能住到一個地方，其地址竟可以簡簡單單的只是「湖畔」、「河邊」或「澗旁」，即使作夢，也會笑醒啊！

——摘自「給我一滴水」

《名家名句》

柏　楊



天終於亮了，馬幫進入峽谷，那微弱的太陽無力的咬著高矗天際的峯頭，谷底比午夜似乎還要寒冷，除了馬蹄之外，沒有別的聲音。

——摘自「峽谷」

《名家名句》

朱西寧



男歡女愛本是無常，熱戀中可以廢寢忘食，男的廢耕，女的廢織，爲人生之至美；然而總不長久，長久了亦萬無生理。故須繼之以婚姻，期其天長地久。

——摘自「情話」

《名家名句》

李昂



如果說的是一生一世，愛情輸贏的定義應該是誰有了誰一生一世——心靈上與實際在一起。

短暫的激情，終究是抵不住彼此長相廝守的一份感情的。

因而我想祝福的是：有情人長成眷屬。

——摘自「情話」

《名家名句》

林海音



窗外很明亮，乾禿的樹枝上落著幾隻不怕冷的小鳥。我在想，什麼時候這樹上才能長滿葉子呢？

這是我們在北京過的第一個冬天。

——摘自「城南舊事」

不是「情書」

文／張放

小時候，我曾幫別人寫過「情書」，雖然我的動機純正，但是每逢想起這件糗事，我總感到丟人現眼，面孔和耳根也會發熱。那時住在濟南正覺寺街，隔壁是一間饅頭舖，每天清晨，我總要去買兩個剛出籠的饅頭，用白毛巾包起來塞進書包，作爲我的早點與午餐。饅頭舖的掌櫃的兒子小龍，英俊魁梧，秉性忠厚，他會揉麪、加酵粉、蒸饅頭，十八、九歲年紀，却發育得像一個大男人一樣。

小龍的彈珠彈得很棒，每當鄰居小孩聚在一起賭彈珠，只要有小龍走過來，大伙兒都用畏懼的眼光看他；如果他掏口袋摸出小玻璃彈珠，向那用粉筆劃的長方格一放，其他小孩一個個收回自己的彈珠再拍拍粘滿塵土的屁股，就向家走。這時小龍帶着失望的神情，嘟嚕着說：「幹嘛走得那麼快？難道我的彈珠是假的？難道我是賴毛？……」

小龍是我們街上的著名的「天大王」，「點」，百發百中。你在濟南南關一帶打聽一下，誰不知

道「天大王」？他的聲望在小孩兒心目中，比當時山東省長唐仰杜還有名。

小龍時常挨父親的毒打，每逢他被打得鬼哭狼嚎時，我總是故意跑到隔壁去買饅頭，藉以壓抑他父親的怒火。後來，小龍讀到小學三年級，不幸他母親病故，從此小龍輟學幫父親蒸饅頭，而且他再也不玩彈珠了，套用他的話說：「沒有媽的小孩長得快，我現在是大人了。」

那時我家經濟情況很壞，時常沒錢買饅頭。小龍很講義氣，只要他父親不在旁邊，他總是慷慨地說：「你儘管來拿饃饃吧，有了錢再還我，沒關係。」我曾暗自發下誓願，他日長大以後，若是混上一官半職，我一定把小龍哥接到衙門作總務處長，兼管伙房。不過這誓願一直隱藏心底，始終沒有告訴小龍哥。

春節放假，小龍哥帶我去趵突泉喝豆腐腦，繞到勸案商場聽相聲。回家路上，小龍哥愁眉苦臉，好像有什麼心事。經不住我的盤問，他才把心事嘔吐出來。原來他最近認識了一個姑娘，人家待他還不錯，一連寫了兩封情書，但他却寫不出動人的詞句來，打動對方的心。我聽了舉起小手朝胸口一拍，「這件事兒包在我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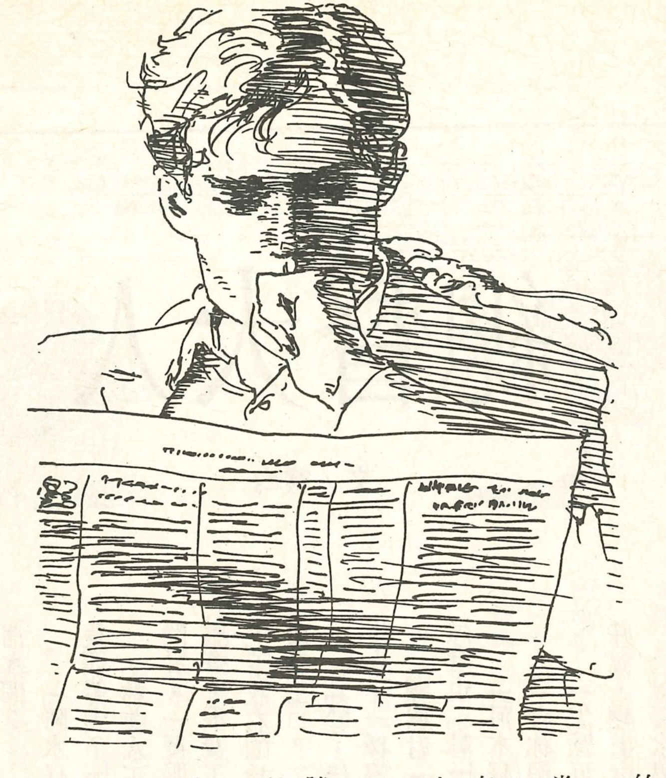
「你談過戀愛？」他喫一驚，停住脚步問道。

「沒有啊。」

「那你怎麼懂得寫情書？」他顯然有些失望起來。

那時我小學尚未畢業，但已看過張恨水的「金粉世家」、「美人恩」，還有巴金的「家」，朦朦朧朧，我似乎也懂得一點男女之間的幽情秘事。我當即繞到街上一家書店，買了一册「實用白話男女情書大全」，悄悄帶回家中。晚上，我倆先將攻畫計劃作了初步討論，我再回去等母親熟睡之後，獨自捻亮了美孚牌煤油燈，翻出新買的「情書大全」，再湊和一點文藝小說上的詩情畫意的詞句，終於完成了一封「情書」。

果然，這封沒有經驗的編造出來的「情書」，竟然發生異想不到的效果，那位樸素的健美的女工人，竟然受了虛偽的宣傳上的欺騙，對大龍突然熱情起來。有時，每個禮拜收到她的信。可是，大龍和我內心並不驚喜，因為大龍深怕有一天拆穿底牌，弄得不歡而散；我發愁的則是東抄西湊，等到「情書大全」的詞藻用盡，我怎麼能繼續寫下去？



這件往事到此為止，我再也無法寫下去了。因為不久我全家離開濟南，從此隔絕了往來，小龍哥的戀愛情況，猶如過眼雲烟，隨風飄向茫漠的遠方。後來年事日久，我竟然摸索學習寫作起來。這是當初作夢也未料到的事。

那是風沙料峭的冬天，濟南市中小學生齊聚濟南飛機場，歡迎「汪主席」。在一片旗海與歡呼聲中，汪兆銘步下機艙，鑽進黑色的轎車，穿過人群，朝着市區疾馳而去。我聽老師講他年輕時刺攝政王的悲壯事蹟，非常感動。正由於汪某當時熱血沸騰，才會寫成感人的詩稿：「慷慨歌燕市，從戎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後來，我逐漸明白過來，我不曾交過女友，更無戀愛經過，只抄襲那些「情書大全」上的陳詞爛調，怎會贏得女人的芳心？我繼而連想起辛亥革命前夜，汪兆銘、胡漢民、馬君武、蘇曼殊、葉楚傖那些詩情洋溢的文人，創立「南社」，鼓吹革命，寫出不少優美的詩篇。可是清廷推翻，民國成立，這些「南社」詩人，却有的當了漢奸，有的作了和尚，有的戴上烏紗帽，當年那股激昂的氣勢。逐漸消散，所以再也寫不出感人的作品了。

總督大人

文／靈均

當公佈欄貼出員工職務薪等表時，賴招財拉着林清水問：

「阿水仔，什麼叫做二等工務員？到底二等大還是四等大？」

林清水正在找尋自己的名字，沒有理會賴招財的問話。一雙眼細瞇着從頭到尾。電腦打出來的字細小整齊，很費了一番眼力才看到自己的薪等。然後，又上下左右的比較了幾個和自己同一工作的人，不覺得罵了出口。

「幹，伊娘的，幹了將近三十年，跟剛進來的後生小子一樣等級，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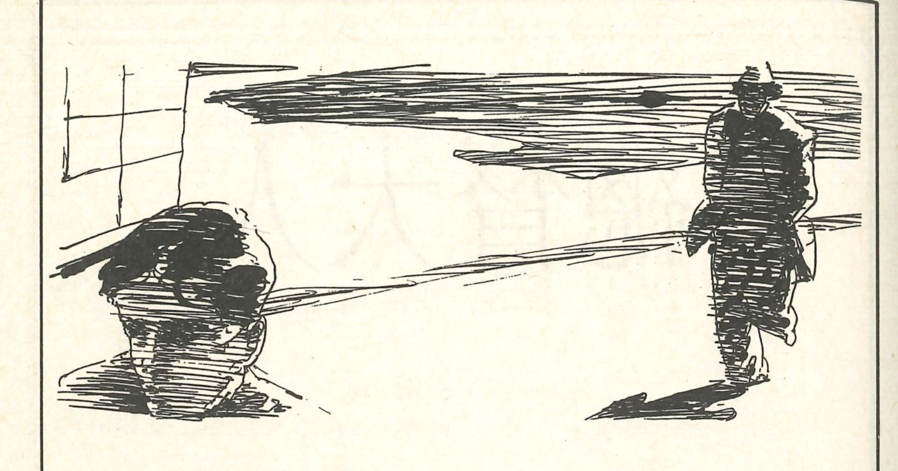
賴招財一臉迷惑。阿水仔一向謙和溫順的，今天怎麼也「幹」起人來了？他拍拍阿水仔的手臂：

「阿水仔，你是幾等？是二等大還是四等大？」

「大你個頭，憨仔，咱們被別人耍啦！」

「怎麼可能？難道全廠的人都不知道嗎？我阿財好騙，難道你阿水仔也那麼好騙？見笑！」

林清水憤忿的甩開賴招財的手，大踏步的衝進廠



長辦公室，氣勢洶洶的嚷着：

「幹伊娘！誰出的餿主意？絕子絕孫！有種的站出來。」

霎時，整個辦公室的人全都停下手上的工作，除了電腦主機有節奏的嘟嘟聲外，沒有人吭氣。

「幹，敢做不敢當，王八蛋！」

林清水一面罵，一面用眼睛逡巡那個「總督」大人。

「總督」大人虎地一下子從座椅上跳了起來：

「林清水，辦公時間，什麼人叫你來撒野？快，回到生產線上工作。」

「幹伊娘，老子作事一向不要別人指使，老子今天不但要罵人還要揍人！」

「你要揍誰？」

「老子就要揍你這個絕子絕孫的王八蛋。」

林清水一邊說，腳步一邊欺近「總督」大人。

「丁長明，快叫警衛把這個傢伙抓起來！」

「報告總督，警衛的責任是看守大門及貨物驗收，抓人的事在新發布的職務薪等表上沒有記載……」

總督大人

「混蛋，這是什麼時候，還跟我耍嘴皮子！」「總督」大人恨聲斥道。

「阿水仔，有話好說，快回去工作。」廠務助理高大元推推拉拉的站在林清水與「總督」大人之間，想做個和事佬。

「阿水仔，別衝動，想一想你還有妻兒老小要養，何必呢？」高大元擠擠眼睛，示意林清水快走。

「老高，翻出人事法規，我要重重辦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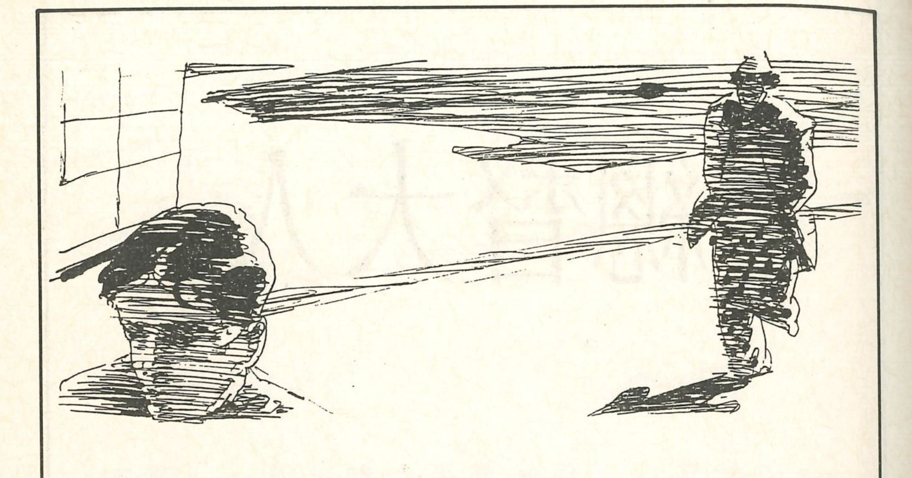
「總督，大人不記小人過，算啦！」高大元說。

「不行，今天不辦人那還得了？以後我還要不要辦公啊？董事長交代……」

「總督？狗屁的總督，不怕死就過來！」林清水挑釁的叫嚷着。窗外，圍了一圈的人，一個個伸着頭，看熱鬧。有幾個平素就受不了「總督」大人氣燄的，更起鬨的嚷着：「阿水仔打，打！」也有幾個是「總督」大人精心提拔的「才俊」悄悄的通知廠長。

不一會，廠長來了，

「阿水仔不可無禮，先去工作，有事下班後再談



，我在辦公室等你。」

廠長連推帶拍的把林清水推出辦公室，對着那些看熱鬧的揮揮手。

「去，去工作。」

一場火爆的紛爭在大夥失望中消散。

但是，「總督」大人心中正冒着熊熊的烈火。

本來，×華紡織染整公司的工人是十分溫馴的，從來不曉得爭取「權益」。而×華的老老闆待工人亦十分厚道。只是因爲外銷受到限制，台幣又不斷升值，公司利潤愈來愈少，老闆爲了整頓公司財務，新闢市場，於是接納兒子的意見，將公司改組。老闆的名字變更爲老闆兒子的名字，老老闆宣布退休。

自從換了老闆後，公司立刻買進所謂的先進設備—電腦，然後，聘了一位「總督」裘剛忠，在裘「總督」的積極改革下，人事大幅更動，一些從少年時代由學徒做起的老師傅一個個被辭退。那些跟從老廠長創業的「元老」，所剩無幾，林清水、賴阿財、高大元，丁長明是碩果僅存的少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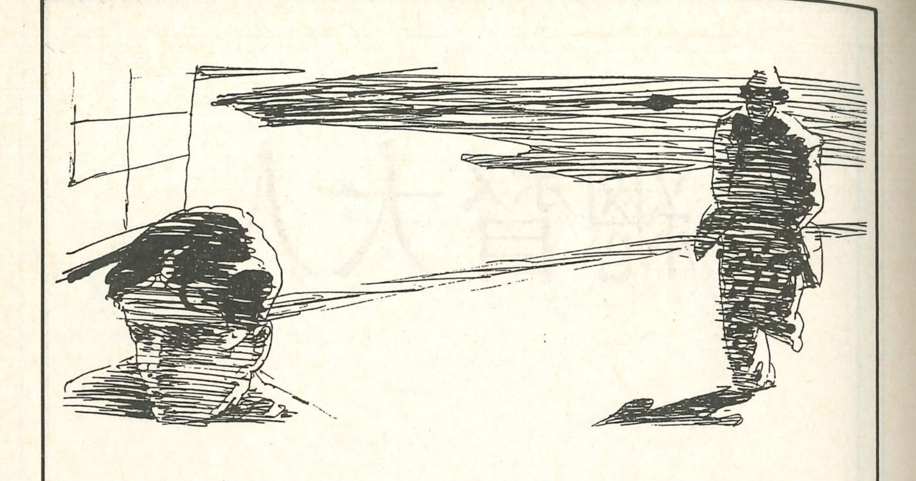
總督大人

裘剛忠一上任，便召集全廠員工，宣布自己「總督」的身分，以及對員工的要求。這些工人平日只知道工作，月底等着拿錢，沒有誰會在意「總督」是幹什麼的。大家見到他，也只會以看「少年仔」的心態與眼神和他點點頭，即使打招呼，也只笑笑，逼不得已，有事情要接洽，也只喊他「裘先生」，從沒有那個喊他「總督」！

裘剛忠十分介意，因此，每有工人喊他「裘先生」，必定立刻糾正，同時，爲了使工人知道「總督」的權威，他甚至對這些純樸的工人說：「總督是連廠長都可以管的」，這句話傳到廠長耳朵裡，引起廠長心生不滿。但是，廠長却從不將這份不滿顯露出來。

「裘總督」對自己的處境十分清楚，爲了樹立自己威信及建立自己的班底，他藉故辭退一批工人，然後引進自己的「班底」，又積極在現有員工中調升平日巴結阿諛者擔任領班，於是，安分的工人有意見了。

最初，裘「總督」買電腦，就有人反對，因爲裘



「總督」說一台電腦的功能抵得過一百個工人。大夥怕失業，紛紛反對。老闆召集大家講話，說明電腦時代的來臨，光靠人工是無法生存的實況。但老闆也保證，電腦啓用後，絕不裁員，也不減薪，希望大家安心工作。於是騷動的情緒平復了。

電腦開始啓用後，大家抱着排斥與好奇的心理，既不合作也不支持。裘「總督」把林清水他們這些「元老」叫到會議室「協商」，要求他們帶頭支持廠方政策，並答允他們暗中加薪。因此，林清水他們一反平常，竭力鼓吹同仁不要排斥電腦。

也許是電腦是說英文的，聽不懂閩南語，有一個時期，工務室開出工令是要斜紋料，在電腦操作下却出現了平布，而且經緯線的紗數與訂單不符，一大批製成品全成了廢料。

廠長指着這批不能送驗又不能賣的廢料：

「裘總督，人工操作就不會出這個紕漏了，即使發現錯誤，只要有經驗老師傅在機器上調整一下，便不會有這麼多廢料了，您看，這些布賣給誰，誰都不

總督大人

會要……」

「好了，別說了，我一定要查清楚毛病出在那裏，你只要管好你的事，別的不是你管的你少插嘴。」

說完，「總督」大人一臉不悅的走進電腦指控室。

「小胡，把那份製程指令調出來給我！」

「報告總督，您要的是哪一份指令啊？」小胡一臉媚笑的湊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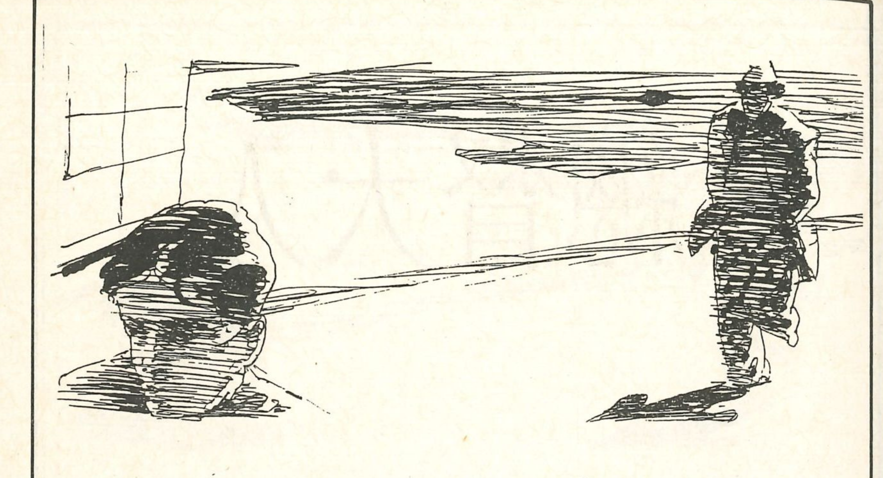
「就是那份斜紋布變平布的。」

「喔，馬上調。您稍等。」小胡狗顛屁股的去翻資料櫃。

「喏，在這兒。請您過目。」

袤「總督」拿着工令邊與手中的製程指令比對。愈往下看，眉頭愈鎖得緊，再看到指令員的簽章，心中不禁罵了一聲「他媽的，倒楣。」然後一句話不說，便拿著指令走了。

「總督，總督……」小胡追着喊。可是，「總督」大人恍若未聞。小胡只得頹然的回到指控室。



依規定，製品完成後，所有指令在總工程師簽字歸檔後，未奉總工程師核准是不可外借的。小胡明知「總督」大人的舉動不合規定，但是又能如何？只希望「總督」大人趕快把指令還來。然而，這份小小的心願落空了。直到下班，「總督」仍未把指令送還指控室。

小胡帶着一顆忐忑的心，敲了敲總工程師辦公室的門。

「進來！」總工程師以一慣低沉威嚴的嗓音應着。

小胡囁囁嚅嚅的把事情經過說了一遍。總工程師聽着却一點也不覺得驚訝，最後，他對小胡說：

「指令員簽章欄是誰簽的字，你有印象嗎？」

「是孟晴茗。」

「好，你沒事了，我完全了解了。」

出了這麼大的紕漏，當然要檢討，在會議中，老闆質問廠長：

「公司自成立三十年以來，從來沒有發生這種事

總督大人

，廠長請你解釋。」

「報告董事長，這件事要問裘總督，本人只是奉命行事，」廠長慢吞吞的說。

「你？你……，好吧，裘剛忠，你說說看，毛病在那裡？」

「報告董事長，指令沒問題，我判斷，這是工程師的責任。」

「總工程師，請你說明。」老闆臉上怒意已生。

總工程師不慌不忙的打開講義夾，將整個過程中所有的電腦指令、工令及工作進度表一一陳列在老闆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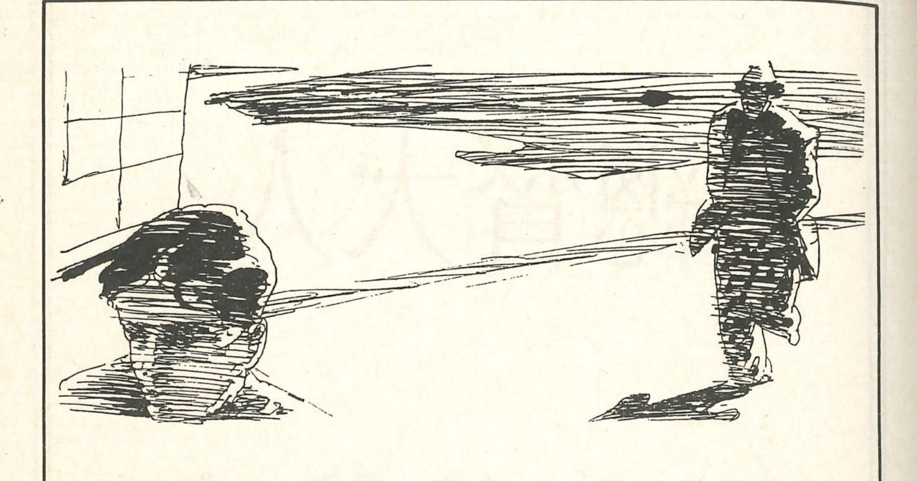
「報告董事長，除了第二號指令外，所有資料完全……」

「第二號指令到那裡去了？」

「據指控室資料員胡振華說被裘剛忠拿去了。」

「胡說，我拿那玩意幹嘛？」「總督」大人像被蜂螫了一樣，猛的站了起來，吼道。

「我早已影印了一份留底，請過目。」



老闆看了看裘剛忠，又看了看那份影印的指令。

「總工程師，你看，問題就出在第二號指令上，是嗎？」

「沒錯！」

「既然發現，爲什麼不下令停機？」

「報告董事長，我找到負責操作的領班伍熙明，他說沒有裘剛忠的命令，他不能停機。」

「這是什麼話？工人不聽總工程師指揮那工作怎麼做得好？這是誰規定的？廠長，你說說看！」老闆十分憤怒的指着廠長，大聲喝問。

「報告董事長，這是裘總督規定的。他說是奉您的指示，甚至連我都在他管轄之下……」廠長平靜的說着。

「裘剛忠，你來解釋。」

「報告董事長，我這樣做是爲公司好，一方面建立管理制度，另方面建立管理權威……」

「總督」大人滔滔的說着，老闆的眼睛仍在那份影印的指令上逡巡着，突然，他揮手示意裘剛忠停止

總督大人

。

「孟晴茗不是你的太太嗎？她什麼時候進公司的？」

「半年前。」裘剛忠尷尬的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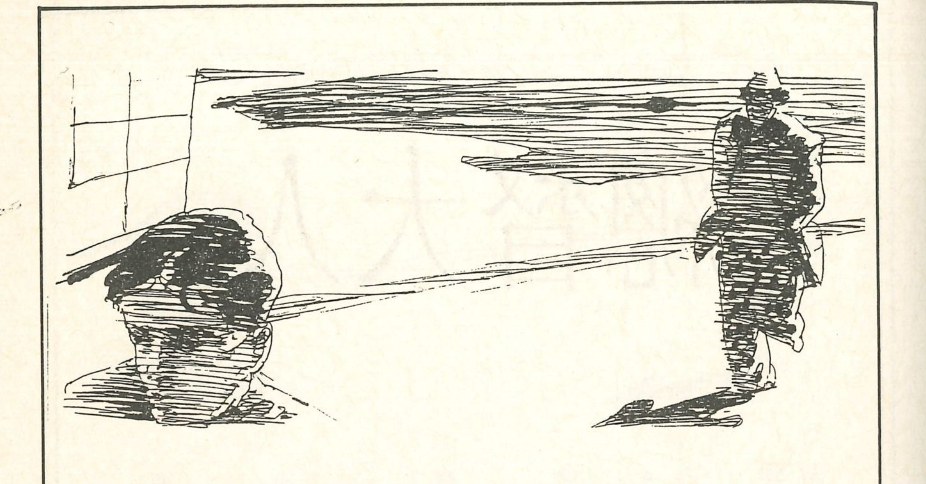
「唔，跟電腦差不多時候。哦，我想起來了，上次到美國矽谷參觀名單中怎麼沒有她？她也沒有參加講習？」

「報告董事長。去矽谷參觀名單是總工程師決定的，小孟沒有去成，也沒有參加講習。」「總督」大人聲音中帶着恨意。

「沒參加講習，怎麼可以簽指令？」

「報告董事長，這是伍領班奉裘總督指示交給孟晴茗的。」廠長在一旁說明。

「總督」大人原以爲這場會他可以和以往一樣，縱橫全場，老闆言聽計從。誰知，冒出那份倒楣的影印指令，再加上素來對廠長較少防備，這一跤可跌得不輕。他那一雙眼睛，射出像毒蛇噬物的光芒，盯着廠長在看，恨不得把廠長一口吞了。



「自現在起，總工程師你要隨時留意生產過程；廠長，你也要弄清楚工務上的事，連我都要聽總工程師的，告訴所有工人，開機、停機、上料、抽驗、品管，一律以總工程師開出的工令爲主，至於裘剛忠，你「總督」是督導工人工作勤惰、有無浪費等，其他的事，仍然要尊重廠長、總工程師的意見。」

一散會，沒多久，大家都知道「總督」大人失勢了。

下班時，林清水到了廠長室，提到工人職務薪等問題，廠長安慰他，不要急，一步步改善。並交代他，沒事多看看有關電腦操作的資料，更要研究有關程式設計的書籍。阿水仔本來就很謙順，廠長如此說，他一肚皮氣也就消了。

剛跨進車棚，卻看到小胡與「總督」夫人熱吻的鏡頭，嚇得阿水仔拔腿就跑。他知道，看到這種事準定要倒楣。於是他靈機一動，立刻停在牆角，拉開褲子拉鏈裝做解小便。這兩人聽到脚步聲，立刻分開，孟晴茗若無其事的走了出來，四下看看，除了阿水仔

總督大人

在撒野尿外，闃無一人，又踅回車棚。

第二天，公佈欄發布：

林清水隨地便尿，破壞環境衛生，扣罰工資五百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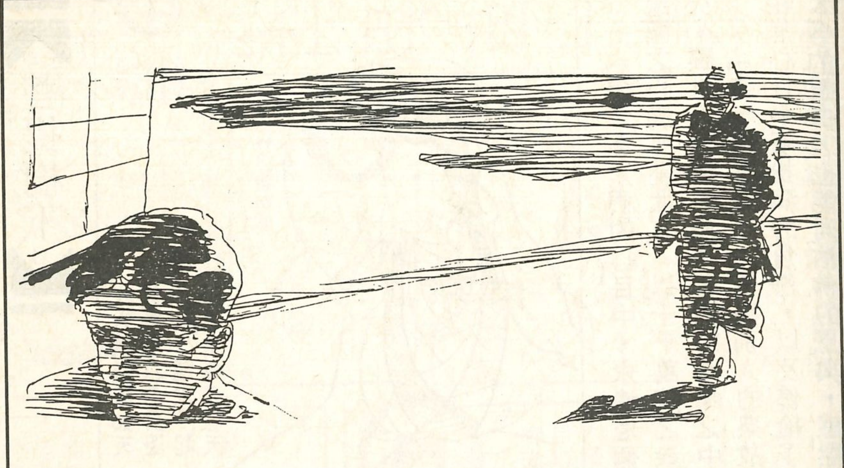
另一欄則是：

胡振華不依規定保管指令檔案，着予開除。

丁長明早就知道小胡和「總督」大人的老婆有一腿，那天特地帶着「總督」去巡察環境衛生，故意把他帶到接近車棚的地方，剛好，阿水仔已尿完，正在拉拉鏈。丁長明去指斥阿水仔，「總督」似乎看見自己的老婆轉身進了車棚，便跟了過去，親眼目睹了一切。

現在，大家又恢復往常的馴順。老資格的工人，又恢復了以往的評等，公司不但生產布料，而且，聽總工程師說，部分廠房半自動機器要賣到新興國家去，騰出的廠房要改成成衣部，專門生產運動衣。

那批「總督」大人提升上來的領班對這些事全然不懂，一個個都調到成衣部由養成工做起。有些人無



法接受這個事實而辭職，所謂的「總督」班底已呈瓦解狀。

至於「總督」大人開革了胡振華之後，小胡常常打電話來騷擾他，更把自己和孟晴茗的穢史到處宣揚。而今，再也沒有誰會正眼瞧一下「總督」大人了。「總督」大人的氣焰，要辦人的威風，全在孟晴茗給他戴上的那頂帽子下，蕩然無存！

倒是孟晴茗，仍是一派我行我素，偶爾亦自誇：

「兩江總督、兩廣總督，是清朝的大官，沒啥稀奇！我不也是『總督』夫人嗎？」

有人把這話說給「總督」大人聽，「總督」大人一臉苦笑，同時，十分客氣的拍着對方的肩膀：

「老師傅，拜託，拜託，以後不要再叫我總督行不行？」

儘管他再三拜託，但是，工人們仍是喊他「總督」大人，只是，誰都聽得出來，這「總督」意味着輕蔑與嘲弄！

啊！「總督大人」！

菩提樹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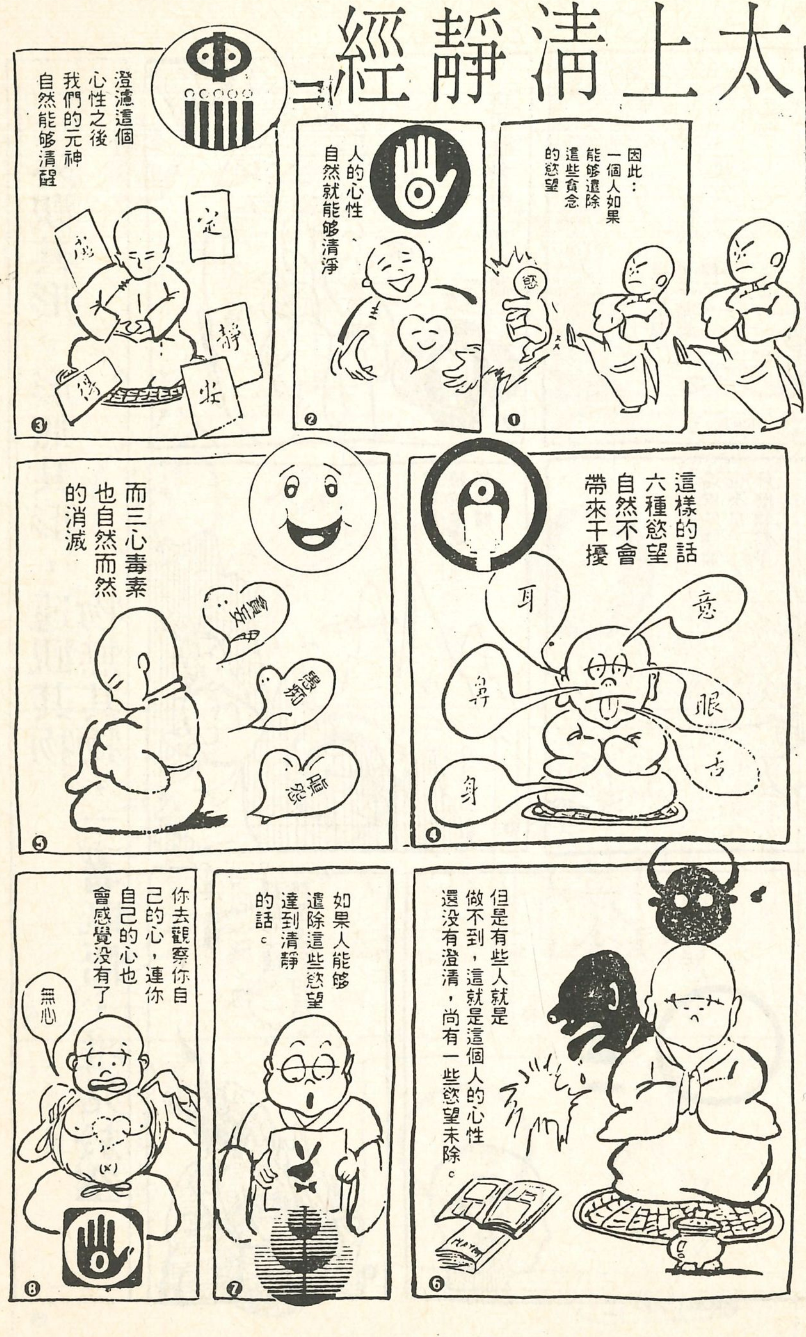
公開園地
歡迎賜稿

「佛」在人們的心目中，永遠是個崇高無上的偶像，祂是慈悲為懷、悲天憫人的表徵，祂以無盡遼濶之心胸博愛世人，以千千萬萬之衆生疾苦為憂患，於是發大誓宏願廣渡無數衆生，拯救衆生於水火，讓世人沐浴在佛光普照的餘暉之中。

「佛」燃燒自己，照亮別人的典故不勝枚擧，對「佛」我們不能有絲毫的冒瀆，現在就請您把佛在您心目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佛給予您在人生的影響，以及您學佛以來的觀感寫出來寄給我們，讓本刊的讀者，也能同沾佛的恩典，感謝您的慈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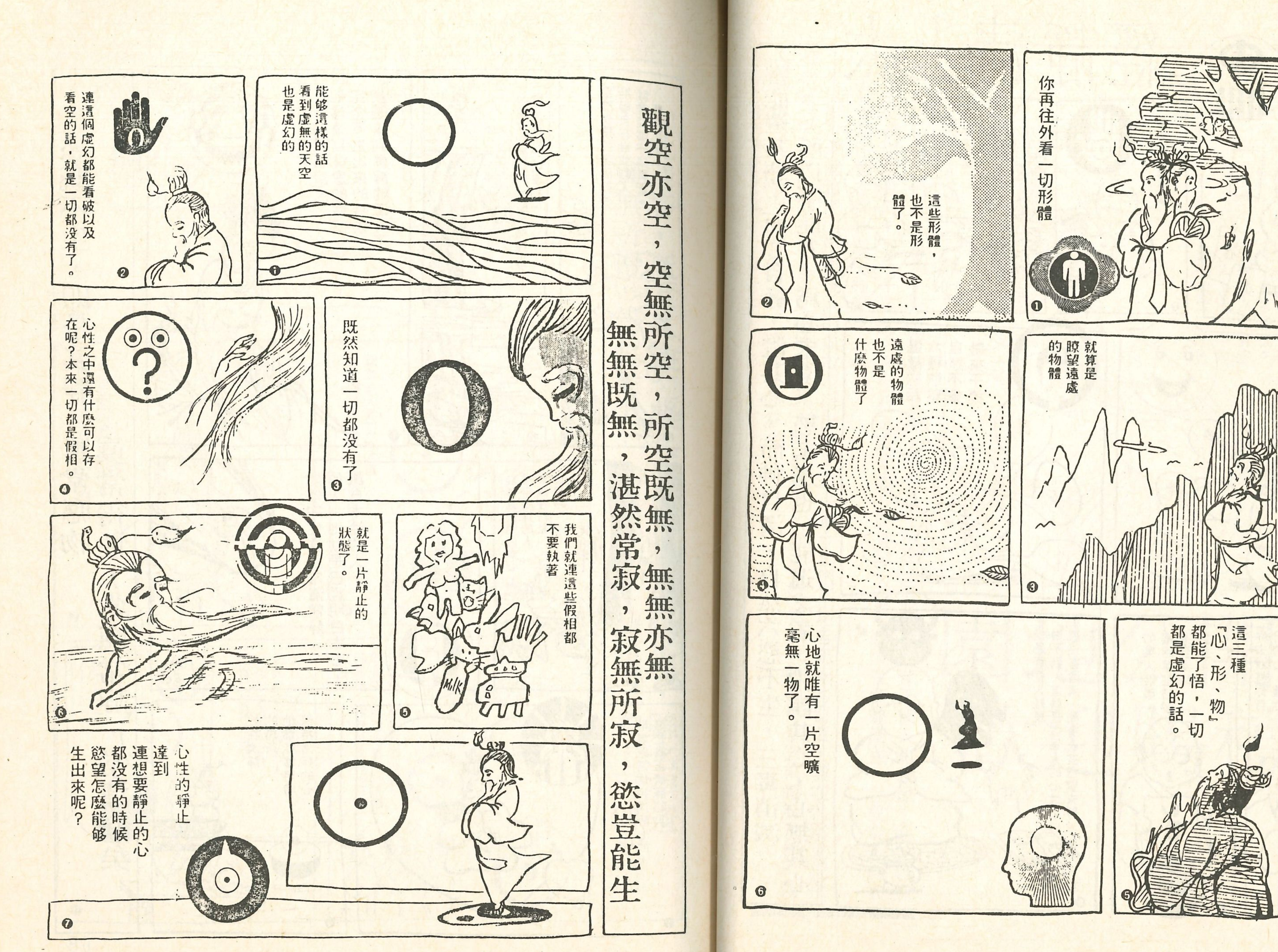
太上清靜經

常能遣其慾，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慾不生，三毒消滅，所以不能者，為心未澄，慾未遣也，能遣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



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唯見於空

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慾豈能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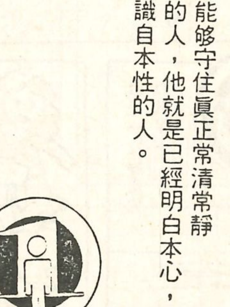
慾既不生，即是眞靜，眞常應物，眞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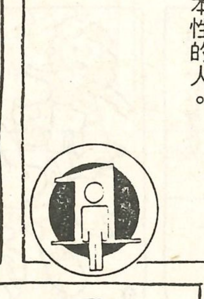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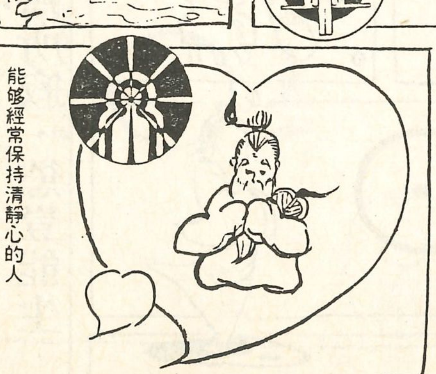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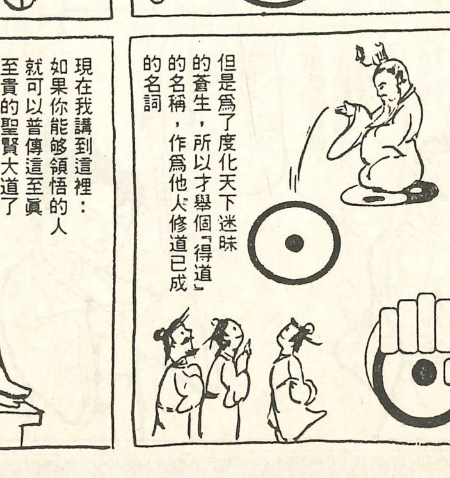



如此清靜，漸入眞道，既入眞道，名爲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爲化衆生，名爲得道，能悟之者，可傳聖道

達到眞正清靜之人
就是已經漸漸邁入
眞正的大道了；









老君曰：上士無爭，下士好爭
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著之者，不明道德



理天

道

家鄉

道者路也 回鄉之徑

菩提樹下

仁者樂山

懷恩居士

達於事理，周流無滯的知者，有似潺潺流動的水；安於義理，厚重不遷的仁者，有似一座安靜的山。

　中學時代，自從讀過「知者樂水，仁者樂山」之後，就常勉勵自己多接近山水，以薰陶知者仁者偉大的胸懷。直到與佛結緣以後，才頓悟到這其中隱藏著很深的修道功夫。

　對一個修道者而言，他的心境應如同流水一般，不論處在任何環境之下，都能承受包容、守住本分、堅定不移地走向目的地。即使偶爾遭遇逆境，也會忍辱負重，發揮大無畏之精神，煎熬到逆境過後，恢復平常心。

　而修行之道念，更應像一座高山那般，雖經風暴雨摧擊，也毫無退卻之意，道心始終如一，如此必能達到無上之修爲。

　所謂「眞道必有考」，凡我同修在修道的過程中，必會經歷各種阻礙和考驗，但如果時時能保有「穩若泰山」的意志和「靜如止水」的胸襟，則成道有餘也！



菩提樹下

佛在我心中

文／離塵居士



佛在遠山莫遠求，靈山祇在自心頭
人人有個靈山塔，好在靈山塔下修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從佛寺、廟宇或古聖仙佛留傳後世的經典，以及電視影片中，經常可以耳聞或看見這幾句詩，到底這幾句詩，隱藏著何種深奧的禪理？

「佛在靈山莫遠求」，其實這裏所指的「佛」，並非是已證無上菩提正等正覺的佛，而是指自性佛而言，所謂自性（註①）即是我們的良心本性，在聖不增，在凡不減的佛性，而這個佛性就在我們自己身上；靈山是指鼻樑上方的某一個部位，那裏住著一位眞正的佛，佛既然住在我們身上，那我們又何須向外去求神問佛？

舉例來說：每次我們燃香禮拜仙佛、祖先時，是否先往自己的臉上拜，爾後再拜出去？由這一點我們就可以得到證明「那裏」的確住著一尊佛，所以，欲拜外界的神佛，不如先敬拜自己的「自性佛」，以圓明自性，自性大放光明，自然就能大發宏願，普渡衆生；既然人人皆有靈山塔，那何不在自己的靈山塔下修行呢？

談到這裏，我們還必須了解到底是在「修」什麼？那當然是在修「心」，如果能把這個「心」修持到明心見性，自然就達到正等正覺佛的境界了，所以說：心即是佛，佛即是心。

註①：自性，在佛家言「金剛體」，乃是不壞之身，而一般人指「我」是指肉身，肉身終有毀滅的一天，那是假的「我」，而眞正的「我」，即指自性，自性在人死後會離開肉身到另一個世界，自性是永遠不滅的；所以，人行功德或造罪業，皆由自性承擔，故自性未來是上天堂或下地獄，只有靠肉身表現了。

學佛與修行

●黃培鈺博士主講

黃培鈺博士簡介：
●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
●孔孟聖道雜誌社發行人
●研究佛學近二十年
●曾用英文、西班牙文到十五個國家演講「孔孟聖道」
●應邀國際獅子會、南山人壽演講「儒道理學」

釋迦牟尼佛是一位道證正等正覺的天人師。佛陀以天縱的智慧及精誠的修行而洞悉人生，解脫人生一切困厄，能以大慈大悲的佛心而教化有緣衆生，使人明白人生的無常、人心的無明、佛法的無住。祂並且闡示四聖諦—苦、集、滅、道而普化世人明白人生有無窮煩惱，生、老、病、死四大苦。人生的諸多苦厄都是其來必有自，有自必有因，因緣會合，苦厄叢生。一切萬法是無常的，萬法有生必有滅，有起必有止。佛道就是可使煩惱止息、苦厄斷滅的眞理。修行佛道的方

法就佛法，佛法是以人生爲道場，以世間爲環境，以佛心爲自然原理，以人身言行爲表象，教使世人能臻達內外修行的合一，內而常以自性說法而精進，外而恒能佛光普照而佈施，究竟成道成佛，吾人既然知道釋迦牟尼佛的偉大，悟明佛道是眞理、體知佛法是寶筏，就應當尊敬和效法佛陀，必然誠求佛道，行持當然要率依佛法。世人若眞能明白苦集滅道四大聖諦，若眞有誠心解脫人生苦厄，那麼在吾人一生中，學佛和修行是天經地義的聖職。

人的佛性在聖不增，在凡不滅。佛性是自然、自有、自在的本性。人人的佛性是十方平等的。因爲衆生皆有佛性，人人皆有學佛的天賦權利，人人皆有成佛的可能成就。只要有誠心，學佛就是造就人生的基本功課，修行佛法就是成佛的梯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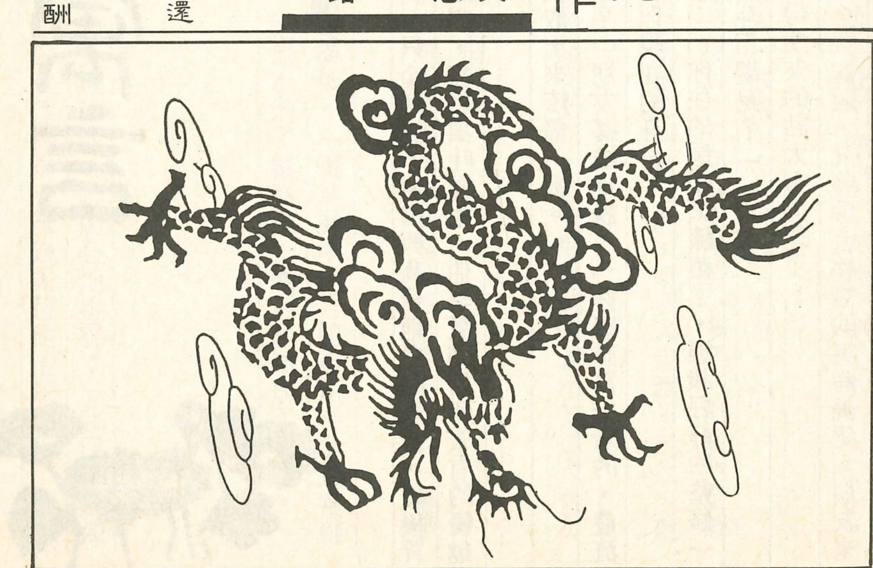
學佛就是研究並探知佛陀教示佛學的歷史淵源和背景，敬仰佛陀的偉大人格和成就，並誠心修行佛陀所惠示的佛學要義。學佛是必須有一定的程序，也就是說學佛要依照戒、定、慧三學，依次修學，有戒而能定，有定而生慧，終久能戒、定、慧三法要相輔相成而融合不分，戒、定、慧三法要的一貫而合一就是無上佛法的成就。學佛在時間上來說是時刻精進的，不可或有懈怠，當然也不可半途而廢的。若是學佛不能有始有終，那麼想解脫人生苦厄，止息人事煩惱是絕對不可能的，要想成道成佛更是緣木求魚了。人人常云：「學佛一年，佛在眼前；學佛兩年，佛在大殿；學佛三年，佛在天邊。」這句話就在警示我們學佛要精進不已，要自強不息，不可虎頭蛇尾，不可中途頹廢。在空間上來說，學佛是不受任何地點所限制的，佛道普在，佛法處處皆通。佛法不分南北，學佛當然不分地域。誠心學佛，三界十方皆道場。佛法無邊，學佛者當然處處是南海。學佛者，若

是受時空所拘限、被自私心所蒙蔽，大談遑論修道學佛，又有何益矣。

學佛，必須以修行爲功課。有眞正的依佛法修行，才能有眞正的持守佛道。修行，就是以佛陀教義而精進造化自己，改良自己的行爲，善化自己的氣質，提昇自己的生活情趣，進而以君子成人之美的心願及態度及以三施（財施、法施、無畏施）並行而濟人淑世。

學佛而修行，一方面可斷滅苦厄因果，一方面亦可造就蓮台聖果。在修行的諸多過程上，佛法教義可惠使我們洞悉人生，可教使我們有達觀的理念，更可勉成我們解脫苦海，遂成佛果。所以修行是人生中的第一光榮大事。信仰宗教或研究佛學而不眞實修行，只是能種些善因或明白佛學知識，但是却無法眞正得到佛法的化育，也無法得到佛法的惠益，更無法得證佛道而成佛。修行在消極方面來說，只是斷惡因滅苦果；在積極方面來說就是廣造福田、廣結善緣、己成成人、化人間爲天堂，化東土爲西方。知道以佛學而眞正依佛法修行的人就是光明的善士仁人。

學佛是志向，修行是實踐志向的表現。知學佛是善知識，知修行是菩薩行。善知識和菩薩行的一貫合一就是知行合一的成就，也就是仁的眞諦。學佛和修行是同一而密不可分的。學佛，修行才能正確，修行才有究竟、有意義。修行才能實踐學佛的宗旨要義及完成學佛的目的。學佛和修行同是我們人生的殊勝功課。人人能誠心學佛及修行，則可日漸滅無明，漸入光明樂土。精進不已、勤勉不怠，學佛必然成佛，修行當然成道。由此可知，學佛和修行在人生的生活情境上，可教使我們遠離顚倒妄想，可惠使我們脫離悲哀痛苦；在人生究竟上，可勉使我們恒常持守佛心而永成佛道。



人生寓言

小偷

●辛果

有個人在路上拾到一只金烟斗，他高興萬分地拿回家去。然後買了最高級的烟絲抽了起來，在呑雲吐霧中，他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優越感。

有朋友來訪，他便取出來炫耀一番。

「你什麼時候發了？」朋友揶揄地說：「你應該買好看的，最流行的衣服來穿，才配合你現在的身份。」

又有些朋友告訴他：「你住的房子太陳舊了，應該好好的整修一番，否則它怎能和金烟斗相襯呢？」

這個左思右想，覺得朋友的話太有道理了。

過了幾天，他花巨金買衣服，又將房舍整修的美侖美奐。朋友來



看過後說：「你眞是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能及得上你百分之一，我就很快樂了。」

他聽了，彷彿騰雲駕霧一般連說：「那裡，那裡。」

然而過了數月後，他發現自己的存款花得差不多了。但是他是個愛面子的人，他覺得錢就是要來炫耀自己的，祇要人家讚美幾聲，就值回票價了。

又過了數月，他的存款全花光了。連買烟絲的錢都不知道要到那兒籌措才好。

沒辦法祇好向朋友伸手借錢。

「我是個窮人，連養家都不容易，怎會有閒錢借你呢？」一個個朋友都如此回拒他。

終於他望著金烟斗哀聲嘆氣。一籌莫展中祇好將金烟斗送進當舖，不巧却被原失主撞見，把他送進了警察局，他居然變成了小偷。

覺悟

有天一個老太婆來拜訪大燈國師，她傷心地訴說：「我已一貧如洗，而且丈夫又生了一場重病，急需要一筆錢去替他治病。」

國師聽完，默然走入內堂，取出一尊漆金的佛像。

「妳拿這個去換錢吧，」他說：「我也是個一文不名的人，只有這尊佛像還值點錢。」

老太婆走後，有人知道了便批評道：

「拿佛像去換錢，太過份了吧！」

大燈國師却神色自若地說：

「佛若在場也會這麼做吧。」

大燈國師眞是一個最了解「佛」的人。他並不執於佛的外象，而眞正地進入了佛的本質。對佛膜拜的人，若心不誠，必無靈驗。所謂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脚。任何事都一樣，若無誠敬之心，必無所作為。大燈國師了解佛的慈悲，地藏菩薩說：「地獄未空，誓不成佛」佛如此容天容地的胸襟，我們不去領悟，祇對之跪拜不已，又有何益？

本質

●秋聲

有隻老鼠怕貓，便祈求神讓牠變成貓，神讓牠如願以償；可是牠變成貓以後又怕狗，又求神讓牠變成狗，這次神仍讓牠如願地變成狗。但是這時的牠却又害怕起老虎來了，不得不又求神讓牠變成老虎。這次神生氣了，讓牠變回了老鼠。

「仁慈的神呀，你為什麼要對我這樣？」牠苦苦哀求：「再讓我變成老虎吧，我求求你。」

「你變成什麼都改不了你懦弱的本性，」神告訴牠：「你要改變的並不是你的形體，而是你懦弱的本性，你好好地回去想想這句話。」

老鼠失望地回去了。

有一天牠碰到一隻貓，害怕地想逃跑之際，牠想起了神的話：「你要改變你懦弱的本性。」

牠立刻停住了要逃跑的腿，和貓對視著。貓原來想撲過去捕食牠，可是牠遲疑了。

老鼠注視著貓一陣後，貓却感到有點害怕地轉身走了。從此以後，牠頓悟了神的話，變成了一隻勇敢的老鼠，牠不但不再害怕貓，連狗和老虎也都不怕了。

這個寓言故事，一針見血地指出人欲改變各種心性，祇改變其外表是沒用的，想變成一個有氣質的人，穿華服，履名鞋，住大廈，開勞斯萊斯的車子，這些都不夠。要改變的是人的本質。笑容須要從內心笑出來，不想笑却勉強笑，笑出來的面容，一定皮笑肉不笑的可憎。

山中夢囈

文／蕭益



山山聞風　山山風狂
山山降雨　山山雨驟
山山佈雲　山山雲密
山山飄霧　山山霧濃
　射鳥者　山山覓鳥
恨只恨　山山飛鳥無踪
　獵獸者　山山尋獸
恨只恨　山山野獸絕跡

[1]

李　廣到老無封　乃因
弓與箭情緣太薄　會少離多
薛　禮英年死去　却是
高句麗兵潰將折　俯首稱臣
　更荒謬者　是那個名叫
假臉貼耳的射手　竟幻化為
一齣悲壯　悲壯的歌劇而已
「馬作的盧飛快」踢踢踏踏的
蹄聲　漸行漸遠　更行更遠

霹靂呀　霹靂　咱不管妳
能否耐得住　百年的孤寂
也不得不　不得不委曲妳
投閒置散　於後院淒清的小樓

[2]

除去　被獵人們捕捉　而且
已賣入動物園的　獅象鹿猴
以及　被印度聖雄的　後人
刻意保護　在深山　噬人的群虎
　衆類野生走獸　在地球上
獵戶們都已經感覺到　愈來愈少
除非是　妳能澈頭澈尾　参悟
范　蠡密載着西施的　操舟秘笈
張　良師法着黃石的　飛升遺學
　或者是應了　自己立下的
誓言　「在水裡被火燒死」
要不然啊　妳必難逃　難逃於
樊　噲　以及他的徒子徒孫之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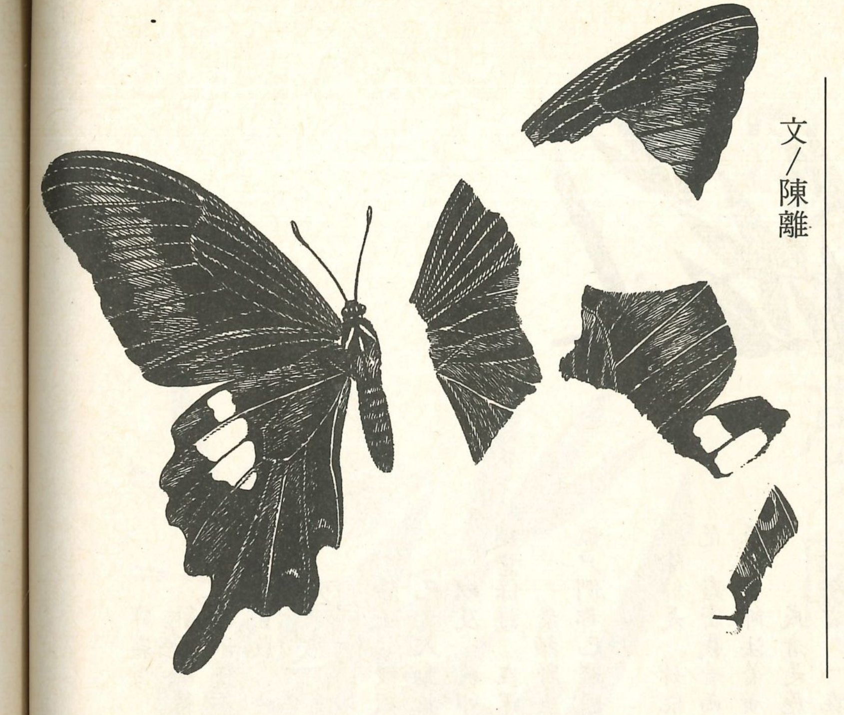
今夜　見妳的骨與肉　在火之上
　已經被火煮熟　縱使那群
「娉娉嫋嫋十三餘」的雌兒
迷失路徑　而未能結伴前來
寬衣解帶　陪侍在空無山的
長亭與短亭中　開懷暢飲
同時　啃着妳的骨與肉　那一票
又一票的　狗肉朋友　也是一樣
吼着「人生幾何？對酒當歌！」

[3]

恨只恨　山山野獸絕跡
　獵獸者　山山尋獸
恨只恨　山山飛鳥無踪
　射鳥者　山山覓鳥
山山飄霧　山山霧濃
山山佈雲　山山雲密
山山降雨　山山雨驟
山山聞風　山山風狂

春夢有痕

文／陳離



[1]

夜深了，冰冷的空氣打從秋菊的衣領探入她的胸口。但是秋菊對這寒意已經失去了感覺。她現在祇有一個迷惘的意念在思想中蠢動。她望著橋下的河水，她想結束她的一切，讓自己淹沒在河中，這樣她就可以擺脫醜惡的記憶和悲苦的命運。

然而她在橋下徘徊了好幾天，却沒有從橋上往下躍的勇氣。反而是往事像泉水般從記憶中不斷湧出來……

記得高職畢業那一年，她爲了獲得一技之長，就到了個同學的家裡學習美容的工作。學會後在家鄉開業，然而生意奇差無比。這並非她的手藝不好，而是鄉下人口少，一般人都不願花一筆錢上美容院整修門面。秋菊原來想靠這手藝賺點錢，改善家的生活。但是這個希望很快便幻滅了。

「這樣下去一點希望也沒有，」她心裡嘆道：我必須想辦法離開這裡到大都市去。」

想脫離土生土長的故鄉，到陌生的都市創番事業，談何容易？她祇能等待時機，時機尚未降臨之前，她祇好隱藏在內心深處的嘆息裡。

半年後，終於機會找上門來了。

有個從都市返鄉的朋友來探望她，問起秋菊在這兒開美容院的情況。

「甭提了，糟透了，」秋菊說：「在這兒會把人活活的悶死。」

「那——妳有沒有其他的打算？」朋友問道。

「還能打算什麼，我祇想趕快離開這個鬼地方。」秋菊越說越氣：「整天冷冷清清的，空有一身功夫！」

「哦，我倒有個朋友開美容院的，我問問他要不要增加人手。過幾天一有消息就打電話給妳。」

幾天後悅耳的電話鈴響了。

「秋菊，我們歡迎妳來。以後我們可以常在一起聊天啦，想起來就高興，妳越快來越好。」

第二天秋菊結束了鄉下的美容院。當她收拾東西時，鄰居問她：「爲什麼不開了呢？」

「我要換地方開。」

「那裡？」

「有很多高樓大廈和豪華轎車的大都市。」

秋菊對「大都市」特別加重語氣。

第三天，秋菊提了簡單的行李，豐滿的夢幻，搭車北上了。

她的母親送她到車站。

「有空要常打電話回來。」母親叮嚀。

「我每天都會打電話回來向您問安的，請放心。」

「還有，不要亂吃零食，」母親想起秋菊有愛亂吃零食的毛病：「這樣會把肚子吃壞的。」

「遵命！」秋菊頑皮地說。

「還有，對別人要客氣，要多忍耐。退一步海濶天空，知道嗎？」

「知道知道，媽，火車就要來了，如果還想到什麼要吩咐的，再隨時打電話告訴我。」

秋菊早就被到「大都市」的興奮昏了頭。她此刻怎麼也無法想像大都市裡密佈的陷阱，祇要一不小心就可能毁了一生。

現在她知道了，可是太遲了。

[2]

秋菊來到大都市的那一刹那，就像一枚鞭炮突然被點燃，心中轟然一聲，整個人好像突然間長上了翅膀，立即就要凌空飛上天去。

這家美容院名叫「快樂城」，是由一位周小姐開設的，她喜歡打扮得花枝招展，笑起來咯咯的，彷彿剛下完蛋的母雞，常引得人哈哈大笑。美容院裡有五個伙伴，她們都把秋菊當作妹妹看待，空閒的時候互相聊天，用輕鬆的話題，打開一發不能收拾的話閘子。

美容院在鄉下幾乎清一色是婦女來光顧。可是在這兒却有不少男士來洗頭吹風。起初秋菊很好奇，她揣測著這些男士來快樂城的動機。

「爲什麼他們不上理髮廳呢？」有一天秋菊忍不住問一個叫阿香的伙伴。

阿香左手凌空做了抓捏的手勢。

「什麼？」秋菊看不懂阿香的手勢。

「現在都市裡的理髮廳，都暗營色情，『色情』妳懂吧？女髮師既不會理髮，也不會洗頭。」

「哦哦。」

秋菊終於弄清楚了怎麼一回事。

由於秋菊的純眞，成了同事間取笑的對象。阿香還告訴她，在美容院工作的女孩，下班後有些還出外兼差。

「兼什麼差呢？」

秋菊又忍不住好奇地問：「下班後應該輕鬆一下，怎麼又去工作呢？」

「這妳就不懂了，」阿香神秘地說：「兼差既輕鬆又好賺。」

「既然這樣我也要去兼差。」

「眞的？瞧妳的樣子……」

「我不夠資格？」

「當然是夠資格，問題是——妳願不願意。」

「既輕鬆又好賺，我當然願意囉，阿香，妳快告訴我，到底是兼什麼差嘛。」

阿香望著她猛搖頭。

「我看以後再說吧。」

直到有天夜裡，快要打烊時，有個男士來「快樂城」。阿香立刻與他一起出去了。

第二天秋菊問她，「他是誰？」

「我的客人。」

阿香的這個回答令秋菊很困惑。她心裡想：如果是男朋友也就罷了，爲什麼要和客人一起外出呢？

秋菊正想再問，阿香主動告訴她：「這就是我說的兼差。」

秋菊很驚愕，她不懂這句話的含意。「妳不會了解我的，有空我再把我的故事告訴妳。」阿香神色黯然地說：「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無奈。」

秋菊一直想詢問阿香，希望她把故事告訴她。可是阿香很忙碌，一下班人就走得不見踪影。

然而一個禮拜後的中午，阿香居然沒有來「快樂城」上班。店裡沒有人知道阿香到那裡去了。平時阿香如果有事，一定會打電話來請假的，到了快下班，仍然沒有人接到阿香的電話。

第二天清晨，秋菊打開報紙，看見阿香的照片在上頭，她心頭一緊，立即看大標題：「風塵女郎阿香陳屍如意賓舘，警方正全力追查死因。」

秋菊一時間，感覺渾身冰涼。好像整個人被乍然湧來的寒風凍結了。

「這，這到底怎麼回事，阿香，阿香——」

她喃喃念道。那幾天裡阿香的新聞不斷，秋菊每日仔細地閱讀有關警方追查阿香命案的經過。

秋菊陸陸續續從報中得知阿香個人的背景，以及一些私生活。

報中說，阿香曾結過一次婚，育有一個兩歲多

的女兒，與她離過婚的丈夫，有時還會來糾纏她，令她又憤怒又痛苦。

那天晚上有個男人到如意賓館，指名要阿香來休息。阿香進入房裡約半個小時後，那男人先付款匆匆離去。賓館服務生發現情況有異，打開被反鎖的門，看見阿香倒在牀上死了。

那個男人到底是誰呢？據警方的推測，可能是她的熟客人，也可能是她的丈夫。

「快樂城」美容院，大家對阿香議論紛紛。小蘭說：「我從來沒聽她提起往事。」「是呀，」周小姐接道：「一個女人受過婚姻的打擊，又要獨立扶養孩子，心裡一定很痛苦。」

「她在快樂城工作不是好好的嗎？為什麼還要去幹那種差呢？」小瑞說。

「她一定有很大的苦衷。」小蘭若有所思。

「她不願意我們知道她內心裡的痛苦，她默默地忍受，阿香是很堅強的。」

同事們妳一言我一語地說著。

秋菊什麼也沒說，心裡祇是不斷地嘆著氣。

報上說，警方已經找到阿香的前夫出面說明——

「聽說你還經常去找她，是不是？」警方問。

「我去看我的女兒。」阿香的前夫說。

「但是據阿香母親的說法，並非如此，」警方反駁他：「你是去向她要錢的，而且威脅她如果不給錢，就要殺掉她全家。」

阿香的前夫否認了這種說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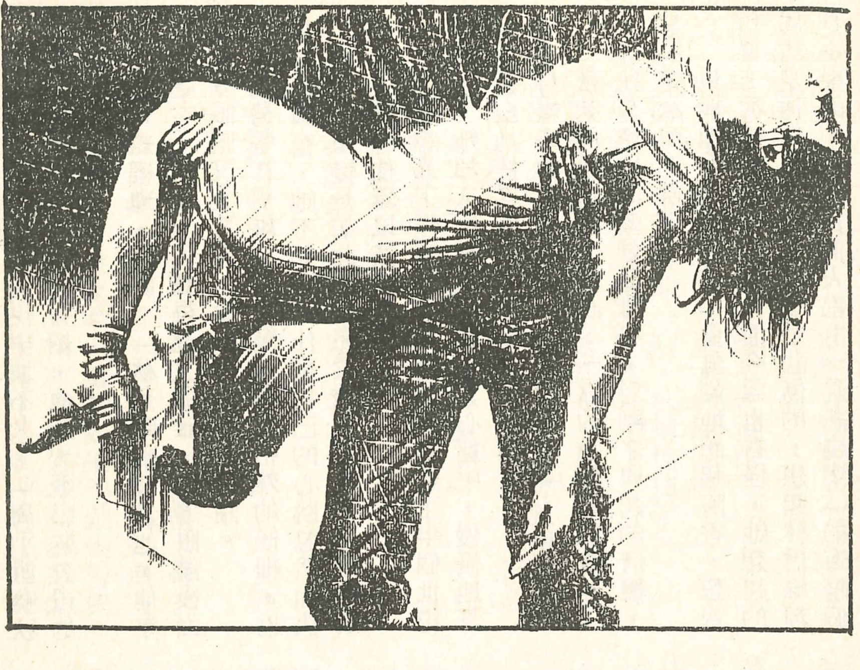
警方在還未找出確實的證據之前，當然無法指明誰是兇手。

秋菊心裡倒是一直祈禱著，她盼望阿香的命案能夠及早撥雲見日。

又過了幾天，阿香的案情有急遽的發展。警方在命案現場找到一枚鈕扣，經多方印證，這枚鈕扣正是阿香前夫衣服上的。

阿香的前夫終於供出了命案的始末——

「我非常喜愛我的女兒，當初我和她離婚時，她以女兒歸屬於她為唯一的條件。我答應了。但後來我又反悔了，我想盡辦法要把女兒據為己有，可是她堅持不肯。前些日子我又找她談判，結果被罵了一頓。我越想越氣，多方探知她在如意賓館暗操此業，因此我特地到如意賓館找她。她來了，看見我臉色大變，返身要走，我立即堵住了大門，她這時便攻擊我，我不甘示弱，與她廝打起來，我用力



一推，她的頭不小心撞到化粧台，便昏了過去，我很緊張，馬上把她抱到牀上，然後匆匆離去……」

秋菊對阿香前夫的供詞，越看越起疑，也越看越心驚，最後雙眼模糊起來，再也看不下去了。她知道阿香案情絕沒有那麼單純。然而阿香真的死了，世上還有什麼能夠彌補她死亡的遺憾呢？

秋菊變得沈默起來，對這個大都市也感到失望。現在她祇知道上班下班，痲木地隨著生活的齒輪運轉。

直到一個陌生的男人，闖進她的胸懷，秋菊的生活開始起了急遽的變化……

3

這個陌生的男人就是林信雄。

那天他來洗頭吹髮，周小姐看見他笑道：「林先生，好久不見啦。

「最近到東南亞談生意。」他說。

「又賺了一大票是不是？」

「做生意我得向妳老板娘學哩，」他突然眼睛一亮，看見了秋菊，「請了新人啦？」

「見了新人忘了舊人啦？」

「長得好清爽，老板娘，幫我介紹介紹嘛。」

「她叫秋菊，剛到快樂城不久，」周小姐喚秋菊來，「秋菊，我幫妳介紹，他是大豪影業公司的林總經理。」

「林總經理，您好。」秋菊暗暗打量他，他年紀不過三十出頭，人長得溫文儒雅，金邊眼鏡後面的那雙眼睛又大又亮，像極了澄澈的大湖。

秋菊替林信雄洗頭吹髮，顯得格外的仔細，也格外的興奮，她不知道爲什麼自己的心跳忽然加快了。他的頭髮是如此的烏亮柔軟，雙手不經意地觸摸到，就有種難以按捺的激情。

好不容易工作完畢，秋菊却彷如過了半個世紀那麼長，她掉入情竇初開的奇異心緒中，慢慢地享受，緩緩地搓揉著散發出幽香的戀情。

付帳時林信雄說：「不用找了。」

秋菊向他道謝，他說：「妳的手藝眞不錯。」

秋菊悄悄的望著他離去，對剛才興起的情懷，感到羞赧與不解。

以前她在入睡之前，會無端地想起阿香，想著想著，往往想出一灘淚。而今說也奇怪，她想起的居然是林信雄。想起阿香是悲傷的，想起林信雄却是快樂的。也許每個人都有「避悲趨樂」的晦暗個性。秋菊在懷想林信雄之際，胸懷裡激起一陣陣喜悅的浪潮。

一個星期後，林信雄又來到「快樂城」，照上次一樣請秋菊替他洗頭吹風。

漸漸地秋菊對他更是難以忘懷。每個星期她最盼望林信雄的到來，如果他未按時來，她立刻會變得無精打采，渾身乏力，甚至感覺人生乏味。然而一見他的踪影，精神陡地湧上來，就像一大早起牀，猛吸一口新鮮空氣，神清氣爽的感覺。當然，秋菊把這個秘密隱藏著，不管如何，她在男女感情的世界裡，她不過是個害羞的鄉下姑娘。有時林信雄會故意逗他，她祇是不好意思地笑笑，其實她內心深處興奮地歡呼著。直到一個月後的有天晚上，林信雄居然打電話邀她一起吃宵夜。

起初秋菊腹腆地推辭。

林信雄說：「我有事想和妳聊一聊。」

秋菊便赴約去了，其實暗地裡對這個約會是很樂意的。他們見面了，她迫不及待地問道：「林先生，到底要和我聊些什麼呢？」林信雄笑道：「我邊吃邊慢慢談。」

秋菊低下頭，感覺一顆心砰砰亂跳，雙頰發燙。

「是這樣的，」過了一會林信雄說：「妳在快樂城做得習慣嗎？」

「老樣子，並沒有什麼習不習慣的。」

「如果我要妳離開快樂城，妳願意嗎？」

林信雄這突如其來的一問，秋菊怔住了。

「爲什麼要我離開快樂城？」

「我的秘書最近要辭職結婚去，我正在物色另一個適當的人選，」他說：「我喜歡像妳長得這麼清秀的工作伙伴。」

秋菊又是一怔：「我什麼都不會。」

「工作很簡單，妳很快就學會的。」

「讓我考慮考慮好嗎？」

「我希望能夠很快獲得妳的答案。」

「好。」

其實秋菊不用考慮了，她私下裡已經決定要和林信雄在一起工作了。

當秋菊進入大豪影業公司不久，却從報上得知「快樂城」的負責人周小姐，倒會數千萬逃往國外的消息。這時秋菊暗自慶幸，當初如果不是走得快，難免又要掉入失業的困境。那天林信雄對秋菊說：「其實我早知道周小姐財務週轉失靈的消息，祇是不好向妳點破。」

「哦？快樂城的生意不錯啊，怎麼會——」秋菊深表疑問。

「周小姐有個很要好的男朋友，是做建築生意的，最近生意不景氣，常和周小姐調錢，但是她資金有限，祇好邀了幾個會，把收得的錢全部支助她的男朋友，誰知——」

秋菊憤憤地想道：「女人眞是倒霉！」

「其實周小姐是個很傑出的女性，然而命運老是捉弄人，唉，人生裡到處潛伏著無奈。就像散佈著暗礁的海洋，我們的命運之船，不知道何時會撞上去。」

林信雄的「見識」顯然比秋菊開濶些，秋菊把問題看作男人與女人的衝突，林信雄却把它看作命運的衝突。這時她看見林信雄一張憂鬱的臉。

4

自從秋菊和林信雄在一起工作後，她又發現他精明幹練的一面，她由於經常與他出去交際應酬，久而久之羞赧的性格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開朗活潑的性格，她從林信雄那兒也學會許多傑出的做事方法，使她覺得她的人生正展開嶄新的一頁。

然而這件事却悄然在她心中投下了濃厚的陰影……

那天晚上秋菊陪林信雄去參加一個應酬。席中祇有秋菊是女性，如果是以前，她一定會既腆又恐懼的。而今她週旋在他們之間，就像玩著一種興趣盎然的遊戲一般。她對自己如此的轉變，感到不可思議，她發現人本身就是難以理解的動物，在每個人體內都蘊藏著連自己都不知道的東西。當一只只酒杯向她晃過來，她便毫不客氣地和他們乾杯，酒終於輕易地掘出了她滿懷的豪情。

「不能再喝了。」林信雄暗中提醒她，後來他對座中的朋友說：「要喝找我。」

他們一聽鼓掌吆喝：「信雄兄想英雄救美人？夠氣魄！來，我們換大杯子喝。」

林信雄暗暗叫苦，可是像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出。幾杯黃湯落肚後，他眼前模糊起來。

秋菊立即做了一個決定，「他已經不能再喝了，我們改天再一決雌雄好了。」

秋菊扶著林信雄，喚了一部車駛她的住處。把他扶上牀躺下後，秋菊才坐在客廳的沙發上喘息，接著她發覺一陣陣強烈的醉意向她襲來。

秋菊倒在沙發上睡着了。

不知道睡了多久，秋菊被凍醒。

「他不知怎麼了？」秋菊突然想起了林信雄。

她走入臥室看他，他睡得正熟。她悄悄地拉棉被在他身上蓋好，然後取了一條毛毯走回客廳。她擁著毛毯靠在沙發上，這時她一點睡意也沒有，她祇在等天亮。

大約清晨七點光景，秋菊就起來做早餐。

酣睡一夜的林信雄，這時才伸個懶腰甦醒過來，但是當他睜開眼，却發現自己躺在一個陌生的地方。

「我現在那裡？」他自問道，接著他嗅到室內洋溢著一股芳香，從許多的擺設，他直截地反應這是個少女的臥房。

他回想起昨晚的事，「哦，難道——這是秋菊的臥房嗎？那她——」

林信雄急忙起牀，却看見秋菊在做早餐。

「眞不好意思，睡在妳的牀上。」

「是我自願的，」秋菊說：「昨晚睡得好嗎？」

「那妳睡那裡呢？」

林信雄的眼光隨秋菊的手指落在沙發上。

「眞是罪過啊。」他開玩笑道。

「昨晚若不是你幫我解圍，」秋菊說：「醉倒的可能是我。」

「這種應酬會把人整死。」

「那你爲什麼還要接受這種應酬呢？」

「爲了生意呀，」林信雄無奈地搖搖頭：「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這豈不是自找苦吃？」

「任何的成功，總是要付出昂貴的代價，」他說：「一般人祇看見成功的榮耀，看不見成功背後的幸酸。」

「是！總經理！」秋菊頑皮地向林信雄行個禮：「我們吃完早餐上班去吧。」

5

經過那一晚之後，他們的感情更邁進了一步，一切的發生都是那麼的自然，就像春來了，埋藏在地層下的種籽，紛紛探出頭來、他們彼此關懷，但未曾讓感情越逾到另一種曖昧的關係上。可是有天半夜裡，林信雄又闖進了秋菊的住處，他這一闖，

猶如闖紅燈的車，把他們感情的交通秩序搞得混亂。

那夜林信雄如一隻鬥敗的公雞，走了進來，在秋菊的印象裡，他是個意氣飛揚的男子漢。

「到底怎麼回事？」秋菊問。

「有沒有酒？」

「幹嘛要喝酒呢？」

「妳先別管，有沒有酒？」

秋菊平時並不喝酒，這裡也沒有酒。她祇好到街上去設法買一瓶酒。

當林信雄一口氣喝下二杯酒後，秋菊制止他，「別喝得那麼猛，肚子餓不餓？」

林信雄搖搖頭。

秋菊望著一臉沮喪的他，心裡想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驚天動地的事，才會折磨得他如此淒慘？

「你現在應該可以告訴我，到底——發生什麼事了吧？」秋菊語氣和緩，就像在哄一個小孩。

「這一直是我痛苦的秘密，」林信雄低聲說，好像一面在思考著什麼。「她今晚又發作了。」

「她，她是誰？」

林信雄並未立即回答秋菊，他陷入深沈的回憶裡似的，許久許久才說：「我的妻子。」

秋菊猛抽一口冷氣，他從來沒和她談起結過婚的事，到現在為止，她仍以為他還是個單身漢。

「在她的面前，我永遠沒有自尊。我們是利益的結合，毫無感情做基礎。」他滿臉通紅，全身卻癱瘓了，「我當初做生意是她父親出的資金，我現在住的房子，是她的嫁粧。」

他盯著牆壁緩緩地說：「最可怕的她有外遇幻想症，她經常對我疑神疑鬼，無緣無故和我大吵大鬧，我真是受夠了！」他說到後來卻有些激動，聲音也提高了。

「外遇？」

「我豈是那種愛亂搞男女關係的人？秋菊，妳說，我是那種男人嗎？」

「不，我相信你不會的。」

「如果她和妳一樣就好了。」

「也許這不過是一場誤會。」

「誤會？」他不禁冷笑，「就算是誤會，我能讓她誤會我一輩子嗎？」他說話的聲音像悲泣：「秋菊，妳說我該怎麼辦？」

秋菊太年輕了，她當然不知道怎麼辦。她祇能

伸出手緊緊地握住林信雄的手。這時他的身子幾乎全部癱在她的身上。他簡直就像落水的人，想要擁抱一根浮木。雖然他並不知道這根浮木能帶他到那裡去。這時他想到的，祇是不願意沉溺下去。

秋菊也不知道，她現在扮演的到底是什麼角色。她實在不願相信他是這麼的脆弱。後來她想，所有的人可能都是脆弱的，堅強不過是偽裝的假象罷了。

後來他居然靠在她的身上睡著了。

秋菊不解地望著這個突然萎縮的巨人，心中浮現了無窮的憐愛之意。

「我應該幫他，」她想：「但是我能幫他什麼呢？」

就在這個時候，秋菊發覺屋子劇烈地搖晃起來，屋裡的美術燈在天花板上動盪著。

突然——「碰！」

一只玻璃杯摔落到地板上。

林信雄醒過來。

「發生了什麼事？」他問道。

「地震！」秋菊回答。

林信雄抬頭望著天花板上晃動著的燈。

「我去把玻璃碎片清理乾淨。」秋菊站起來。她一面清掃地板一面說：「地震把你震醒了？」

他倒酒喝，一言不發。他的雙目泛起紅光，盯著秋菊瞧著。

「秋菊，如果妳是我，妳會怎麼辦？」

「我，我不知道。」

秋菊走回來坐在他旁邊，「也許這件事會像地震一樣，來得突然，去得也突然，你說是嗎？」

「我一點再也不能忍受了。」他說：「我想結束這場無意義的婚姻。」

秋菊茫然地聽著。她不知道要怎麼說才好。

「秋菊，妳願意和我在一起嗎？」

林信雄這一問，令秋菊大感驚駭。

「我可能會令你失望。」

林信雄摟住秋菊的肩膀，「妳不相信我？」

秋菊低聲說：「我知道我喜歡你，你也喜歡我。但我沒有勇氣傷害你的妻子。」

「人與人的結合固然是一種幸福，」他說：「分手有時候也是一種幸福。」

「哦？」

這時林信雄俯身在秋菊的耳畔，一個字一個字

的說：「秋菊，答應我答應我。」他強大的臂力將秋菊摟緊，秋菊像受到無可抗拒的磁力吸住，整個人的魂魄醉倒在他的臂彎裡。當林信雄熱燙的唇遞給她的唇之際，秋菊的人生便開始起了變化，此後的秋菊，幾乎毫不保留地獻給了林信雄。

⑥

感情這一回事，眞是一發不可收拾。連秋菊自己都不敢相信，她進入粉紅色事件中後，居然是如此的瘋狂，這瘋狂不久就變成了對林信雄強烈的占有慾。她希望把林信雄每一分每一秒都留在她身邊。

她問林信雄：「你什麼時候和她離婚呀？」

林信雄回答：「我正在和她談判。」

秋菊一聽這個回答，心中立刻湧起受騙後的憤怒。

「你們到底要談判到什麼時候？」她潑辣地罵道：「難道要談到你頭髮白了不成？」

林信雄說的沒有錯，他的妻子堅持不肯離婚。他並沒有理由強迫他的妻子在離婚協議書上蓋章，雖然他偶爾天眞地想，去刻兩枚假證人的圖章，與妻子的章子一起蓋在離婚書上，再悄悄地到戶政事務所註銷配偶，然後便可以和秋菊結婚了。——可是這是行不通的。

然而秋菊越等越不耐，有時忍不住對林信雄大吵大鬧。

林信雄兩邊應付，眞是苦不堪言。

「婚姻，到底是什麼鬼東西？」

他對婚姻感到困惑和失望了。

秋菊更由於受騙意識的自我摧殘，而變得歇斯底里起來。她既感憤怒，又覺得悲傷。

更不幸的事，不久也隨之發生。那是個落著雨的晚上，過了零時，突然門鈴大作。

秋菊打開門，一個女人衝進來，幾乎把她衝倒，那女的直衝入臥室，一會就聽到怒罵聲：

「林信雄！我就知道你沒什麼好心眼，一天到晚和狐狸精混在一起；你摸摸良心，你有今天是誰給你的？你現在得意了，不得了了是不是？」

這時秋菊才看清楚門口還站著另一個人。

——是警察！

林信雄可能受不了妻子的指責，他從臥室跑出

來，直跑出大門。

那個女的，立刻把箭頭指向秋菊。

「妳這個狐狸精，專門勾引別人的丈夫，眞是不要臉，我要告妳妨礙家庭！」

林信雄的妻子長得巧小玲瓏，面貌清麗，也許是過於憤怒的關係，氣得滿臉通紅，聲音也些微地顫抖。

秋菊却像做了一場夢，一場面目猙獰的惡夢。那一瞬間，她完全清醒過來，清醒如麻醉過後的疼痛，她感覺手足冰涼，萬念俱灰，眼淚潄潄落下來

……

河水依然淙淙地在流動著，它就像時間一般，不斷地在每個人的命運上流淌過去，它將洗滌一切人爲的罪過。秋菊想，這也許是成長過程中蛻變的苦痛，如果她眞的從橋上往下躍，既然結束了生命，往昔爲成長付出的苦痛豈不變得毫無代價了嗎？

秋菊忽然想起好久好久沒有打電話向母親問安了，這個不幸事件的發生，也許是因爲她違背了離家時對母親的諾言，上天對她刻意的懲罰吧，這到底是上天的殘忍，還是仁慈呢？唉！

●在報禁解除，報紙增張的双重壓力下，近日來「文學離開副刊」的呼聲，逐漸升高，報紙未來的走向，已成爲大衆關切的焦點，副刊的未來走向，也成爲街頭巷尾談論的話題！

華陀在台灣 爲副刊把脈！

●每一欄可勾三項，七月號揭曉●

①台灣的報紙副刊中，你經常閱讀那些副刊？

□聯合副刊 □時報人間副刊 □新生報副刊 □中華副刊
□青年副刊 □台灣時報副刊 □新聞報副刊 □台灣副刊
□民衆副刊 □新聞晚報副刊 □大華副刊 □自由副刊
□中央副刊 □台灣晚報副刊 □更生副刊 □自立副刊

②你認爲那些副刊，能滿足你想「看」的慾望？

□聯合副刊 □時報人間副刊 □新生報副刊 □中華副刊
□青年副刊 □台灣時報副刊 □新聞報副刊 □台灣副刊
□民衆副刊 □新聞晚報副刊 □大華副刊 □自由副刊
□中央副刊 □台灣晚報副刊 □更生副刊 □自立副刊

③在你心目中，那些副刊的版面構成，能打動您的心？

□聯合副刊 □時報人間副刊 □新生報副刊 □中華副刊
□青年副刊 □台灣時報副刊 □新聞報副刊 □台灣副刊
□民衆副刊 □新聞晚報副刊 □大華副刊 □自由副刊
□中央副刊 □台灣晚報副刊 □更生副刊 □自立副刊

④你認爲那些副刊，必須全面改善？

□聯合副刊 □時報人間副刊 □新生報副刊 □中華副刊
□青年副刊 □台灣時報副刊 □新聞報副刊 □台灣副刊
□民衆副刊 □新聞晚報副刊 □大華副刊 □自由副刊
□中央副刊 □台灣晚報副刊 □更生副刊 □自立副刊

⑤(接第④題)報紙副刊必須朝那些方向改變？

□政策性文章不宜太多 □長篇大論的文章不宜太多
□應加強千字左右的作品 □歌功頌德作品不宜太多
□版面構成應力求突破 □其他________

⑥你閱讀副刊，常先看那一類文章？

□專欄 □趣味短文 □千字內短文 □短篇小說
□漫畫 □長篇連載 □新詩 □笑話

⑦如果你投過稿，那些報副刊的編輯作風，您較喜歡？

□聯合副刊 □時報人間副刊 □新生報副刊 □中華副刊
□青年副刊 □台灣時報副刊 □新聞報副刊 □台灣副刊
□民衆副刊 □新聞晚報副刊 □大華副刊 □自由副刊
□中央副刊 □台灣晚報副刊 □更生副刊 □自立副刊

填表人： 性別： 年齡：

學歷： 電話：

地址：

你的一分鐘，可以讓副刊邁進一大步！

表格填妥後，請於5月31日前寄台北市復興南路2段173號6樓"創作"收



人間群相

文／何衣



■阿寶

他只有十歲，天生的雙手萎縮。因爲家境清寒，所以在三歲那年，媽媽將他交給了福伯。

福伯當然不是他的親伯伯，而是他們都這樣稱呼他，他們是福伯收養的小孩，共有四個人。福伯帶著他們到處跑，那兒熱鬧，那兒人多，他們就到那裡。白天，他們擠在又破又暗的小旅社裡，晚上，他們一個個被帶到不同的地方，不外乎是廟口、夜市之類的人多的地方。

他們每個人都有一套表演，他是用腳彈奏電子琴。那架全自動的小電子琴是他博取同情的道具，他努力地在鍵盤上彈出大衆所熟悉的音符。因爲假如塑膠盒內錢太少的話，福伯會不給飯吃。

福伯訓練了他很久，當初練習的時候，彈錯音符的下場往往就是一頓毒打，

如今，他已經能夠彈奏完全許多曲子了。

但是，他不喜歡這樣的表演。

每隔一段時間後，福伯總會適時的出現，然後把他面前塑膠盒內的錢拿走。却從不給他吃好的、穿好的，因爲襤褸、瘦弱才能激起旁人的同情。

他眞的不喜歡這樣的表演，每次看到圍聚的人群中那又是憐憫又是讚嘆的眼光時，他都想哭、想逃開。

他好想進學校唸書。

只是，媽媽的顏容已經模糊了，而他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明天，他不曉得會身在何處？

■陳峰

夜來，他習慣倚在龍山寺的欄杆上，空洞的望著熙來攘往的人車。

在夜的萬華，有人是一擲千金而面不改色，而他則是有了這一餐，不曉得下一餐在那兒？

小公園臨時的舖位就是他的家。當人們尚未起床的清晨時分，他將舖位捲成一團藏在市場內的一角，然後拿碗泡麵到龍山寺內的飲水機冲泡，早餐就這樣解決了。

天亮後，在忙碌的台北，他像個遊魂般四處遊盪，玻璃櫥窗映射著他孤獨遲緩的影子。

累了，或餓了，找處天橋坐下，將頭頂上的破舊氈帽置於腳前，期冀路過行

人的施捨。

得來的錢，找處小攤子買酒喝，「今朝有酒今朝醉」是他的生命哲學。反正也沒什麼可做的，就只能讓生命這樣的流過。

六十二歲了，孤獨的自己都已忘記自己的存在。他是一個沒有明天的人，嚴格說起來，他也沒有今天。

在空洞眼神中，明天是陰是晴是雨，對他而言，並沒什麼不同。

■老王

每回經過中華商場，總見他和那放著缺一角的大餅的攤子，落寞的在人來人往中數著流失的生命。

在這兒多久了？連他自己都已經忘了。那年他從軍中退役下來，孑然一身的，從那開始，就只有這小攤子陪伴著他共渡每一個漫漫晨昏。

離家時只有十二歲，轉眼間四十個年頭過去，殘存的家鄉的記憶已經被歲月煙埋盡了。只有大餅，那圓圓硬硬的大餅，該是僅存的故鄉記憶。因爲那沒有色澤的黃是故鄉唯一的顏色。

在睡夢中常會出現黃土高原，而後幻化成一個個的大圓餅。

所以，他將大圓餅當成了故鄉。

因爲思鄉，所以他擺攤賣餅，這樣讓他覺得，雖然千山相隔，但他仍屬於故鄉、仍屬於北方。

已辦妥了返鄉探親手續，他想帶兩個親手做的大餅回去，他想大聲的告訴鄉

人說：「我沒有忘記生長的地方。」

■阿水嬸

利用假日返鄉，而總在這樣的清晨時分，河邊準時的會傳來那隱隱約約的搗衣聲。

記得童年時洗衣機並不普及，天剛破曉，婦女們就會三三兩兩的群集在河邊，她們以石頭爲洗衣板，將衣物在上頭搓洗一陣後再用木槌在上面反覆敲打。

那時，常常是這種搗衣聲催我起床的。只是現在，誰捨洗衣機而甘受河水之冰涼？

禁不住好奇的披衣起身，屋外晨霧尚未完全隱退，空氣中仍盪著些許夜寒。是她？阿水嬸。

在我小時候阿水伯在一次車禍中喪生，而阿水嬸就靠著幫左鄰右舍洗衣爲生，並含辛茹苦的將唯一的孩子勝國送到國外留學。上次回來時聽說她已經去新大陸享福了，怎會在這洗衣呢？

早餐時滿臉疑惑的問起這件事，爸說：

「勝國在美國結婚了，他們夫妻倆鄙視阿水嬸，將她視爲傭人般的呼來喚去，阿水嬸沒多久就傷心的回來了。鄰居們見她孤苦無依的，所以又把衣服交給她洗了。」

可是……以前尚存希望在孩子身上，而現在……

想到那搗衣聲，每次心底都會隱隱作痛。

■明宏

在「獅子林」看見明宏，微鬈的頭髮略顯散亂。他正聚精會神於「賽車」的聲光中，一臉的專注。

「喜歡這樣的遊戲，只是一種逃避；逃避父母的過高期望、逃避學校的繁重課業。」然後他重重地說：「逃避作爲一個『人』的束縛。」

束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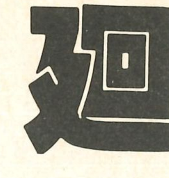
「對！束縛。在固有道德及社會大衆認知的壓抑下，不管對錯，我們只能照單全收。在心裏負荷不了的時候，我就會跑來這裏，把自己投入機械所製造出來的幻象中，在幻象中尋找一些現實隙縫所遺留的殘夢。」

這種逃避有用嗎？

「我不知道？但至少能稍稍緩和日子裏的那種緊張的情緒。在電動玩具前，我可以拋下人世間的風風雨雨，把自己想像成主宰宇宙萬物的天神，透過紅綠色按鈕控制著螢光幕上的生生死死。雖然明知道離開座椅後仍得去面對自己的悲喜，明知道這些包袱是棄置不了的，所以我說這是一種逃避——短暫的逃避。」明宏語氣滿是無奈。

喜歡什麼遊戲？「生活空間狹窄的可憐，感覺上自己像個機械人，循著別人的意願重複著相同的動作。不曉得愛情算不算？想找機會嘗試看看。」

望著明宏漸逝的身影，不知什麼時候自己竟也感染了他那種深沈無奈的傷感，在喧鬧的「獅子林」，我不知何去何從？




魏端來函

寗貴兄：

謝謝兄與林伯勳先生、鄧榮坤先生聯名的請柬，邀我參加「創作」復刊茶會，深感榮幸！「創作」有其光榮的歷史，具有其輝煌的成就，由兄等三位予以復刊，眞是可賀可喜！我相信「創作」再出發，一定會跑得更遠，更有光彩。

今天收到四月號「創作」，謝謝！初步翻閱，覺得內容的確豐富、紮實，兄等之心血灌注，實令人欽佩。

在本月四日的本刊「藝文交流道」中，我曾撰發一短訊，簡介「創作」復刊。順頌

時祺

魏端

瘂弦來函

伯勳社長：

因事不克參加貴刊復刊茶會，至歉。謹在此祝賀創作社運昌隆。

一五三期創作收到，正在讀。洛卡爲鞍馬山文學之旅寫的報導，楊樹清「切片」，都很吸引人。「名家名句」，構想也很富創意。

敬請

文安

瘂弦 77. 4. 9.

※請代向榮坤、寗貴二兄致意

迴響

李升如來函

伯勳老弟文席：

昨奉函邀，得悉 貴雜誌社將於四月十日在北市舉行復刊茶會，不勝欣慰！本應屆時親往道賀，惟是日適值省垣慶祝文藝節大會開籌備會議，由兄主持，故不能分身參加，尚請見諒爲荷！日後如需本會服務處，當盡力而爲！僅此致賀，並祝茶會成功！

李升如 四月八日

許振江來函

伯勳兄鈞安：

多謝贈書。

您們的勇氣，殊足感人。

應該多邀名家，至少書裏要有夠份量的作品可以撐場面，這是非常重要，到底是「文」藝性雜誌。

再談，祝

成功

許振江

重逢

文／方華

入夜的高速公路像一條靜默的航道。尤其是當她拐進這條只有一個目的地的綫道之後，彷彿只剩下一個人在掌舵。兩旁除了聳峙的路燈之外，便是呼吸而冷靜的夜。這時刻，不需要使用大腦，反而更像是精神折磨。她想起經常重複的夢魘——在一條沒有任何景致的道路上狂奔，四周猙獰起伏的黑暗，不斷從前後上下向她擠壓、擠壓，她一路狂奔，看不見其它的事物，終於狂亂的尖叫起來。

K選擇這個時候回來，一九八四年冬夜。

飛機誤點，等候的人們在椅上打盹，一個小孩

將身軀蜷進椅盒子裡，像一條冬眠的蛇。她沒有遇見K的親人，——其實她從未見過K的家人，但是一種奇異的感覺，確定這爲數不多的候機人群中沒有屬於對K的熱望。

販賣部已關閉，她希望一杯濃郁的熱咖啡。死寂而昏睡的候機室像一座被棄世而等待救援的孤島，無意識的翻弄西北的旅客名單，一張一張。最早記住彼此的姓名，是什麼時候呢？雙方的友誼在無數的爭執中維繫。

候機室裡起了騷動，幾個費心的女子開始重新補妝，飛機降落，旅客入境的燈號在這個單調的夜裡興起一種興奮的情愫，所有的人像上了發條的機器娃娃，都心急的蠕動起來。開始有人推著行李走出，每一回，都是一次高潮上場。一名男孩擧了一圈花環在手邊晃蕩，那是用一群人造的血紅花瓣編成的。她一向痛恨腥紅，凡太强烈的東西彷彿都威脅了她的生命。二十歲那年，她堅持把K的一束薔薇換成二十朵白色，「那太像一灘血。」她說。K搖搖頭，苦笑著：「弄不懂妳，明明是初昇的太陽，却偏偏喜歡落日。」現在她空著手，想起那束白薔薇，還有親眼看著它枯黃萎落的模樣，竟像是在憑弔彼此的從前。

三年了，應該在攻讀博士了吧？這是他出國時的許諾。志向和社會價值觀一致，畢竟是一種額外的幸福。

出口處一陣開合，引出一對高䠷的夫婦，後面跟著一個頑皮的小男孩，推拉著笨重的行李車。右邊的一堆人群跟著騷動起來，拚命的揮著手，一名老婦甚至貼著柵欄輕輕顫抖。那名男子跨步迎上前，隔著圍欄喊了一聲：媽。粗大的手臂摟住矮小的母親，一面說，這是玉珍（從未謀面的媳婦吧？），這是小寶（美國公民的孫子已經這麼大了。）那老婦眼角滲出淚水。這些年，她已經學會洞悉人們笑意底下的面目，那對夫婦的笑容，傳達了四個字—功成名就。這算是現代社會中最大的喜劇吧？而倫理的意義就是，每年放寒暑假的送往迎來。

她要等的人呢？會不會也扔下這樣的場面？K臨走前，她在他的住處狠狠的吵了一架。他們往常的爭執都不是爲了私人的情感，只有這次，彼此傷的最重，却連收尾都來不及，拖到現在，他還掛記嗎？對於這樣的猜測，不知道該慶幸，還是恐懼？如果，他擺了一場美滿的倫理戲，對她這些年的成

熟幹練，無疑是重大的考驗。

她的擔心維持不久。

K只有一個人。並且很快的在人群中發現她。

她微笑，等他走近，輕輕伸出手掌。

妳還是一貫的冷靜，他說。

人們總有些熟悉的舉止難以遺棄吧？而她握住K的手，感覺到却不像是他，彷彿只是他的孿生哥哥或弟弟，她找不出什麼堅固的理由，只是直覺他應該更清瘦些，或者頭髮應該更凌亂些，她想起他過去的房間，和他的不拘風格一致，而現在，他收拾居處一如收拾他的人嗎？

她把車開到門口，K打量著，玩味的說：早該想到的，白色。他對她的瞭若指掌令人寒冷。被時間所流逝的，誰都無力去討價還價，被空間阻隔的呢？拿現在的形貌去應付過去的心情，都有些不倫不類了。她伏在方向盤上，嗅到自己的脂粉，都是一種不同流俗的香氣，在琳琅滿目的推銷手腕裡，選到這個品牌，她對自己的慧眼獨具相當自傲。而其實，有什麼差別呢？直到K出國之前，她始終脂粉不施。女人化粧，除了延續青春，還爲掩飾心情。

K輕易的將她從駕駛座移開。讓我開吧，他說。你不累嗎？不。街道你恐怕不熟悉了還是我來。不。他堅持著，讓這個城市給我一點信心好嗎？

她終於默然。

黑暗而孤立的路上換了一個人掌舵，彷彿在那個熟悉的夢境裡，有人牽著手一起跑，可以放心而不在乎目標。眞能如此嗎？收費站的通明光亮，像海上的燈塔。她忽然想起忘記繫上安全帶，慌亂中她將自己扣好，伸手去帮他，K笑起來：眞像官兵捉強盜。她也笑，一面忙著去扣他的安全帶，偏偏難弄，混亂裡突然聽見他一縷一縷的心跳，像踏著一種遙遠而不變的步伐，無視於外界。這一刻，她彷彿才找到那個熟稔的K，精疲力盡極了。

「眞希望路就這樣一直走下去。」他忽然說。

她終於不可遏抑的哭泣起來。

那一瞬間，她在前方的黑銀幕上看見長髮的自己和騎單車的他，所有的記憶傾巢而出。

那一回，她披著及腰的長髮站在路口，K說：妳像個幽靈。她站在路口發傳單，罩著一件寬大的白襯衫，和一條窄口的黑長褲。這是她由圖書館走出的第一次。在曾經有過的春天，她總喜於起風之時，立於盛開的流蘇樹下，等粉絮離巢紛飛而落，

像一場四月春雪，心情純潔如受洗的聖徒。然後，沿著一路路斑斕的杜鵑，慢慢繞它一圈。那眞是一個美麗的季節，她的長髮和膚色，以及情緒，與春天的年輕如此相符。有時候，會遇見K騎著單車飛奔而過，挾著永遠令他搖頭的原文書。她沒有在過多的玩樂和舞會中迷失，仍舊保持規矩而用功的習慣，並且在流動的春光中，細細的打算過自己的未來。她平凡且幸福，甚至，她想，這世界的煩苦，都不過是庸人自擾。

直到那天。

她看見一名吊死的學生伸著嘲諷的舌頭，從樂器室中被拖出，衆人蜂擁圍觀著，嗡嗡如聞腥的飛蠅，多麼奇異而令人戰慄的場面。她漸漸在意身旁的人事，目睹一位兜售黃牛票的婦人，毫不吝惜地毆打一個孩子的童年。她於是觀察班上的所有同學，突然發現，她是多麼痛恨那些作弊的行爲和這世界的自私冷漠。

時逢選舉，連續數天她從公車上下來，看見懸在路邊的白色布條，墨汁未乾，涔涔像靜淌的黑色血液，在繁華的市區搖曳如巨大的輓聯。她愈漸黯然沈鬱的心情滲透到屬於春天的面頰，轉換成一種可怖的堅毅。K很早即察覺了她的不安，就在那天，她決定和他們去發傳單，動身離開圖書館時，K緊緊地拉住她：妳會後悔。她搖搖頭，給他一個明朗的笑容：不會的。

在那些活動裡，她恍然發掘自己的許多潛能，俐落的口才，犀透的文筆，甚至不受透支影響的精神和體力。妳快樂嗎？他問。快樂？她對這個問題感到無謂和不屑。他們於是有了不斷的爭執。

當飄浮的理念成爲心底不變的信仰，誰都無從懷疑。一種狂傲的傳染病，逐漸在彼此間流佈著。他們已經厭倦在標準答案的形式裡蟄伏，而公式化的前途自然也不是彼此的想望。她經常在圖書館裡寫東西，而筆下之文已和杜鵑與流蘇無關。

K去國前夕，大家辦了一個歡送會，連同一些不久也要遠行的人。她破例喝了一些酒，K則喝得更多。那晚，她倚著月色陪他走回住處，那一段路裡，兩個人都很沈默。當K開啓門鎖時，她便轉身離去。留下來，K攔住她。你醉了，她說。微微笑著迴避。K於是緊緊握住她，她堅持不肯。兩個人在夜裡愚昧的爭執起來，拉扯間，K驀地一句：妳不是很前衞很開放嗎？

這句話傷她極深，多日以來，它像一把帶血的刀，每每令人在黑夜裡心痛。然而，她便也開始審視自己的一切，在許多的狂熱高潮之後，吶喊幾乎僅成一種生活的必需。他們深信批評行為之正確，而具體的對象是什麼，似乎每一個人皆在極端的自負之下，背地裡心虛自問。而她的努力，原來就很前衛很開放而已。

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值得。這些年，只是深深悟覺，走一條路，怎能要求無怨無悔呢？只要無悔，有點怨也無妨了。

車下交流道，K逕自開著，將目標轉向淡水，熟練的一如他從未曾離開過。她提起有學術研究的事，K顯得心不在焉，也許他不知道她正準備進入研究所就讀，以為她對此事不會有興趣，只是瑣瑣碎碎的談及加州的種種，和一些家常生活。她一面深深暗想：也許人與人之間，唯有在相隔遙遠時，才能真心體會彼此的好處，往往靠得愈近，情感愈深，互見缺點愈多。而他們，又該擺在那一個章節裡呢？

車停在隄岸旁，尚有漁火照海，與星空交映。淡海是他們在那段日子裡的最後眷戀，一別數年，景在形傷。K忽而默然言道：其實，我沒有直攻博士，——他看看她：我現在是國外的小職員。K的氣色不壞，而重臨舊地，不免有了滄桑和自嘲，是因為背棄了當日對自己的盟約，還是因為面對她？

明月千里，她突然清明平和起來，對於人生，也許他們都小看了。彷彿因時而變，就嚴重地像一個變節臣子，又如背叛了自己的初戀，自責最深，他們都將自己弄得太過悲壯了。而數年後的今日，難道還不懂得日子裡的開闊明朗嗎？許多事都不需要抱歉了，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他們沒有真正辜負過什麼。面對成形的果實卻哀傷花朵的垂危凋謝，像背過身子過活，只懂得憑弔最初的承諾，而不明花凋是結果之必然。她給他一個舒暢釋形的微笑，用以解開彼此心中的桎梏。

東方呈現蛋殼青。淡水落日繫住一段浪漫的年少，美麗而略帶哀愁，卻從未細看淡水日出。如同悲壯的輝煌總是較易打動人情，使之刻骨銘心；而平凡的喜樂，不過是一支行板，往往令人疏忽。

置身於路旁。他們搭上早班的北淡線回台北。這段走過千萬遍的路途，將在明夏成為絕響，而此回，無論是另一章的開始或結束，都不再重要了。

詩情四韻

文／白楊

紙

桌灯暈黃的光焰裡，灰塵撲眼飛來，似生命之塵埃，也像伏案上一葉葉負載。

到這良沃草野的夢土上走走吧。凡與人不可言的，甚且不容許愛人相見的，都埋藏其中。將它當作伊柔肌光膚的滑膩，仔細去屯墾。總有陽炎之下，汗淚潺潺的焦躁；但也會有雲雀划盡春空，映照于它身上的喜悅。

這是我人生旅途的履迹，曲曲折折的一帖寫生。

筆

不過是被執來拂走心塵、抖落一些愁緒罷了！那種載道的高尚職銜，我不敢領教呢。

或是一管蘆笛，或是一桂寒灯，或是一列啁啾不止的群鳥，佇立情弦之上，遍灑著躍動的音符。世人都曾擁有過的情愛，那帶著破折號，引人錯愕的難忘初戀，却也終於燦然昇騰爲篇篇淒豔的美文，多姿采的劇目，則必定是我氐血汗之劬勞。

最愛去抒寫冥想紛陳的世界。茄多樹下的一葉殘秋，風中飄颻而去一瓣萩花的悲愴，雪的涸池之颯颯冷然，與乎串起又散落的、蠭斯或繆斯等。終將明瞭：這一切皆是我行過的脚程、永不倦于耕耘之人生。

月

在我子夜遽醒的無名煩憂中，詩神她嬉遊、馳騁其間，恍若月亮悠然步入山谷，又慧黠地爬上高高的雲空，遠離一切俗絆，而蟲鳴鳥羽，緩緩滙流成一闋笙歌魅影，亦不時應答她的招呼……

窗外的菁薇同我一樣，月下正寫著詩。因這美麗的頌曲，我雖孤獨，但非沈默的一位歌者。

心

落雨滂沱入闇黑的夜的巷口，直望向心窗的淚臉，模糊成一面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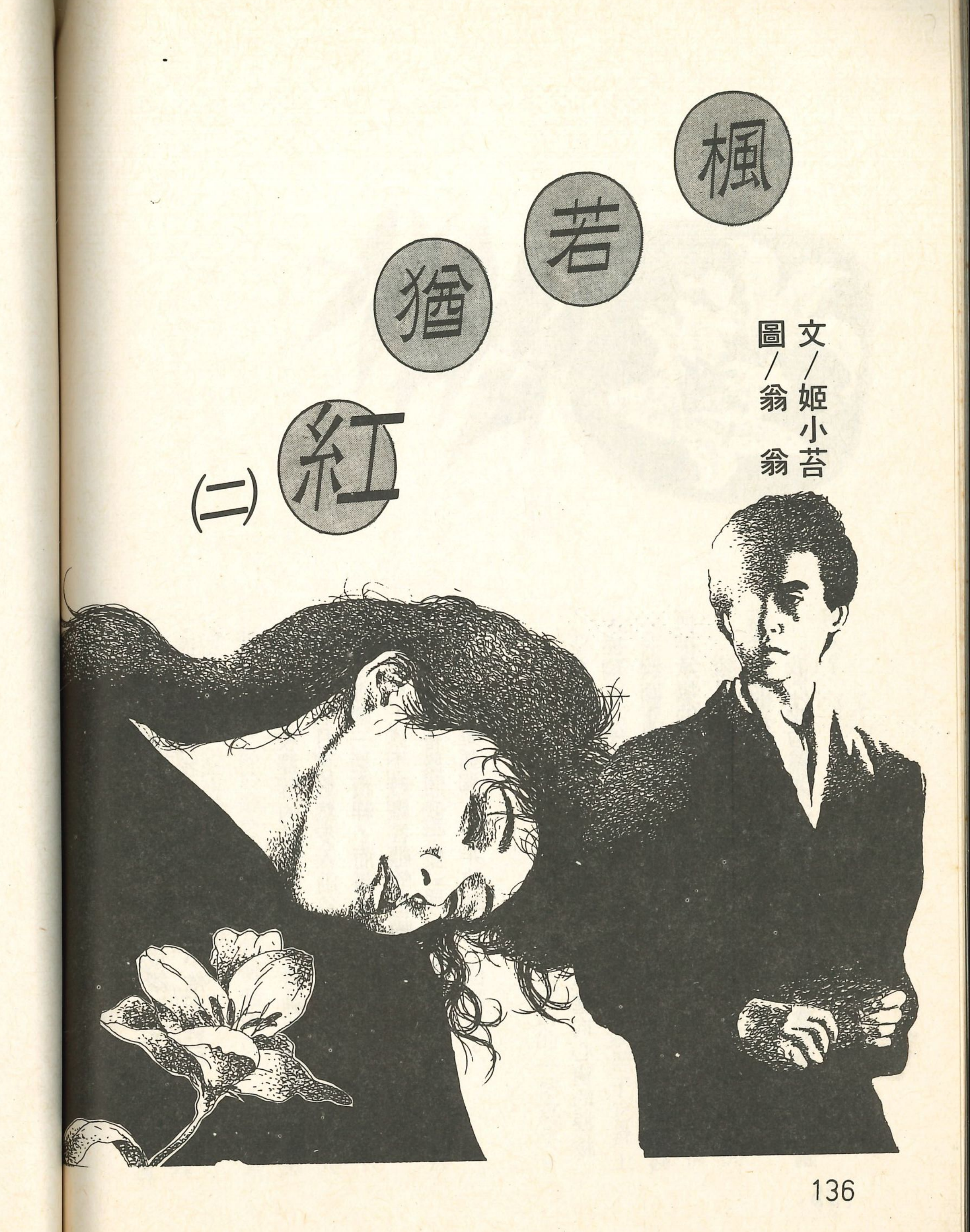
蹲踞于過街轉角處，傾聽猫爪兒的出獵，那是如何能承堪的，一種受俘的殘酷事實之溫柔？

容易迷失的初戀人啊！在不斷競逐的情場、潮浪研洗過的海灘之上，獨自棲留一顆悸動的心。

我心中的陽光、一座久懸的山水，終究要投寄予何人？

楓若猶紅（二）

文／姬小苔
圖／翁翁



我不曉得秦阿姨爲什麼要選「水竹林」。

台北的日本料理店很多，出色的也不少，北原、吉園、松竹、古亭……

任何一家都可以，就不該是水竹林。

那是我和慕竹第一次約會的地方。

我們是經由相親認識的，一個再老式也沒有的傳統經過，但是我喜歡。也愛屋及烏的喜歡了水竹林。

「你好像感觸很深」在玄關換過鞋了，踏上塌塌米時，慕塵忽然說。

「是嗎？」我深吸了一口氣，他還是個小孩子，不會明白這麼深的感情。我當然有感觸，慕竹去後，我再也沒有來過這裏。

「紫間」的門拉開了，裏面一式紫色的裝飾，連早到的秦阿姨都穿了淡紫小花的衣裳。

她似乎——太明顯了……我一下子明白了過來。

她曾在這個房間，把她的大兒子介紹給我，現在，是另一個。

我並不生她的氣。

我只是難過。

難過命運爲何要有如此荒唐的安排。

慕塵倒是高高興興地，點了螃蟹火焗和清酒，中午就這樣大吃大喝眞讓人受不了。

「江楓，你要不要也來一點酒？」秦阿姨問。

「不了，我下午開會。」

「江楓是個忙人。」秦阿姨頗感得意的對慕塵說：「她在全國最具規模的景觀公司上班，已經升上了設計部主任。」

「副主任。」我糾正。

「你在設計新高爾夫球場？」慕塵問。

「欸。」我揀了小板櫈上的毛豆吃，日本料理眞奇怪，只要廚師覺得好看，大概是什麼都可以當盤碗端上桌。

「你喜歡打高爾夫球？」

「在設計球場前，從沒打過。」我把羊羹旁邊的柏樹枝拿掉。

「哦？」

「江楓現在是高手。」秦阿姨說。「上次你姑姑從美國來，我們陪她到球場去，她就對江楓的球技讚不絕口。」

「那好極了！我也喜歡高爾夫，楓姊有空的話是不是可以帶我去台灣的球場見識見識？」

「對不起，我最近很忙。」我一口回絕了他，「不過我可以請田蜜陪你去，她打得很好。」

「田蜜？你的助理？」秦阿姨有些不以爲然的問。

「是啊！她和慕塵很合得來。」

「他們見過？」秦阿姨更驚奇了。

「剛才我去接江楓時遇見的。」

「她年紀太輕了。」秦阿姨搖了搖頭。

「年紀輕？不年輕了，她已經大學畢業，當楓姊的助理都兩年了。」慕塵傻笑，一點也不明白他母親的苦心。

「田蜜雖然廿多歲，又有工作，但實際上還是個小孩，上次我去看江楓，她居然在看什麼，你猜猜，她在看漫畫書，看著還咭咯咭咯的笑，不是孩子是什麼？」秦阿姨說。

「我覺得那也沒什麼，她很純潔很可愛。」慕塵還理直氣壯的跟母親唱反調。

「現在是廿世紀八十年代，什麼都不懂的傻女孩，已經不流行了。」秦阿姨皺眉。我發現慕塵是個笨兒子，他固執己見，一點也不懂得母親的心意，比起他，慕竹就體貼得多。

「田蜜雖然不諳世故，但也不至於傻得什麼都不懂。」慕塵辯白，直到女侍把火鍋端來了，在紙門外行禮才住口。

看情形談高爾夫球也不是什麼安全的話題，還是談音樂吧！

慕塵對他的經紀人很是抱怨。

「我眞受不了Ann，她每天四點鐘就起來叫我練琴，記者們都叫她Ann媽媽，她自己也不在乎。我想去玩玩高爾夫球都得看她臉色，她更不肯答應我去踢足球，我又不是小孩，還眞會跌斷腿不成，結果她趕來球場，居然破口大罵，罵得人家都不肯跟我踢，……天哪！她眞以爲我才三歲。」

他口中的Ann，像白雪公主中無惡不作的巫婆後母，但我倒很想會會她，能這樣對付慕塵的人，必是個有原則的女子。

秦阿姨倒是邊聽邊笑，我想她一定很了解她這個寶貝兒子。

「你啊！如果不是你哥哥在你小時候天天逼你練琴，那會有今天。」秦阿姨又對我說：「你一定不曉得，慕塵的琴是慕竹教的。」

「哥哥如果不去研究魚，他必是音樂大師。」慕塵凝視著手中的筷子，「他有完全音感，詮釋音樂的能力更强。」

「吃火鍋吧！」我把菊花瓣灑進了火鍋中，我不想跟任何人談慕竹，即使是他的母親，弟弟也不例外。

空氣就這樣冷了下來，誰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這頓火鍋我吃得很不舒服，一回辦公室就打開抽屜找胃藥。

「你這麼快就回來了？」田蜜在打瞌睡，聽我開抽屜，忙忙坐起。
「飯吃過了，當然回來，下午還要開會。」我倒了水把藥吞下去。
「真可惜。」
「你嘀嘀咕咕什麼？」
「我是說，沙慕塵請你出去，就該好好吃他一頓才是。這麼急著回來做什麼？」
「難道開會不重要？」
「如果他能約我出去，我才不管開會不開會！」她雙手合在胸前，做陶醉狀。
「跟人家約好的事就要遵守，開會時大家都來了，你好意思要那麼多人空等。」
「愛說教。」
「難怪慕塵說你好可愛。」我瞪她一眼。
「他——真的這麼說？」她高興得手舞之足蹈之。
「當然。」
「他還說什麼？」
「說你純潔可愛，還不夠？」我搖頭：「田蜜，你的福氣好，長到廿三歲，一切順順利利，沒經過磨難，好好保有這份心境，人不必太急著長大，長大後痛苦太多。」
「什麼？楓姊說我還沒長大？」
「你不服氣？」
「哼！我總有一天教你刮目相看。」她皺鼻子：「看你還說不說我是小孩！」
「我倒希望有人說我是小孩。那很幸福。」我坐上製圖桌，打開燈。
「嘖嘖嘖！難怪你有胃病，吃過飯就工作，拜託別這麼賣力好不好？我都不敢打瞌睡了。」
「那你就別打瞌睡吧！」

「你不怕我疲勞過度生皺紋？」
「你不是想成熟嗎？皺紋代表智慧啊！」我拍拍她：「去把上回挖來的土拿來，馬上要用。」
「不是已經去化驗過了嗎？」
「球場的董事會要求再寄到美國去化驗分析。他們對這塊黃砂土還有存疑。」
田蜜把土分裝進透明壓克力盒中，好半天才又遲疑的開口：「楓姊——」
「啊？」我咬住鉛筆，也許川口的廣場上可以種一點灌木。
「你就預備這樣——過一輩子？」
「什麼是『這樣過一輩子』？」
「我是說，你不考慮沙慕塵？」

「幹嘛考慮他？公司也不缺設計師？他那雙手既不會畫圖，也不能施工，有什麼用？」我打開印台，把灌木的圖章重重蓋了下去，

「你看，還逞強，章都蓋歪了。」田蜜一下子跳了過來，「我才不信你對沙慕塵一點感覺都沒有！」

「胡說八道。」我對田蜜的瞎起鬨啼笑皆非。

「沙慕塵——」

「你被沙慕塵迷住了，左一句沙慕塵，右一句沙慕塵，田蜜——」我放下圖，看看她：「你今年廿三了，都怪我管你太嚴，工作又重，讓你沒辦法交朋友，這樣吧！明天我放你假，出去走走。」

「你——」田蜜跺跺脚，羞得滿臉通紅，情竇初開的模樣可愛極了。

說實話，我眞羨慕她，她的青春、她的夢都是我沒有的。

「過來過來！」我喊她。

「不要。」

「露一手絕技給你瞧，要不要學在你。」我笑著看她，她想過來却又跺脚。

「不來呀？漏學了別怪我！」我拿起了章，她果然立刻過來。我舉起圓形的灌木章，在原先蓋歪的地方量了量，再蓋了下去。

「咦！眞奇怪，一點也不歪了。」她歪著頭。

「亡羊補牢，猶未晚矣。」我把圖放在燈下烘乾，「晒三份，另一份放大。」

※

沒想到秦阿姨晚上跟我說的，也是同樣的話。

只不過她用另一種方式說出來。

「江楓，你今年多大了？」

「比慕竹小兩歲。」我放下報紙，我知道她要說的是什麼，但我沒興趣聽，用慕竹來提醒她，我愛慕竹，也永遠忘不了他。」

「欸！那你跟慕塵同庚。」秦阿姨點了點頭。

人的記憶力是最壞的！我眞不相信，秦阿姨經過了那麼大的打擊會如此容易忘懷。

「大概是吧！」我又用報紙遮住了臉。

「江楓！把報紙放下，我有話跟你談！」秦阿姨笑瞇瞇地把我的報紙移開。

「我正苦無脫身之計，綠碧突然「汪汪」地叫了起來，並且不斷用爪子抓著紗門。

「阿唐，阿唐！把狗帶走。」秦阿姨叫。

「不！讓我來，牠好些天都沒出去了，該有人蹓蹓牠，不然阿唐天天把牠餵的這樣胖，一身的肥油，會得心臟病。」我自說自話的把紗門打開，綠碧興奮地撲到我身上！用牠的大舌頭拚命舔我臉。

「江楓——」秦阿姨叫我，可是我裝做沒聽見，解開綠碧的鍊子，一溜煙的跑了。

山裏在黃昏時起了霧，到處都迷迷濛濛的，但我喜歡這樣的霧，我可以自由自在的在草坪上走，用不著担心碰上誰，更用不到跟誰打招呼。

綠碧歡喜的似乎要瘋掉，牠雖然已經五歲了，但實際上，還是個狗嬰兒。喜歡撒嬌作癡，又貪吃好玩，可憐的是自從慕竹去後，再也沒人好好疼牠。

想到慕竹我心裏一陣酸，他的運氣眞不好，才卅四歲離開了。

他應該多看看這個世界，多享受一下人生，多爲他所愛的生態保護工作盡一份力量，…

可是他沒有，命運把他的一切都剝奪了。

也剝奪了我的人生。

綠碧一點也沒感染到我的情緒，牠死命的往前跑著，根本沒看路，等到我發現牠正猛然地向公路衝去時，我趕緊叫牠，但牠玩得太開心，根本不聽我的，而一部汽車正巧在這的由公路下方駛了上來。

眼看就要撞上了，我却無能為力，只有摀住了眼睛。

可是在這千鈞一髮之際，除了車子急煞住刺耳的摩擦聲及橡膠臭味外，並沒有慘叫聲。

我移開了手掌。

綠碧躺在車底下，但當我走過去時，牠突然一個翻身，掙扎的從車底下竄了出來，挾著尾巴哀號逃的遠遠地。

「牠受驚了。」車裏的人走了出來，霧很濃，我看不清楚他，可是他說話的聲音太讓我心跳。

「慕竹——」我渾身一顫。

「我是慕塵。」

我回轉過身。

「江楓，我送你回去。」他趕了上來，我沒敢回頭，反而加快了腳步。

他停在原地，不久之後，我聽到了發動的車聲，而後又漸漸消失。

一個溫熱的龐然大物悄悄靠了過來，我吃了一驚，直到牠的喉嚨發出討好的低唔聲，我才警悟過來。

「綠碧，你這個壞東西！」我一邊罵，一邊打，牠也不敢跑，乖乖地挨我的打，打到我哭著抱緊牠為止。

哭了好一會兒，我突然難為情起來，難道這一點小事也會讓我覺得挫折，甚至崩潰？

把綠碧帶回去，客廳的燈仍然亮著，但秦阿姨的搖椅上是空的。

阿唐正在整理凌亂的書報。

「秦阿姨睡了？」

「她說不舒服，」阿唐關上櫃門，裏面亂得很，我敢打賭地毯下一定也都是灰，她就是這樣大而化之的人，總以為把髒、亂藏起來就沒事了，不過，她也有可愛之處，那就是對秦阿姨的忠心。

「哪裏不舒服？」

「她說腿痛，吃了藥就教我扶她去睡。」

「慕塵呢？」

「還在她房裏，他回來後說了好些笑話給她聽，那些笑話也不知哪裏聽來的，笑得我肚皮發痛。」

我皺起眉，張大夫說過，秦阿姨病得很重，癌細胞正在蠶蝕她的生命，她不能受太大的刺激，大喜大悲對她都沒好處。

慕塵在這時從那邊走廊過來，黯淡的燈光映著他年輕的臉，仍然是那麼不經世故，活潑愉快。

難道他一點也不爲自己的母親擔心。

「秦阿姨睡了？」我站起身。

「嗯！」他點頭：「要不要玩一局？」

「什麼？」

「司諾克！」他用手指著樓上，「我敢打賭你一定好久沒玩過了，我可是慕竹親手調敎出來的嘔！」

「你說得對，」我嚴肅的看著他，不知爲何，他酷似慕竹的臉總使我感覺疲倦：「我好久沒玩了。」

「如果你不想玩，也不要緊。」他讓步的聳聳肩。

「明天早上你有空嗎？」

「有啊！」他似乎爲我的問題感到關心：「有什麼節目？」

「有一個很重要的節目—我跟張大夫約好了，去他的醫院，討論秦阿姨的病。」

「他沒有告訴你，我下午去看過他？」

沒有。」我愣了一下，也許，他並不如我想像中那般幼稚。

「他跟我說了很多，江楓，這些日子謝謝你——照顧我媽媽——」

「這是應該的。」他回來這一天，總算講了一句人話。

「沙家沒有欠你這麼多。」他微笑着說。

（待續）

剎那篇

●心泉選輯

△我現在只從自己的立場問你一個問題，一個無聊的問題：廉價的幸福與昂貴的痛苦哪一種比較好？

俄．杜斯妥也夫斯基

△人必須接受孤獨，從孤獨中汲取營養，獲得智慧；生命儘管是孤獨的，只要人與人之間還能相愛，肯團結起來，世界仍舊是充滿希望的。

哥倫比亞．馬奎斯

△天眞不昧的人，何止永遠年輕，它的心便是那不增不減不垢不淨的圓活妙心。

曉雲法師

△在最不愜意的生活中，也有陽光閃耀的時候，在砂礫與岩石之間，也有歡樂的小花。

德．赫塞

△他們愈有錢，愈不相信上帝和靈魂得救的事。只有在畏懼人間的死亡和安全時，才點蠟燭和禱告。

俄．契訶夫

△眞實是非常寶貴的一件東西，所以我們應該謹愼地使用它。

美．馬克吐溫

△一切與公理正義相背離的知識，只能稱之爲詭詐，而非智慧。

希臘．柏拉圖

△在獲得勝利之後而能克服自己的人，獲得了雙重的勝利。

英．培根

△寧靜來自內心，不要到外面去尋求它。

釋迦牟尼

△爲人而不看戲，就像梳粧而不對鏡一般。

德．叔本華

◎本專欄歡迎讀者踴躍投稿，靈光一閃寫下您的感悟，本刊擇優刊出，稿酬從優。

蛛

●龔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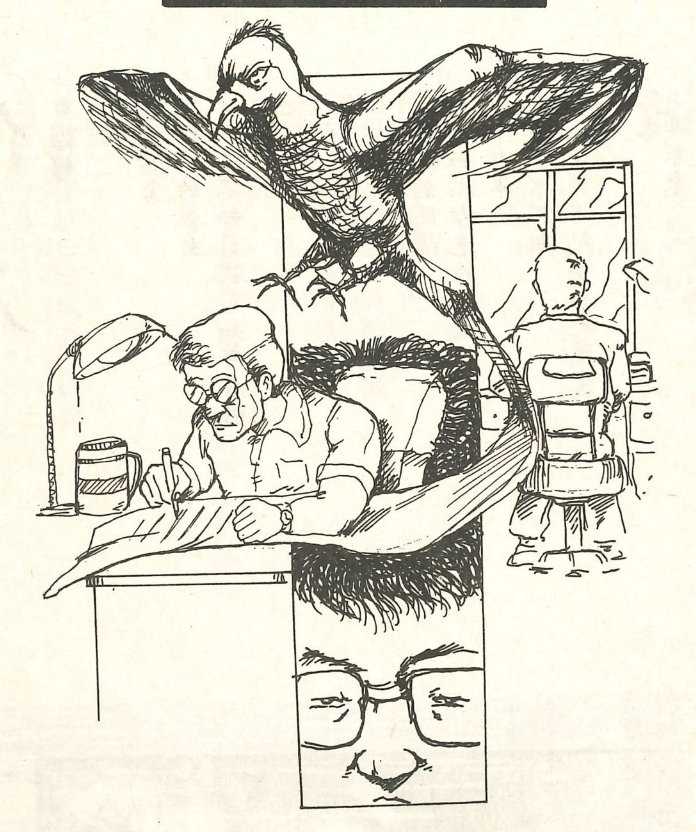
那把淚
己淌在水中
甚至 和我的脚步
相同且紛錯成諸絲
綴成一顆 淒亮的
痣

自水中穿出
千瘡百孔的昨日
不再悔恨的是
當年無知
不該太早將心事透露

自花間穿出
密密麻麻的昨日
不再游移的是
華年己逝
不該編織 太多的假如
太多的往事



新人創作園地



鷹揚的歲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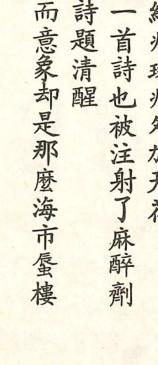
在「鷹揚的歲月」這個單元裡，所選刊的作品，都是文壇新秀們的得意作品，也許，這是他們的第一篇作品，在可以想見的未來，他們也將像飛出山谷的蒼鷹，縱橫文壇……

疊醉三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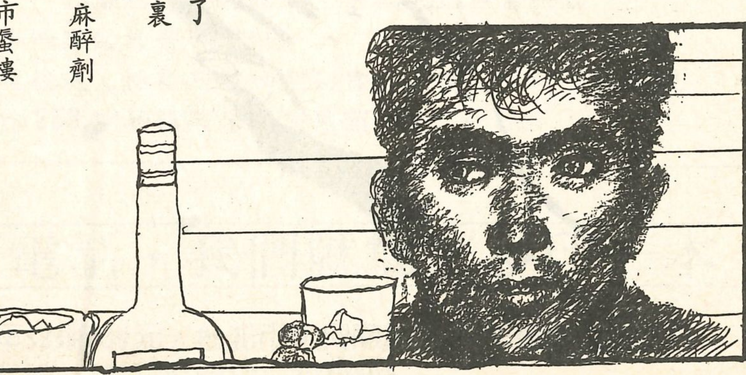
●鍾順文

或許我就那樣地醉了
沒有星辰，鍛帶花和喜悅
躺成一個不打結的結
不打酒咯咯酒，留一些清高不清高
醒酒的人瞭解
潛意識支配著一個靈魂

或許我就那樣地醉了
沿別人感性的詩句，不要理性
白葡萄加擰檬
靠牆淫放自己的樣子如何
沒有人理解



我心口的醉向
或許我就那樣地醉了
在所有搔癢的文字裏
紅疹斑疹外加天花
一首詩也被注射了麻醉劑
詩題清醒
而意象却是那麼海市蜃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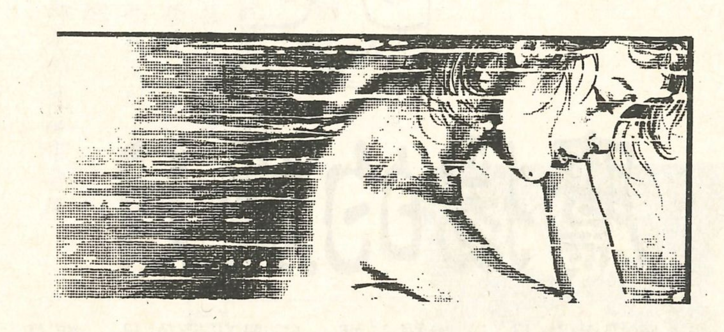
化石

• 綠蔓

我的思念
像僵了的春虫
冬眠在不知日夜不知薄厚的
心田之下
等候驚蟄
第一聲初雷

冬到春的間隔
竟是如此古遠的漫長
似乎由渾沌
經過了冰河期
不止是幾世紀不止是幾生

你來
或是不來
我的思念仍安穩深埋
成石



錯誤

• 綠蔓

暗戀你
如同隔一扉山門之內
化烟踡伏在神燈裡的精靈般
按捺住喜悦和焦躁只能
恒古等待

而門外　佇候的是忘了「芝麻開門」咒語的
阿里巴巴

暗戀你
烟狀的深情恒古踡伏著　默禱
你應是阿拉了



彩屋人間

文／周宏昌

色彩霓虹而光線幽暗的案桌旁，試著專神注目地細數色彩有幾種顏色。數著，數著，不知不覺被耀眼奪目的光芒所迷惑。紫、橙、青、白……轉著轉著，早已忘了想數色彩的念頭。而它却依舊在那兒有規律的旋舞著。舞得令人引起遐思，天地間似乎也在旋轉著……

白日

像個呱呱墜地的嬰兒一般，純潔無瑕。吃飽、睡好即可滿足其最大慾望。手足舞蹈地讓光陰悄悄的從指縫中溜走，依然毫無知覺，晝夜如一，更別談什麼把握時光，或留住絲毫的回憶。無憂無慮地生活，凡事均由大人代勞，不懂得什麼叫感恩，亦不明瞭何謂命運。

學會爬之後，再學習走路，幾乎站不穩時還有想跑的念頭。並非好高騖遠，而是遊戲時興奮使然。

清脆響亮的笑聲，感染了周遭的人們。如黃鶯出谷般的和諧悅耳，一點也不造假，那麼自然地發自內心。純稚的臉孔彷如天使。甜甜的笑容，似晨曦般地吸引住旁人的視線。乳白脂膚，微微透紅，輕彈欲破，叫人欣羨不已。這就是上天的賜與，全家人的寵兒。無怪乎「嬰孩時代，天堂環繞四週」。嬰兒除了能使我們心境開朗，摒除自私自利，時時笑顏逐開，更司學習一顆愛人的心及恢復原有的溫柔之心。

色彩仍在轉換著。

青天

時間恰似蛻變的蛹。它能讓對天地萬物原是一片空白的印象，稍稍的染上淡淡地色彩，變白日成青天，似是灌輸知識進入已由嬰孩時代成長的青少年。

憑其對整個宇宙萬物所充滿的好奇心，更加深其求知慾望。此慾望仍由初生時的容易滿足，漸漸地衍生成爲一個深不可測的無底洞一般。有誰還說，現代的少年不識愁滋味，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

旭日青天，光彩奪目，正是成長中青少年的寫照。恰似如一位快樂的王子，不曾問天有多高，人間何以有煩惱。年輕是生命之晨，日

之黎明，充滿了純淨、和諧、彩色與幻夢。然而，「追求」的過程中，才知千百種滋味湧上心頭……。

橙陽

成人展望將來帶著微笑。憶及往事，不免嘆息。生命之杯，於滿溢時最為甜蜜，再深飲些，便減少了濃馥而更感苦澀。反之，誰能肯定地說，人生不像倒吃甘蔗，愈吃愈甜。

盛如烈陽的壯年時，集知識與結晶於一身，對於世事較能深入澈悟。經歷的路程，可謂披荊斬棘，戰戰競競地應付周遭的事物，絲毫不稍怠忽。

成熟的氣質與風度，似如一杯芳醇，誘人的美酒般，濃馥滿室香。淡淡的淺嚐一口，齒頰留香，再嚐則神思飄然，語句無句。

誰嘆青春不再，誰不想好好把握住成熟所享譽的珍貴時刻。彌補一番燦爛輝煌的似錦前程。

繼續淺嚐這杯香濃的醇酒，色彩舞得變化成多彩多姿的式樣。

紫夜

一部長年從事生產的機器，終會老舊；而一位身經百戰的戰士，一旦褪下盔甲，雖有風霜之外貌，其魂魄卻依然堅強不搖。智慧與成果編織而成的戰勝品懸掛一身，因而身軀才會微微佝僂，誰說是因為年紀使然。

慈祥和藹的面容，似溫暖人心的柔和麗日，儘管皺紋爬滿了臉龐，亦無法抹去其可親與令人敬愛的一面。其精神是永遠不應衰老的。

俗謂：「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因為智慧、反應、判斷，皆寓於老年人的頭腦中。一個健康的老人，只要不是傻子，便是最快樂。

莎翁曾說：「年齡不能表示人的老小，韶光推移，並不能使你自傷老大；誰能肯定八十歲不能朝氣蓬勃，十八歲不會暮氣沉沉呢？

記不得霓虹絲燈到底旋轉了多少圈。幽暗的室內搭配旋舞的繽紛色彩。凝眸窗外，月亮散發的光芒與霓虹相互輝映著。徐徐涼意，喚醒了沈迷的幻想……。

戎緣

文/田運良



二又二分之一戰備車在近攻擊發起綫處集結。熱騰騰的排氣一股股向凝重的夜色逼進。閃黃燈的警告標誌則慌亂地眨著、硬是擾了每位征人蓄勢待發的豪氣。撲撲的引擎聲卻平穩單調撫慰即將爆發的另一場戰事……

關於妳爲我繪的設計畫、與其說是欣賞、不如說是喜歡。我並不想安排自己的思維因某種外界事物的影響便製造一次美麗事件，但究竟妳還是闖進了我寫詩的境界，而且還擾亂了原本多感多觸的靈想，女孩、無心從五七式的覘孔凝望過去，見不著秋濃紅楓、遂隔著一紙妳的素描圖，征征想著妳相關幾許的閒情，透過些許寒意，擁抱這一季冬屬於暖陽的溫熱。

繞過崎區戰備道，前方尖兵排，已槍聲大作，短兵相接，行軍的步伐急劇加快，迅速騰疾隨戰況向斜前方山坡散開攻擊。冷靜地下達佔領B高地，控死制高點，其餘則各就佈署移位，準備機動奇襲突擊。此時，黎明曙色已浸入戰備氣息的溶液，一股腦兒全灑向整山遍野的衝鋒陷陣、殺——響聲震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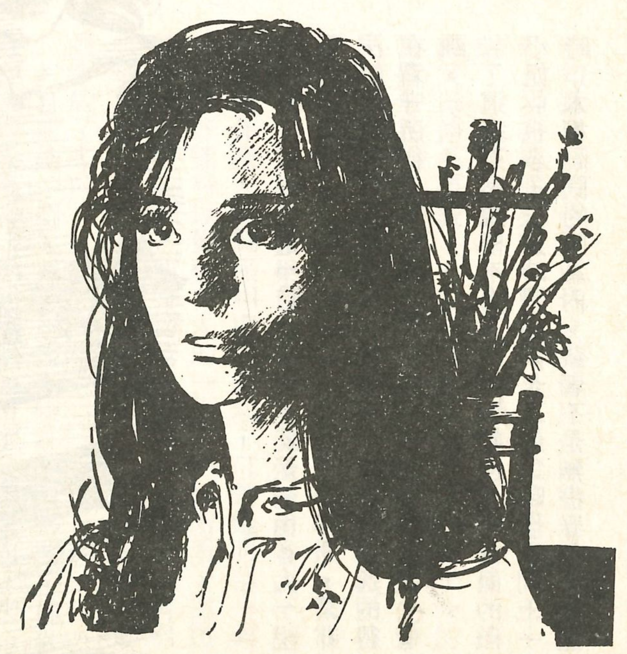
儘管我由各方位角用眼光佔據一個觀點、仍悟不出妳一卷不成功的潑墨畫軸。如果難懂，必難懂得像相隔妳我一種無形距離的存在。女孩，我彷彿佇在妳色彩的輪奐間，感受畫中流淌下來的音籟，以及緊緊挨著妳而跟我戎行歲月的一絲悸動。然而從妳及肩的長髮，燦然的笑靨中，輕輕諒解自己和妳，諒解妳卷裏層層疊疊欲訴還休的心墨斑斑，諒解自己無法詮釋這一幅深蘊哲理的心畫啊！

戰況吃緊，敵我攻勢甚爲猛烈。左翼打得很辛苦，第二連奉命抽調支援作戰，然火力夾擊之餘似顯不足，幾位兵士奮不顧身搶修裝備通信綫路，戮力挽救危急情勢，其英勇過人，實感動萬分。遠處流來轟轟隆隆的砲聲撞擊戰場，槍彈亦休休閃過身際，繞在征人心上無止盤桓，徘徊、襲擾……

想來妳已遠成一幀相片的縮影，我不得不懾服於攝影美感所取的靜面太專業化了，找不出妳的破綻，我的手姿也忘了該如何捕攫妳年輕的過去。女孩、世界上會有許多事物像故事傳說一樣被逐漸遺忘，某些事物將在生活中隨年歲而鮮明，然而這些都值得掠涉珍藏。審視相片簿中美麗的刻苦的喜悅和痛楚的片片段段，相信妳我空白的生命裡，都將忠實被作成永恒且無窮的覆憶。

大軍凌亂足跡一層掩蓋一層，戰雲密佈濃集一幕緊接一幕，烽火漫天燃燒一把蔓延一把。敵我兵力相差懸殊，初期會戰尚可抗衡，後來仗爭擴展迅速，敵軍便略顯疲態，節節敗退失利，各連不斷由指揮環路上傳捷報，是的，我們當然要乘勝追擊……

妳緊緊將自己鎖在一尊雕塑裏，未乾的泥土上留有指紋，那是對年輕生命粗略地表達而已，我靠牆邊站望，黑白明暗錯落在雕塑作品上愈易分明鮮活，細看下，那眼神手姿肢體語言更蘊藏著待人挖掘的私秘。女孩、想想泥土竟能捏揉出千變萬化的形狀，倒不自覺地惋歎人生之貧瘠、單調與無光是何等慘黯啊！閉目凝思，心中若有多般聲音，無主地叫著我。



勝利是永遠屬於正義之師。冷冷環視一場已熄的風雲，我握緊手中的槍，抹去額上圓滾欲墜的汗，堅定地鼓勵自己：鋼盔下的漢子，你成功了！

演習畢終，收拾緊張刺激的心情，徐行賦歸。女孩，此時遠方正隱約傳來凱歌韻頌啊……

一九八八年台北的春天掠影

脂粉下的臉

文／水月

她們的故事

立法委員質詢時說台北是個「色情城」，光是地下酒家就有三百四十家，舞廳兩百多家，從事色情行業的有五六十萬人。開放觀光之後，順便來個「春色」輸出，輸出對象以日本最多。

茶室，除了陪酒，還有「性交易」（她們沿用日語，謂之「ＱＫ」，一次費用大約七百以上），她們的工作內容是「陪」客，也就是任由客人「毛手毛脚」。因爲是「地下」，即謂沒有牌照，是非法的，萬一警察局來個「突擊」，來不及逃逸的得在看守所待上三天到七天，運氣差的還得被送去管訓。

這家茶室規模不大，因爲流動性大，裡面的「小姐」也多，上班時間約莫是下午二時至夜間十一時；木板隔間的帷幕內，藏著不是無盡春色，可能

是一個個悲慘無奈又平凡的故事。

案例一／鳳嬌

她本是一名良家婦女，丈夫在碼頭工作，自己持家，育有兩個兒子，生活雖然不是很好，但其樂融融。誰知道天妒良緣，丈夫一日扛貨時被高疊的木箱壓倒，脊椎神經受傷，雖然有勞保，還是得多方借貸，丈夫後來半身不遂，才經由他人介紹來茶室工作。丈夫臥牀，這些年來沒有多大起色，外借的債務雖然已還清，但兒子漸漸長大，她又沒有一技之長，所以就一直待下來了。問她對以後有什麼打算？她撣撣手上的菸蒂，長長吐一口菸：「我不知道，眞的，孩子長大，總會知道我做的工作，怕他們知道反而愈蓋不住。算了，走一步、是一步！」

案例二／秀秀

秀秀，三十六歲，家在台南，上有年邁父母，下有二妹三弟；自十四歲出來「吃頭路」，做過女工、傭人、小妹，問到怎麼會進這一行的：她苦笑了一下，然後才說：「忘記了，太久了。」她說她不知道自己的苦難何時才能結束？以前是爲了養父母，現在兩個妹妹均已出閣，三個弟弟都已二三十歲了，卻無所事事，在家茶來伸手、飯來張口，還向父母伸手要錢，一家七口（她還有兩個兒子）的重擔全在她身上，她曾經想尋死，在婚姻失敗、弟兄無情的痛楚掙扎之下，是母親跪下來求她，要她發誓不能尋死，她咬唇頷首，碰到一個嗜酒、又打人的丈夫，她說如果自己不走，難道等死不成？她不知道什麼人際關係相處的道理，可是她明白一個婚姻的好壞可以影響女人的一生：「妳看看，在這裡做的小姐，哪一個婚姻是好一點的？有啦，有個小華，丈夫好好的，她自己在家待不住，這種人是很少的了！」

目前她一個人賃屋居住，除了上班時間，她就待在家裡看漫畫、休閒小說，也不愛出去逛，唯一的嗜好是調理一些好吃的食物以饗衆姐妹。秀秀不是一個很好看的女人，又常常不施脂粉，她是靠人緣取勝的，她大嗓門，遇不公道之事，就挺身而出，有人還很欣賞她的個性，她說：「人有個壞性，就是老要欺壓別人，我們不能無緣無故受欺負對不對？人要活就要活得爽快一點。」

案例三／一萍

她從不跟客人出去「QK」，只是「坐枱」而已，瘦乾的身材、長長黃黃的髮，但眼神堅毅，予人咄咄逼人的味道，她左脚有些跛。和丈夫仳離的原因是丈夫有了新歡，她不能忍受委屈求全，一個小女兒就留給她；她原本是在電子工廠作女工，一邊還拿外銷娃娃回家縫製，但後來母親淋巴腺腫，加上痛風，醫藥費無著，她只好來應徵「服務小姐」，因爲她精于算計，所以也輔助賬目的清理，十分勝任，現在她只是偶而陪客人聊聊天而已。有其他小姐因細故而起的紛爭，只要一萍去作中人，總能平安無事，人家怕她的「衝」，但她衝得有道理。

案例四／純純

「我有一個十八歲的女兒，妳信不信？」純純附耳對我說：「但是我都沒有告訴別人，妳是第一個。」她看起來才三十四五，輪廓很柔美，很多從事這一行的小姐，菸、賭、酒三者不離身，她卻一項都沒有沾染。她說當初抱著一個五歲的孩子走投無路時，老板娘收留了她，之間曾停了一年半，爲的是女兒不習慣保姆的照顧，終日只是啼哭，「現在女兒比較能夠體諒我，肯好好唸書，我也希望她能唸多少就唸多少，我也不跟人同居，我要女兒以後不要像我這麼苦。」

「客人來了！」有人喊，純純望望門口，伸手入桶子裡拿了毛巾，臨走前又補一句：「我女兒長得跟我一般高，很漂亮哩！」雖然只是短短一刹那，我却自她臉上看到了母性的光輝。

案例五／安琪

她的外型極爲亮麗，四十多了，除了身材略爲豐滿之外，十分有女人味。怎麼也看不出她有一雙已唸大學的兒女，老么也在國中唸得很好，她喜歡談她的孩子，三個孩子是她的寶。結婚十年來，她一直是個持家型的女子，以子女丈夫爲生活重心，丈夫另築愛巢，她有很長一段日子不能恢復，是她的閨中密友助她走出自己的天空，她出來了，拚命努力把全付心力投注在工作上，慢慢地，在「花國」有了一席之地。

「以後？」她複述了一遍：「我沒有想過以後

，一天過一天，孩子以後有自己的家庭，我就到養老院去。以前我爲失眠所苦，現在只希望一回家，洗個澡，好好睡一覺，這就是最大的享受了。」

案例六／小如

小如的母親本來就是在茶室，與人同居，生下了她，還有一個同母異父的十九歲弟弟，後來母親另嫁，把她和弟弟交給祖母撫育；祖母沒有讓她讀完中學，就要她去作工養家；十七歲，她便同一些混混過流盪的日子，其中一個男人強逼她入娼寮，她歷盡萬苦才逃出來，但已不知要如何重建自己；有一個朋友拉她來這裡「坐枱」，她才開始了茶女生涯。

她現在和一個男人同居，兩個人各花各的，說不上長久，反正她要嘻嘻哈哈過日子，擺脫一切不快。或許年紀大一點，她會生一個孩子，看能不能嫁人。

案例七／文文

「四十七了！」文文很不好意思地告訴我她的年齡，她的大兒子已經三十歲，娶妻生子了。她說

自己是一個不祥的女人，第一任丈夫車禍死了，留四個孩子給她，她不能得到婆婆的諒解，只好隻身帶四個子女離開夫家，有一個退伍老兵同情她的處境，卻在婚後二年因病殘廢，只好由她獨立擔負家計。做這一行有十年，要工作家庭兩項兼顧，有人勸她：「丈夫那麼老了，又無力生產，爲什麼不離開？」她說至少以前丈夫在她苦難時幫助過她，她不能忘恩負義；兒女長大成家，有自己的家庭要負擔，反正「我只是每天賺些錢，拿回去供兩個人生活就夠了。」她說現在自己年老色衰，有些「老芋仔」（台語）專愛找一些「幼齒」（台語）的，她不知道能做到什麼時候？

案例八／小秋

小秋前陣子才接連辦過了婆婆及母親的喪事，隔五天又來上班了。「我不上班不行，孩子總是要吃飯！」

瘦瘦小小的身材，清秀又不掩風霜的面貌，小秋已經四十二了，她有極清晰的抬頭紋，有人說是過度憂慮的結果。「老大現在上高中，我再苦幾年就可以放下了。」小秋說，前任丈夫把孩子留給她，自己跑了，現在的丈夫「有好像無」一樣，是個「迌迌人」，家裡發生什麼事全不管！

她站起來去櫃台撥電話，是給她兒子的：「功課要寫好才可以看電視，知不知道？櫥子裡的碗下面有兩佰塊，出去買麪給弟弟吃。」

小秋不認爲自己可憐，至少不會怨聲連連，她說：「命哪！人生來就要注定這樣，有些人命好，有些人不好，我只希望孩子正常長大，活得比我好一點。」

案例九／小文

她是「誤入歧途」的，小文很仔細地用了這四個字來形容自己。「當初不知道天高地厚，才唸國一，就以爲可以和他天長地久，沒想到休學等生孩子，他卻不見人影，好了，孩子生下來，他媽向我媽要回去的，給過一筆錢吧，然後我就出來作事了。」

小文的五官長得很「圓」，圓臉、圓眼、圓鼻頭，身材也是豐豐潤潤，白裡透紅，她說她常跑回去偷看兒子，她「尪」卻不讓她看，說孩子同她已無任何關係。她才二十二，正是青春鮮活的年紀，

旁人絕猜不出她在此行已混跡多年。

有一個中年男人對她很好，她甘于共賦同居，日子還過得不錯，不過，她說：「跟別的正常女人比，我們是比較吃虧的，因爲別人可以隨時找理由拋棄妳，妳卻不能拖住對方不放人！」

案例十／小莉

女兒十歲了，仍不識之無，在啓智班唸書，鎮日伊伊呀呀，上回女兒不小心撞翻了熱水瓶，燙得哇哇大叫，她心疼得要死！「要不是爲了這個孩子，我早就一頭撞死了！」小莉說，她今天嗓門很大，有點醉了。

小莉常常爲自己日漸豐腴的身材發愁，她說：「沒有辦法，我沒事除了吃東西，又能做什麼？」然後又自我解嘲道：「反正有些人，喝水也會胖！」她今年二十七。

「醉了眞好！」答覆我問她明知身體不行又喝這麼多酒做什麼？她說：「人一醉，所有的人都變好人了！」

「我媽以爲我的錢多好賺，時常寫信來要錢，我只好拚命去借、去賺，有時候我當然很生氣，但是是我欠她的對不對？云語說『相欠債』才會成母女，我和我女兒也是一樣。」

不信春風喚不回

幾乎沒有一位小姐敢預測自己的未來，她們偶而會問：「幾點了？」然後說：「又是一天了。」每個人走出茶室大門，和一般人沒有兩樣，忙的也是人生應該忙的事，憂慮的也是平常人的憂慮。

「許多人都去日本了，當然是那些有辦法的，可是也有人跑回來重操舊業；我認識的一個嫁了日本人，日本人男人是出了名的無情，切就切，沒有情分，她一個人人生地不熟，又能怎麼樣？聽說在日本過得很可憐。」小芬說：「像我們這種『賺吃查某』（台語），有幾個有好的歸宿的？別人睡覺，我們工作，賺的是皮肉錢，有時候客人不好，對妳拳打腳踢，好多人結了婚又離了，哪個有好結果？我們也要感情的，但是大家都公認我們的感情是廉價的，妳想想，如果對每個客人都有感情，我們能賺多少錢，對不對？」

每天沒有固定收入，光只是「坐枱」，一枱可能只「賞」一百，久長不定，有時坐一個小時，有

時得四五個鐘頭，反正轉來轉去，也不覺得時間有多長了。差的，一天八個小時可能只賺兩百元，連來回車費都不夠；有些小姐一天「ＱＫ」三四趟，可能就有五六仟元的「收入」，碰到不「阿沙利」（日語——爽快）的客人，可能連這些「吉普」（Chip，小費）都沒有。

這行裡與人同居的比比皆是，「只要不惹那些有婦之夫」，麻煩就少一點，「我總是勸那些年輕的，找一些中年男人比較可靠；年輕的身強力壯，動不動把妳揍得遍體鱗傷，那時候可沒有人會同情妳。我們這兒以前有個叫『小咪』的女孩子，和一個二十五歲的漂亮小子同居，那小子是個流氓，性子又烈，拳打脚踢是家常便飯，每天都被打得瘀青，有一次孩子還流掉了，血流不止，脖子呢被掐得一圈圈黑黑的，說要ㄔㄟ（分開），拖了一次又一次，小咪就是捨不得，現在也不知道人到哪裡去了！」

她們談話內容不外乎衣服、美容、吃藥、同居人、客人，也有談自己孩子的，沒有什麼新鮮話題，民進黨聚衆在總統府前示威的事，她們還以爲是什麼熱鬧？電視劇的劇情最能吸引她們，章含煙、柏霈文，人生就是這樣，愛的愛不到，不愛的也甩不掉。一張張被濃濃脂粉吃得滿面斑駁的臉，你不禁會想：脂粉下的是怎樣一張眞實的面孔？

「明天要去拜豬母娘娘。」有位小姐起身伸懶腰的時候說。

她張著血盆大口，笑得很誇張，旁邊的小姐也笑了。

「她簽大家樂啦，這次中了兩支，所以還要去拜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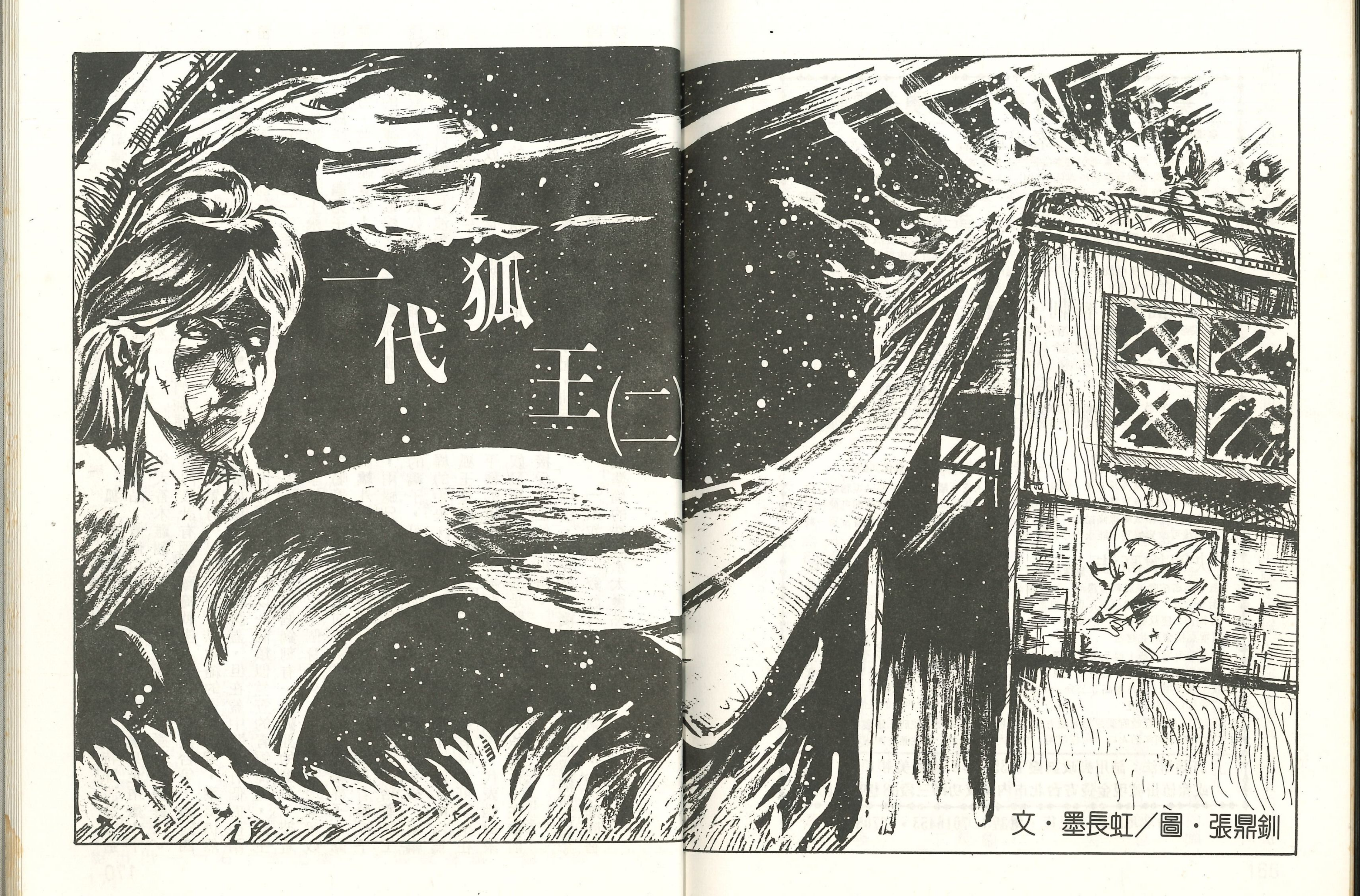
「哦！」

「妳不知道哇，現在大家每個月都會瘋兩次，小月上回買了三百多支，三百多萬哪，結果『槓龜』了兩百多萬，房子也押了，人也『跑』了；前幾天有個太太也是大家樂不中，還錢又還不起，跳下台北橋死了哩！」

「妳玩不玩呢？」我問這位小姐。

「偶而啦，簽個兩三仟，反正中與不中也沒多大關係，不會像她們，瘋了一樣。」

廣告時間已過，「庭院深深」又開始了，章含煙的命運未卜，電視機前聚精會神的小姐們的前途，又有誰知道呢？



一代狐王(二)
文・墨長虹／圖・張鼎釧

●前情題要

武功一流的草上飛、蕭笛，却敗在狐王轎奴的劍下，成爲狐王轎奴，令武林人士嘩然。

這些人口服心不服地接納了，可是，他們却使盡辦法，想拆穿狐王的眞面目……

狐王的轎隊，在四缺一絕（眼奴）兩拳雙腿一支笛的護衞下，繼續向前行進。

草上飛心想，此回一定要施展絕學，拚全力相搏。沒想到銃聲過後，草上飛竟落後釵奴兩丈多遠。辭句難聽的江湖話：「龜兒子睡覺了啊！」可是，草上飛是拚全力，並沒睡覺啊！

三絕的命運以飛奴最慘，他除了聽命於狐王外，還得接受釵奴的指揮；釵奴比狐王更難侍候，當她稍有不如意時，就以飛奴爲洩氣筒。

「我替你改爲爬奴！」草上飛忍氣呑聲。

「就叫我爬奴吧！」

現在，狐王的轎隊繼續浩浩蕩蕩地沿安寶大道北行。

現在，狐王轎隊的護轎侍衞從新任務分配。前行開道的是刀奴和劍奴，左側護轎的是筆奴和棍奴；眼奴和飛奴在右邊護衞，緊跟隨在轎後的是笛奴和耳奴。

狐王的坐轎是衡山天香木鐵鑄造店特殊設計製造的精品，價值白銀九千三百兩。它的轎身是南嶽山千年天香木雕製，百尺之內可聞到清香撲鼻的檀香味。轎內設計有兩張藤椅軟座，狐王的盥洗台等，轎底四角裝置有一尺長四隻可以收縮的青銅轎架，轎頂仍然是堅如鐵石的天香木護蓋，但在蓋中開鑿有個直徑兩尺大的圓洞，它另以一個類似竺笠的青銅掩蓋，狐王每天不定時地戴着這個鐫刻有一隻狐狸的銅蓋，披着厚厚的黑面紗，伸出半個身子來，指手畫脚地對衆奴吆喝着。伸展在轎體前後兩隻碗大的鐵製轎桿子，露出轎外八尺多長，兩拳兄弟分別在轎前肩托着轎桿子，兩腿兄弟在轎後肩抬。他四人身高力大，抬着狐王的轎子，可以奔行如飛。釵奴位居於兩拳身後，兩轎桿的中央，她隨時都可奉令揭開轎簾子，進入轎內爲狐王整肅儀容，是狐王的貼身奴；她有時還可以坐在平穩的轎頂上，揭開銅蓋，請示狐王後，代表她對衆奴發號施令。或者是跳下轎來，隨衆奴步行，在轎前接受狐王的白狐令。

現在，釵奴坐在轎頂上，衆奴默默地護轎前進着。

「飛奴！」釵奴打破了沉悶的氣氛：「你昨晚替我準備的洗脚水太燙熱了啊！」

「是，奴才今晚改進！」飛奴忍氣呑聲地說。

「你別敢怒而不敢言了！」釵奴昂着頭兒說：「前晚，眼奴和耳奴兩人爭着想替我倒洗脚水，我還看不上眼啦！」

「何志堅，黎遠望！」笛奴在轎後責問耳奴和眼奴：「你兩人可有爭倒洗脚水的事？」

「釵奴愛怎麼說就怎麼說！」耳奴輕鬆地說：「是黎遠望先心甘情願想要倒洗脚水的啊！」

「哈、哈、哈……」

「哈、哈、哈……」

衆奴都笑了起來。

「棍王！」草上飛好奇地問道：「你笑甚麼呢？」這是因爲棍王是聾耳。

「筆王！」千里眼也湊熱鬧：「你說說看，棍王究竟是在笑什麼呢？」他欺單王是啞嘴。

「你怎麼不說話呢？」順風耳也想取笑於人：「筆王，你快說話呀！」

除了把筆王和棍王氣得雙眼圓睜外，刀王和劍王也怒眉倒豎了。

沒想到順風耳「聽」不出四缺的怒氣來：「我們三絕替人倒洗脚水，其他人大笑，我們沒話可說，輪不到你們四缺大笑呀！」

這可把四缺氣炸了，他們之所以被江湖朋友呼叫「四缺」，只因爲他們身上都有一缺，是人生的大不幸，也多少因缺而生自卑感；如果有人敢當面稱叫他們「缺」，麻煩可就惹大了。

「停轎！」刀奴與劍奴同時吆喝着：「請狐王做公證人，我們四缺都身上有缺，不像他們三絕都是身負絕學，我們四兄弟今天可要和三個絕世高手，一較高低！」他兩人說後，同時向棍王使了個臉色，這個棍王因爲耳聾，全看刀王、劍王和筆王的臉色行事。

棍王拖着長棍，一提丹田眞氣，躍出了丈多遠，一招「棍遮金烏」，在頭頂上呼呼生風後，便收棍凝神挺立；接着躍進的是筆王，一招「筆掃千軍」，把四週小杉樹頂的尖頭劃下來了一大截；劍王長劍擲去，連劍帶鞘，射穿了一株籮筐大的樟樹後握劍挺立；最令人嘆爲觀止的是獨臂刀王歐陽俊，他斷缺的是右臂，平時他左手握刀柄，把大刀托在右肩上，所謂「大」也只不過是刀長似劍而已，最妙的是它也像劍一樣地有個鞘，一般打鬪，他和劍王一樣地是刀劍不出鞘的，刀出鞘以後，一定是人頭落地。如果對方逃出絕命一刀，便必須在自己小腿上割出血來祭刀，才能

還刀入鞘，他和劍王被狐王收復為奴時，每人腿上就割了一刀，至今刀痕才癒合，但留下來了一條黑痕。劍王有雙手可以使劍出鞘，刀王是獨臂，便不得不練了個刀出鞘再入鞘的絕活，他隨時都可利用刀柄彈簧，把刀鞘彈升三、四丈高，刀砍人頭落地後，再對準落下的刀鞘，還刀入鞘。現在，他就表演了這一招，雖然砍殺的不是人頭，卻是筆王、劍王、棍王站身處農家固定籬笆用三個臉盆大的木樁子，還刀入鞘前，依例在腿上劃了條痕。於是，四缺各持獨門武器，連袂就地旋轉後，按東西南北四方站立。

沒想到釵奴坐在轎頂上幸災樂禍：「我說三絕啊！人家已擺好了四才陣，就等着看你們的了！」釵奴存心要見識三絕身手。

三絕也不是簡單人物，以飛奴而論，他經常右手帶着羊皮手套，他的「金錢鏢」是獨門暗器，可以連連發射十二枚，而且每枚都是鋒如刀利，接他的鏢勢必傷到手腕；不接呢？很難逃過他那十二枚分上下左右接連發射而來的利鏢；況且，他打了就跑，數當今武林，草上飛的輕功，除了陰溝裏翻船，敗下釵奴手下外，還沒人能追趕得上。他懷鋒利的金錢鏢，不知道底細的人，很難以應付。耳奴雖然是年近花甲，但功力仍沒老化，他懷裏藏有把齒尺，雖然它只有尺來長，卻能齒咬兵刃；當你兵刃被鎖住時，他突然鬆開，以齒尺借勢傷人，百無一失。而千里眼呢？胸懷奪命火珠，能在三丈外爆炸傷人。因此，三絕不僅是眼明、耳靈、脚快，他三人所使用的兵刃，也可算是一絕。

草上飛聽了釵奴的話以後，立刻就知道她是想在隔山觀虎鬪，測驗他三人的武功。他草上飛又不是被人要着玩的，審察當前形勢，他的金錢鏢擲出去以後，不一定能傷到四缺；傷不到，不像沒為奴以前，可以一跑了之；如今，他跑得了和尚卻跑不了廟——釵奴怎容他開溜呢？要是傷了四缺，彼此結下樑子，往後可不能平安相處了。至於千里眼和順風耳呢？也正尷尬地站立着。

釵奴見三人躊躇不前，進一步挑撥：「我說你們三絕啊！別害怕四缺；我一個人就破過他們的四才陣，你們三人聯手施展絕招，我保證勝算在握！」狐王收四缺為奴，他們確是敗在釵奴手下，而是像蕭笛那樣地心服口服的事實。三絕要是聯手戰勝不了四缺，以彼量此，三絕更不是釵奴的對手了。

「嘻、嘻、嘻……」飛奴早已察知釵奴心中的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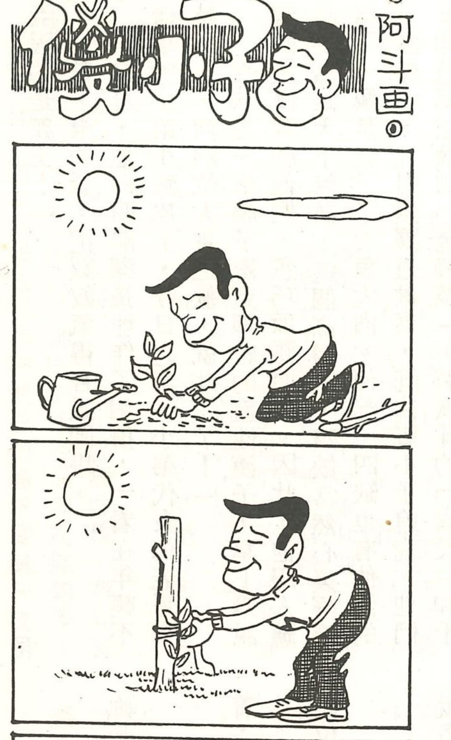
，在三絕中，他雖然只有二十五歲，年紀最輕，卻從七歲起就緊跟隨在師父老草上飛身後，在江湖道上鬼混；十八年來，見過了大小場子可多啦！他望着釵奴嘻笑後便笑臉迎人地獨自走到四缺陣前：「我說四位大哥啊！你四人武功天下無敵，因此而被尊稱為刀王、劍王、棍王和筆王，我們三個蛇眼、貓耳、狗腿子，怎能在關太子面前要刀呢？務請四位大哥高抬貴手……」

「誰說他四人天下無敵呢？」釵奴又在火上加一桶子油，想燃燒起四缺的怒火。

「喂，釵奴！恕小奴才——我講句公道話，當今武林，是妳唯一戰勝過四位大哥，雖然是鐵一樣的事實，但是憑巧取勝；何況，四位大哥心地善良，見妳只是個女孩子家，不忍心全力相搏，更不忍心妳讓狐王打得死去活來！」

「你怎麼知道的呢？」釵奴當初出戰四缺時，火拚三十回合後敗下陣來，躲進狐王轎內，被狐王打得「呀呀」地苦叫；要不是狐王面授機宜，她怎能戰勝四缺呢？

「我怎樣知道的，恕不奉告了！因此，四位大哥







臣服的是狐王！」

草上飛的話，把釵奴氣得杏眼圓睜。

接着，他向四缺深長地作了個揖：「看在年輕不懂事的小弟小臉皮上，今日之事，小弟代表何老哥和黎大哥，向四位大哥道歉，就此了了！」

四缺是一根腸子牽到脚底的直性漢子，草上飛說釵奴並沒戰勝他們，憑巧取勝而已。因此，他四人應該仍然是天下無敵；這個高帽子，四缺當然心裏舒暢極了，像是吃下了大魚大肉。何況，四缺也有他們的「誡條」，凡對禮讓道歉者，既往概不予追究。他們也知道草上飛的「金錢鏢」，順風耳的「齒尺」和千里眼的「奪命火珠」，如果同時動作，也不是輕易能應付得了的，何不趁着人家道歉的時候下台階呢？

「既然草上飛大俠看得起我們四兄弟，今日之事，就此收場！」四缺說到做到，立刻收斂了四才陣，呼呼地躍回了轎旁。

「眞沒用！」釵奴沒看到熱鬧，拉長了嘴說：「飛奴三兩句話，四位就任由擺佈了！」

「釵奴！」草上飛很厲害：「妳是我們羣奴之首，我們都應該團結在妳指揮之下，共同為狐王效命，怎麼能夠彼此打起來呢？」

「我才沒資格指揮大家，只是傳令而已！」

「不管怎樣，做奴才的也有個先來後到，何況，妳是狐王貼身寵奴，我們當然要接受妳的指揮！」

「廢話少說！」釵奴沒看到打鬪，餘怒未消。

「對！廢話少說啊！」順風耳的耳朵快速地顫動着：「有大隊人馬，從後追上來了啊！」

千里眼一個飛躍，立刻跳上了一株大樟樹上：「諸位，至少有三十多匹快馬，向我們急馳而來！」

眼奴的話剛說完，衆奴都聽到了「得得」的啼聲。

釵奴縱身坐在轎頂上，代狐王下達了命令：「各就各位，大轎繼續前行！」

「好像不對勁啊！」前行開路的刀奴影射劍奴說：「昨晚深夜三更，我的刀好像發出聲音來！所以，剛才和三絕的事，我硬忍下來了！」

「大哥！」刀王是四缺結義中的老大：「我的劍好像老是在背上顫動着啊！」

「這回，準會刀劍染血了，我昨晚就有預感！」

刀奴的話剛說完，三十多匹駿馬，已經把狐王的坐轎團團圍住。

為首的頭纏紅巾，背插雙刀，氣勢凌人地坐在馬上說：「快請狐王出轎來！」

「停轎！」釵奴下令後說：「諸位英雄可是衝着狐王來的，」

「不是衝着他，難道是衝着狗王來的！」

「飛奴，先掌他的嘴！」

草上飛的動作像閃電，為首的大漢挨了兩巴掌，竟來不及躲避。

「有誰還敢口出狂言，對狐王不尊敬的，就砍下他項上的頭！識相聽話的，快閃在路旁！」釵奴揭開銅轎蓋，請示狐王後說：「啊！原來諸位是洞庭湖主麾下的三十多條狗腿子，是來討債的！」

「三個多月以前，我們的老大在德山被狐王所殺，這筆血債怎樣個算法？」為首的理直氣壯地說。自從第一舵主嚴武標被殺後，第二舵主糾集其他三十四個舵主，誓死要找到狐王，為死去的嚴武標報仇。

「他擋住狐王的出路，已經是罪不可赦，是他自己找死，硬要狐王揭開面紗；他被殺，活該！」

「活該的是狐王，我們兄弟們今天要把狐王的坐轎踩成木渣子！」

「那……」釵奴心慌了，三十多匹駿馬，齊向狐王衝了過來，該怎辦呢？她眼珠子滴溜溜地旋轉後，立刻飛身下轎：「我釵奴和四缺三絕兩拳雙腿一支笛，恭候諸位指教了！」

馬隊離轎太近，拉不開疾奔之勢；為首的一聲吆喝，馬隊沿安寶大道急奔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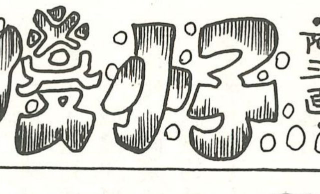
洞庭湖主訓練了一匹萬無一失殺敵致勝的「馬陣」，那就是群馬在五丈外齊集後，快馬加鞭，衝鋒陷陣似的三馬一小隊，一波接一波地以「馬海戰術」衝向敵人；前三匹馬尚未應付得了，後三匹已經衝到。何況，除了為首的使用雙刀指揮外，其餘人員全都是長標槍和流星鎚子。洞庭湖主鍾金龍，除了他本人以龍爪手——金龍九招威震武林外，他的馬隊是誓死如歸的敢死隊，當今武林各大門派，全都是聞「馬」膽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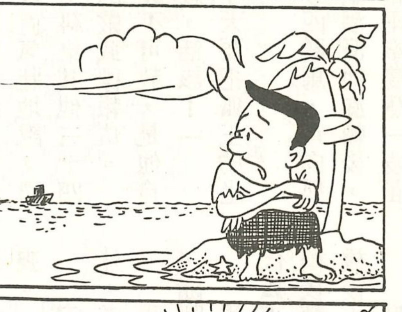
安寶大道之所以稱為「大道」，除了沿道是平地外，道上可容三馬併行。

現在，狐王的轎停在大道上，正是虎口上的羊肉，隨時都有被吞噬的危險。

現在，駿馬剛向前奔行，釵奴的眼珠一轉，立刻代狐王下達了命令：「兩拳雙腿，快抬轎後徹，過小橋後轉入小徑；一支笛協助兩拳雙腿護轎；四缺捍衞橋後小徑口，三絕守住橋頭打頭陣！」

形勢便大為改變了，石橋有兩丈多長，橋下是一





丈多深的小溪，雖然石橋可容三馬奔行，但過橋後必須急速右轉，進入只能容一馬通行的小徑，才能直搗狐王座轎。

釵奴剛「兵力部署」完畢，駿馬去而復返，閃電似的飛奔而來。

打頭陣的三絕，都是絕頂輕功，跳縱自如的高手。

草上飛的金錢鏢先行出手，他一次可同時發射三枚，而且成三角形直取對方胸部，爲首的長標槍還沒有使出，便中鏢後翻滾馬下。

千里眼的奪命火珠雖然是安着地後才發火爆炸，但火起馬倒，最具有殺傷力。

順風耳的齒尺雖然只有尺多長，它也有尺柄，尺上的齒是鎖住流星鎚鍊條的利器；何況他老當益壯，內功深厚，鎖住對方兵刃後，要不是快速拋棄流星鎚，便立刻被牽着摔下馬來。

解決了前三個騎士，後三個跟隨而到。

金錢鏢和奪命火珠都數量有限，對方也是支訓練有素的精英，前面倒地的人馬，不管是死傷，他們都會鼓足餘勇，自動閃避路旁，讓後續部隊通行。

如此三馬一組連番急攻，人馬已死傷過半數；但

三絕也都身上掛了彩，釵奴背插着劍，站立在狐王的轎頂上尖叫着：「三絕退回轎旁，協助笛奴護轎！」

三絕借着溪流中露出水面的岩石，幾個起落，便到達了轎旁。

後續的三個騎士同時衝過了石橋，還沒來得及拉轉馬頭，棍王的鐵棍已橫掃馬腿，把前頭的騎士摔下馬來；劍王和刀王直飛丈多高，手起刀劍齊落，砍殺了第二、三匹馬上的騎士，刀王殺人後剛還刀入鞘，後續馬隊又到，沒想到筆王也不是弱者，他的一對判官筆，左筆纏住對方的流星鎚後，借勢躍起，右手判官筆取騎士性命，像探囊取物。

戴紅巾的指揮官，他在馬隊後押陣，也是最後一波向前衝殺的死士；他們是五馬齊衝，很顯然地計算這支馬隊總共是三十五個騎士。

四缺沒想到最後的馬隊衝過石橋後，不再勒轉馬頭，直向來路急奔而去。

「不能留下活口！」釵奴說後，凌空飛起，三、五個起落後便趕上了馬隊，飛劍從最後騎士的後背直透前胸，再人隨劍到，拔劍借脚踏馬背之勢，又刺殺前面三騎士後，前頭領路的紅巾首領，剛回頭瞻望，釵奴的劍已經從他背後射進。

這一幕精彩殺招，看得四缺三絕兩拳雙腿一支笛，全都是目瞪口呆；他們都在心想狐王的貼身奴，身懷如此絕世武功，狐王更是像大海似的深奧難測了。

釵奴殺人後回到轎旁：「劍奴，派你們四兄弟去驗屍，一息尚存者，一律格殺！」

「是！是！是！是！」四缺俯首聽命；他們四人的內心中，不油然地對釵奴產生了敬畏。

「我說飛奴啊，接劍！」釵奴說後，連劍帶鞘擲給了飛奴：「代我把劍上的汚血清潔乾潔！」

「是！」飛奴雙手捧劍恭敬地說。

「還有，今晚的洗脚水，可要多倒半盆子；我的脚剛才踏在馬背上，好髒啊！」

釵奴穿着的是一雙精製的皮底布上繡有隻白狐的半統靴子，怎麼會弄髒了脚呢？這明明白白是在取辱於飛奴，在故意作弄他。

但，飛狐無可奈何，只有忍氣吞聲地聽命於人。

「笛奴！你這次沒出戰，下次輪到你啦！」

「是！」蕭笛恭敬地說：「釵奴，妳爲什麼硬要趕盡殺絕呢？」

「像你在南嶽山麓，宰殺胡志大一樣地我也是聽命行事啊！」

「嗯——嗯——嗯」轎內傳出來了嗯聲。

釵奴聞聲立刻面對狐王的轎簾深長地做了個揖：「奴才下次不敢胡說了！」

現在，狐王的轎隊又浩浩蕩蕩地出發了。

傍晚時分，到達了一個名叫山溪圿的小鎮，狐王的坐轎在一家大戶門前停了下來。

「狐王有令！」釵奴擅作主張：「在這個大戶人家借宿一晚，劍奴前去交涉！」

小溪圿只有兩三百戶人家，鎮子雖小，這個大戶人家可大得驚人！抬頭望去，兩扇朱漆大鐵門的牌樓子上，崁鑲着四個籮筐大的金字——白馬山莊。頂着樓牌子的兩根大石柱子下，蹲伏着一對栩栩如生的石獅子，石獅子旁分別站立着兩個穿着黑色勁裝的大漢，一個肩托着閃閃發亮的長刀，另一個卻在腰間插着一把飛刀。

沒想到座轎剛停下，劍奴也剛要向前走去，兩個腰插飛刀的黑衣漢子同時厲聲喝道：「莊前不准停轎，快滾開！」

「就算是莊前不准停轎！」劍奴的粗眉倒豎，繼續向前走去：「兄台也用不着厲聲吆喝！」

「還不快點滾，我們便不客氣了！」

「劍奴！」釵奴卻心平氣和地柔聲叫道：「快走回來，人家要我們滾，我們就趕快走吧！」

劍奴心有不甘，但不得不聽釵奴的話，只得返回轎前。

刀奴在一旁看不順眼，大聲指着白馬山莊吼道：「小子，你們瞎了眼，可知轎內坐着何人？」

轎裏頭坐的是當今皇帝老子，也不准在莊前停轎！」腰插飛刀的守門奴才昂着頭兒說。

「起轎！」釵奴裝着沒聽見，眼珠子卻在旋轉着。

沒想到狗仗人勢的守門奴才得寸進尺：「不向大爺們道個歉，就想這麼一走了之！」

「飛奴！準備接刀啊！」釵奴的話剛說完，兩刀飛刀一左一右地直射了過來；飛奴雙手接刀，騰空躍起，反擲了過去，兩個守門奴才應聲倒地，餘下兩個托刀的驚叫了一聲，立即閃進門內，將大鐵門緊閉了。

「等着演戲了啦！」釵奴叫座轎停下，跳坐在轎頂上，揭開轎蓋，跟狐王咕了幾句話後對眾奴說：「諸位可知道這個白馬山莊的莊主是誰呢？」

眾奴全部搖着頭。

釵奴轉動着烏亮的眼睛說：「我也不知道他姓甚名誰？只聽說他年輕貌美，眉宇之間沒有男子漢氣息

，而他卻道道地地是條英雄好漢；他兩條大腿上各裝帶着五把鋒利的飛刀，胸前也露出來八個刀柄。與他過招，他可接連不斷地發出十八把飛刀，使對方防不勝防！……」

「我怎麼沒聽過有這號人物呢？」

「別以爲你是順風耳，你沒聽過的事，可多啦，你蠕動大耳朵仔細聽着吧！」

釵奴接着是這樣說的：這白馬山莊是座大四合院，左右廂房可供百人住宿，門樓子上的守門奴才就住了六十四個，輪流交接換班，後院住了十八個刀客，人人都有取人性命於丈遠外的好功力。他們以隨身携帶刀數多少而識別地位的高低，像守門的奴才就只能帶一把飛刀，莊主以下的四大尊者，各帶十二把飛刀，其餘尊者以下的護法和堂主，各佩帶八把和四把刀，奴才的總管才擁有兩刀，一刀者只不過是個殺手而已。白馬山莊沒有馬，江湖道上看不到白馬山莊的飛刀客，誰見到了飛刀者，就像是想要看咱們狐王眞面目一樣地必須人頭落地……而白馬山莊還有個極嚴格的規定，誰要進入白馬山莊，就只准進不准出……

「那……釵奴，妳既然知道准進不准出，爲甚麼我們還要準備進入白馬山莊呢？」

「不准多問！」沒想到轎內傳出來了狐王的話：「快，快起轎，即刻離開！」

兩拳雙腿抬着轎兒向前狂奔，一口氣奔出了五華里，進入一片叢林內，狐王才命令轎兒停了下來；剛停下，便召釵奴入轎。

「好一個奴才，明知山中有虎，妳偏向虎山行；是妳要進入白馬山莊，是想陷害於我！」

「奴才不敢，奴才不敢！」釵奴在轎內哀求着：「求狐王饒命！」

釵奴被狐王打得吱吱地像猴兒尖叫。

「看在妳服侍我多年的情份上，妳自行了斷吧！」

「請狐王饒釵奴一命！」轎外眾奴代釵奴求情。

「看在四缺三絕兩拳雙腿一支笛代妳求情的一片眞情上，暫時饒了妳，以後……」

「婢子絕不敢再闖禍了！」

「我們殺了白馬山莊的人，他們絕不會輕易放過；就在這兒露宿一夜，明晨破曉時分再逃命！」

眾奴環繞狐王的座轎躺臥在草地上。

剛臥下，釵奴向狐王請示：「請准婢子率領四缺三

絕一支笛，去附近村莊替狐王準備飯菜！」

「快去快回！」狐王在轎內命令着。

「兩拳雙腿，小心護轎啊！」

「是，釵奴！」

於是，釵奴率領着八條好漢走出叢林後，釵奴邊走邊「嗚嗚」地啼哭着：「諸位大哥啊！我跟隨狐王五年了，她愛打就打，說殺就殺，跟着這樣一個毫無情義的人，嗚、嗚、嗚……我今晚被她打得死去活來，全身傷痕纍纍啊！

「釵奴！別哭了！」飛奴先安慰她：「我草上飛走遍大江南北，從未見過像狐王這樣無情無義的人！」

「要是我們長久跟隨着她，遲早會命喪她的毒手！」笛奴也安慰她：「恨就只恨自己技不如人，落了個終身爲奴的下場！釵奴，快別哭了啊！」

「要是我們九人聯合起來！」順風耳走在最後，他的耳朵最靈，但也最軟，立刻就想出來了餿主義：「同心協力，聯手對付狐狸精……」

「不，不，不！」聽了順風耳的話以後，釵奴被嚇得直發抖：「狐王武功深不可測，要是我們失手了，便只有死路一條！」

「那……我們該怎辦呢？」千里眼也覺得跟隨狐王前途茫茫。

「我看……我們四散奔逃。她總不能分身爲四個狐王去找我們啦！」刀王說。

「我的意思是我們找個機會，逃過長江去，投身丐幫門下，歐陽幫主是我的舅父，寧願爲乞也不要做奴！」劍王也說。

聾耳棍王和啞嘴筆王，一向是看大哥刀王三哥劍王的臉色行事，一聾一啞，無話可說。

「就這麼決定，咱們去投身丐幫吧！」三絕也這麼說。

「我蕭笛自有去處！」

「我早知道了啊！你逃回天山去，是嗎？」釵奴說：「大家既然決定散了，各自逃生去，又何嘗不可！那時候，各憑本領，誰不被狐王抓回，誰就運氣最好啊！」

他們九人在附近農村，找上了一戶今天正娶媳婦的人家，討回來了大堆雞鴨魚肉，釵奴服侍狐王晚餐後，各自席地而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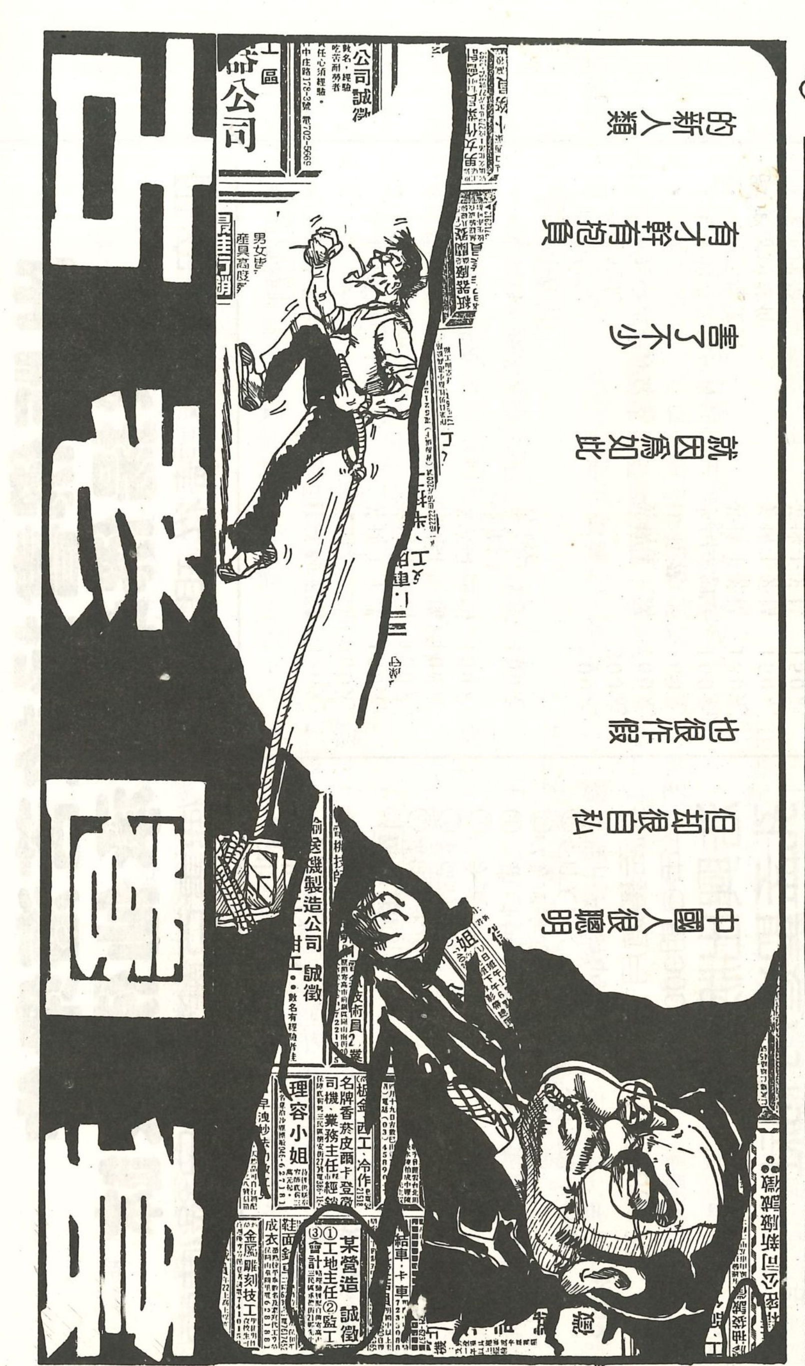
（待續）

曾經，幾十元，幾佰元花掉了.
買回来了一大堆用不上的物品.
香粉或香水，襯衫或皮鞋. 會不會
已經太多了? 那只是份短暫.
一本 **創作** 份外溫馨. 可以
變短暫爲永遠。



風行寶島的創作已經25年了
感謝您的支持，也歡迎您繼續支持!!

張鼎釗
實驗漫畫



♡李　坤：男，27.，音樂，釣漁、文學、寫作、公職，大學畢，誠徵專科以上任職公家機關及學校未婚女性爲友，歡迎來函，屏東市蘇州街三一號

♡王傑德：男，中學，喜攝影，大自然、影帶、北郵一二〇七七號

♡許不元：男28.歲、高中，板橋市府中路八號

♡潘智偉：男，25.，高畢，文學、集郵、誠覓有緣人，台中大雅中清路四段二八一巷五號

♡青　山：男34.大專畢，高一七二，貌端正職，穩重樂觀，無不良嗜好，喜好：大自然風光，旅遊書報雜誌，音樂電影，願與清秀賢慧女性爲友歡迎賜函，請附上近照簡介身高體重誠者必覆，請寄：台北郵政信箱二二七三一號

♡阿　風：來函必覆，桃市大同西路一〇〇～四號

♡陳文全：男，26.，高中，音樂、電影、大自然、三重市同安街九六號四樓

♡段青良：男，26.，高工，沈思、逛街、電影、山、北市忠孝東路三段一九二號十二樓之一

♡楊宗翰：男，32.，專畢，北投郵政信箱七八號

♡王　傑：男，17.，五專，音樂、交友、南縣永康鄉大灣路九四九號三三二三室多來函。

♡蕭　痕：男，23.，高工，夜釣、旅行、永和市豫溪街五七巷一一弄二號四樓

♡書　函：男，30.，專科畢，文學、攝影、花卉、萬事隨緣，盼能與妳共享年輕，快樂的歲月，台中市西屯路二段二〇〇號四〇九室

♡蓓怡濃：女，16.，國二，兜兜、交友、溜冰、苗栗縣南鎮勤富街一〇一巷三三號

♡王宇揚：男，19.，高職，山之青、海之藍、彰化市彰水路九九巷一之三號

♡楊　霖：男，24.高職畢，音樂、釣漁、大自然、探究人生、願與誠意、有緣、乖巧之女孩筆中會友，來信必覆北市民權東路二〇〇六號八樓。

♡大　毛：尤緣，女23.高職畢、烹飪、旅遊、溜狗、北市內湖成功路三段六八巷九二弄一〇四號

♡林夢馨：女，63.年次，國二徵女生筆友，來函必覆，有男士來函、一律不回信，看著辦吧！畫畫、沈思、三重市車路頭街28.號2樓。
夢琪：62.年次，國三，同右

♡陳　翔：男，20.，大專，電腦、旅遊、音樂、屏東市維新里新榮巷三〇號

♡陳韋明：男35.高一六〇徵：思想新潮個性　放女友共享世界之最。或才貌均佳有意創業而缺少資金之女強人共創業。年婚況學歷不拘。必覆台北郵政信箱七四之五二

♡游麥克：20.歲，一般愛好，台中縣太平鄉光華村都仔坑八四之一三號

●來稿請寄：台北市復興南路２段173號６樓
"創作"雜誌**感性列車**收，將按來稿順序刊登●

感性列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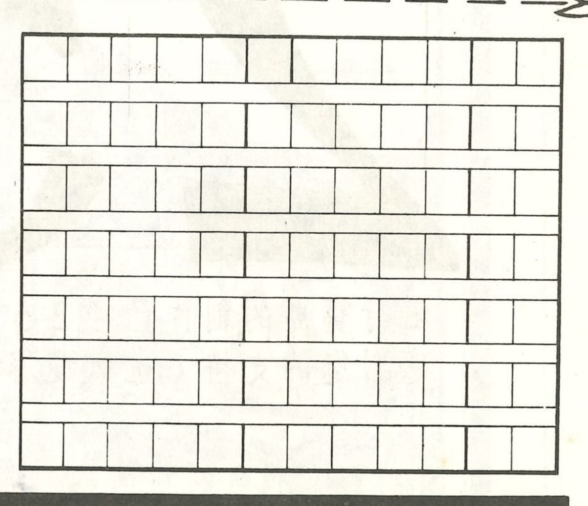
●友情交流站●

海內存知己　　天涯若毗鄰

●刊登內容由讀者自行填寫，包括姓名、性別、年齡、學歷、愛好、通訊地址及標點符號在內，每行12字，尾數不滿12字時，以一行計。

●酌收刊登費用，一行10元，二行20元，依此類推。

●刊登費請隨本表一起裝進信封郵寄（硬幣恕不受理）。



♡林　瑋：女，20，高職、音樂、海、南市五妃街二九五號。

♡傑豪：傑斯：傑清：27，20.20，郊遊、閱讀、音樂、沉思、願與各地同好為友，台北市撫遠街一七九巷四八之三號

♡王清木：男，20，國中，交友、音樂、大自然、兜風、淡水鎮車路腳一之七號三樓

♡楊明昌：男，27歲，大自然、中和市新生街二一九號

♡陳錦龍：男，23，國中，沉思、MTV、三重市大竹圍街一八七號四樓

♡黃有義：男，16歲，國三，郊遊、兜風、夜遊、交友，喜歡卡拉　、喜歡聽音樂等有意者請多來信

♡許復君：男，20，國中，大自然、沉思、中壢市長春路二三六號

♡康大富：男，23，高職，自然、幻想、中壢市長春路二三六號

♡嘉　琳：女，21，高畢，大自然、電影、音樂、八德鄉介壽路一段七二二號

♡吳謹文：男，20，高中，踏青、桌球、北市延平北路三段一巷一七號二樓

♡陳麗靜：女，17，高職，愛好：跳舞、交友、聽熱門音樂、看電影、壓馬路，鳳山市鳳仁路九〇號。希望與志趣相同者為友

♡方儀珍：女，25，高畢，交友、音樂、大自然、宜蘭縣壯圍鄉大福路一一五之一八號

♡葉春裕：曾翰章：林政修：孫建忠：張正寬：李聰鑫：吳國楊：陳佳祐：男20.～19.歲，二專生，興趣大自然、郊遊、音樂、附照尤佳，來信必覆，來信請寄中壢市南亞工專製一

♡山　豹：男，19，國畢，溜冰、游泳、釣魚、音樂、梨山福壽山明莊

♡蘇瀅娟：女，22，國中，音樂、唱歌、回憶、相識即是有緣，只要有誠心相信日久變知心，雲林縣四湖鄉湖西村中正路十之二號。徵義兄弟。

♡夏　靈：女，17，高一，夜，海、散步、願與各地少男少女廣結知心，來函必覆三重市安樂街二〇號二樓。朋友們提起筆吧！等待你的來信

♡翁凱文：女，19歲，高職，興趣，吉他、露營、紙雕、台中縣潭子鄉南二路一號二四〇室

♡謝發達：男，43年次客籍，大自然、登山、游泳、來函必覆，台中縣太平鄉成功路三六之二巷一八號

♡邱登再：男，23，高畢，文學、郊遊、音樂、彰化縣線西鄉沿海路一段三四九號

♡彭翔雲：男，19，專科，K書、電腦、吉他、誠者必覆，新竹湖口鄉光明街四三號

♡黃玲美：女，MTV、跳舞、繪畫、徵南部朋友，交友是為了擴廣生活層面，藉著書信往來期遇有緣人。個性隨和，外向，附照尤佳，台南縣佳里鎮義民街八一號。限56.年次以下高上程度。

熱線 電腦擇友報名表

姓名		性別		擇友條件
生日	年　月　日	血型	型	年次：　年次至　年次
身高	公分	體重	公斤	身高：　公分至　公分
興趣				體重：　公斤至　公斤
地址				
郵遞區號：		電話	（　）：	

本人資料欄：以下請以誠懇的態度用阿拉伯數字填入□內。　擇友條件

□1.本籍：①閩南②客家③外省④山地…………□ □
□2.居住：①北部②中部③南部④東部…………□ □
□3.家境：①富有②中上③小康④清寒…………□ □
□4.宗教：①佛②基督③天主④回⑤道⑥尚未入教…………□ □
□5.學歷：①國小②國中③高中④專科⑤大學⑥大學以上…………□ □
□6.職業：①學生②軍公教③自營事業④民營職員⑤尚未就職…□ □
□7.個性：①內向②中庸偏內③中庸偏外④外向…………□ □
□8.口才：①幽默風趣②喜愛聊天③平凡④沉默寡言…………□ □
□9.氣質：①高雅大方②親切隨和③拘謹保守④豪爽乾脆…………□ □
□10.外形：①英俊瀟灑②艷麗漂亮③儀容端莊④清新秀麗…………□ □
□11.衣飾：①講究②追求流行③整齊清潔④樸素…………□ □
□12.身材：①修長②健美③豐滿④嬌小⑤適中…………□ □
□13.健康：①極佳②良好③尚可④有障礙…………□ □
□14.歌唱：①頗有研究②喜歡③普通④不喜歡…………□ □
□15.舞蹈：①頗有研究②喜歡③普通④不喜歡…………□ □
□16.婚姻：(本中心嚴禁有配偶者參加)①未婚②離婚③喪偶…………□ □

純服務性質

欲參加者請填滿報名表附現金150元女100元（請用報名表包好）為確保信件安全請用限時寄到屏東郵政總局26.5號信箱陳俊良先生收以上的費用僅是用來維持信件間傳遞和電腦處理及人事管理之費用。本中心收到信件後，2天內立即依照您的擇友條件，為您寄出5位最佳拍擋，交友不在多而是在於精與來電，將可節省您覓友的時間。配對好即將對方詳細資料及精美會員證寄給您，日後還可憑會員證再認識新朋友，本中心將不計次數直到配對成功為止7日內即可和異性朋友通信或通電話。此活動專為時下青年男女而服務的。請把握此機會哦!!

號外

即日起參加者即贈送電腦紫微斗數論命請註明時辰
本報名表可影印供多人使用；或來信免費索取。
擇友條件如有特別補充請另加說明。　熱線電話：(08)7330879

♡李紹偉：高畢，MTV、頭城鎮北雅路四四之一號

♡詹元德：女，17.，高職，大自然、攝影、設計、中市南屯路三段一五之二〇

♡蔡志峰：男，20.，國中，音樂、逛街、球類。台中市中清路同平巷五之三號

♡黃世傑：男，24.歲，高工，一般愛好，台北縣南勢村八之一號

♡吳國平：男，24.，高中，音樂、大自然，台北淡水鎮新生街九〇巷一二號四樓

♡江　文：男，28.，高工，郊遊、大自然，歌唱，台南市富農街一段一三八巷一四號

♡黃台北：基隆，新竹，桃園，苗栗、台中、南投、彰化雲林、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台東、花蓮。26. 25. 24. 23. 26. 25. 24. 23. 24. 24. 17. 17. 16. 16.、一般愛好來信必覆，男。彰化縣線西鄉中央路二段二一三號。

♡松　延：男，26.，大專，文學、音樂、藝術、大自然、職業工程師，誠徵五六、五七年次，高一六〇，重四八以下，高商以上，文靜清秀女孩爲友，限台北縣市，北市羅斯福路五段一九二巷五弄四號

♡凱　憶：女，16.，學生，逛街、音樂、溜冰、交友，朋友我用眞誠的心與你爲友，來信請附照片，高縣大寮鄉翁園村路四二之七號

♡林國成：男，22.歲，大學，攝影、打球、看海、開快車地址：輔大信義學苑三四八室。

♡小　奇：男 18.，國畢，電影、釣魚、逛街、交友、三重市三和路四段四〇〇巷二二號一樓

♡　鬱　：17.，影，音，閱，信，台東市復興路一三六號來必覆。

♡莊榮政：男，18.歲，軍校生打球、看小說、電影、音樂、願與一六五公分以上朋友爲友，先寄相片最佳，中壢市龍東路一九四巷一四號

♡蔡夢玄：男 18.，高中，大自然、MTV、電影、逛街、高雄市旗津區廟前路一一七號來函必覆

♡林婉玲：女，22.歲，高中，歌唱、草屯鎮東美街七二號

♡江晴楓：女，21.，高職，大自然、音樂、台南市王妃街二九五號二樓

♡藍憶翔：男，20.，高職，MTV、音樂、旅行、苗栗縣頭份鎭后里文化街一三七號。來函必覆。

♡吳永勤：男 20.，大專，打球、踏青、音樂、苗栗市聯工一號七

♡謝昆峰：男 20.，大專，音樂書籍、沉思，苗栗市聯工一號六

♡江文貴：男 22.，大專，踏青攝影、音樂、苗栗市聯工一號六

♡李福明：男，28.歲，國中畢愛好，音樂，電影、大自然、土城鄉中正路三段一七八巷五號三樓

♡陳證仁：男，18.，高職，交友、音樂、電腦，三重市力行路二段一三五巷二號三樓

筆名：陳佳裕

♡陳　夢：女，18，學生，聽音樂、踏青、大自然、兜風、將軍鄉長榮村一二之一號有興趣者請來信，來信必回

♡小　憶：女，17，國中，唱歌、溜冰、高雄苓雅區仁愛三街二一七號

♡洪存林：男，18，高三，郊遊、海、電影、沉思、台中縣大里鄉新里村新興路下田巷一九號。徵義姊妹，來函必覆

♡翔　雲：女，24，高職，夜一般愛好，南市長榮路五段二三三巷七號

♡許峪逸：男，20，專五，音樂、文學、沉思、吉他、棋奕、大自然、高一六六，重五七，天下雖大，知音難覓！台中市大墩七街二四二號

♡吳燈洲：男，28，高畢，吉他、大自然、音樂等，和美鎮彰美路三段一二一號

♡楊心雨：女，17歲，國三，音樂、逛街、中縣太平鄉新平路一八〇巷一六弄三五號一樓。

♡沈義芳：男，26，高中，音樂、唱歌、踏青，台北市西園路二段二九六號

♡孟亞文：男，28歲，喜好一切感性活動，台中市西屯路二段二九三巷三二號

♡林有材：28，男，高中，音樂、竹東鎮竹中路八七巷一弄三三號

♡鍾　伶：女，19，高職，散文、新詩、大自然、朋友！你喜歡徜揚在大自然裡，享受和風的輕撫，沉浸在書中世界嗎？歡迎來函，竹縣關西鎮北斗里十二鄰四十五號

♡李嘉銘：男，24，高中，夜景，散文，音樂，板橋市四維路二九一巷二弄五之二號三樓

♡劉錦雄：男，25，國小，電影，音樂，保齡球，基隆市七堵區福二街八八之三號

♡謝玲珠：女，22，大自然，繪畫，願與天下同此愛好者為友，朋友；願有緣與其相識且相知，台中縣大里鄉福大路二四巷二四號，來信吧

♡陳翔憶：男，23，國中，踏青，音樂，郊遊，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一四巷三〇號

♡張雅琳：女，20，高職畢，音樂、大自然、打羽毛球、紙雕，高市楠梓區後勁北路一七四號

♡楊文霖：男，58，端午生，興趣游泳、溜冰、音樂、大自然、逛街、高縣鳥松鄉華美村溫州街二二號

♡林佳靜：女，17，高職補，散文、音樂、高雄市三民區市中一路四六〇巷一一之一號。

♡張高本：男，20，國中，海、大自然、新營市開元路一五九號

♡賴俊同：男，19，高中，看MTV、騎機車、登山、彰化縣大村鄉過溝村三巷七號

♡陳郁齊：男21，高中畢，音樂、大自然、交友、電影、三重市集美街八九巷一號，歡迎來函。附照必回。

♡聞韵旭：男20，高中畢，音樂、大自然、交友、電影、三重市集美街八九巷一號。歡迎來函。附照必回。

♡劉華煒：男，六一年次，高一，電腦、音樂、露營、靜夜星空。還有，我這人很情緒化的！來函請寄高雄高市立高雄高級中學一年二三組。

♡鄧明達：男，20.歲，筆名：逸翔，高商，音樂、電影、兜風、嘉義市興業路六四巷一一號

♡趙梅香：女，22.，國中，大自然，電影，附照必覆，高雄市前鎭區德昌街七巷二號

♡曉　慧：女，20.，國中，音樂、電影、小說、台南市安和路四段二七四巷六九弄一號

♡機志明：男，國畢、音樂、運動、一般愛好，以誠相識，關　鄉北花村一四二號

♡林成效：男，19.，音樂、MTV、交友在於誠，願緣搭起我仲友誼的橋樑，歡迎妳來函，台北市逸仙路四二巷二七號註來函相片優先

♡李志展：男，20.歲，高畢，音樂、電子琴、鋼琴、大自然。高雄縣啊蓮鄉石安村二〇五之一號。來函必覆。

♡江夢萱：女，員林鎭員水路一段六七六巷二九號。大自然、音樂、高商，18.歲。

♡許天全：男21.歲，國中，大自然、音樂、交友、地此澎湖縣西嶼鄉竹灣村八五號。歡迎各地青年朋友來函，來函必覆

♡詩　霓：女，18.，高商，音樂、電影、兜風、交友、台南市裕農路五一一號　棟三〇七室。歡迎來函！誠者必覆，附照較佳。

♡林秀玉：女，19.，國中，溜冰、美髮、交友、林邊鄉仁和村仁愛路四一號

♡蘇竹娜：女，20.，美髮、看海、郊遊、林邊鄉仁和村仁愛路四一號

♡洪俊吉：男19.，音樂、大自然、看書、願與看下有情人爲友、來函必覆，桃園縣八德鄉永豐路九七號。打羽球、逛街、大海、踏青。

♡黃世宗：男，19.，高職，一般喜好，相識自是有緣，歡迎來函，嘉義縣水下鄉柳仔林七鄰五七九號。謝謝！

♡冼　歡：女，23.，高職，運動、看書、聽音樂、彰化郵政一〇八號

♡李秋香：女，16.，學生，音樂、騎車、看書、基市七堵區大同街五二之一號

♡吳英吉：男，17.，高中，看書、聽歌，屏東里港鄉成功路二十之一八號

♡夢琳、莉琳、女、17.、16.、讀書、逛街、交友、基隆市樂利三街38.巷69.號三樓

♡雨樵：男、高中、16.、音樂、電影、交友、願與六十一年次至六三年次，家住北部，血型A或AB型者爲友，宜蘭縣壯圍鄉美城村美間路六六號

♡施俊豪：男，24.，高肆，自組事業，踏青、游泳、大自然、交友、北市德昌街七二號。

♡侯晉諒：男，28.，高中畢，一般愛好，北縣土城鄉立德路一四號五樓

♡江龍明：高職，男，22.，交友，一般興趣，音樂、台南縣楠西鄉中正路二巷一七號